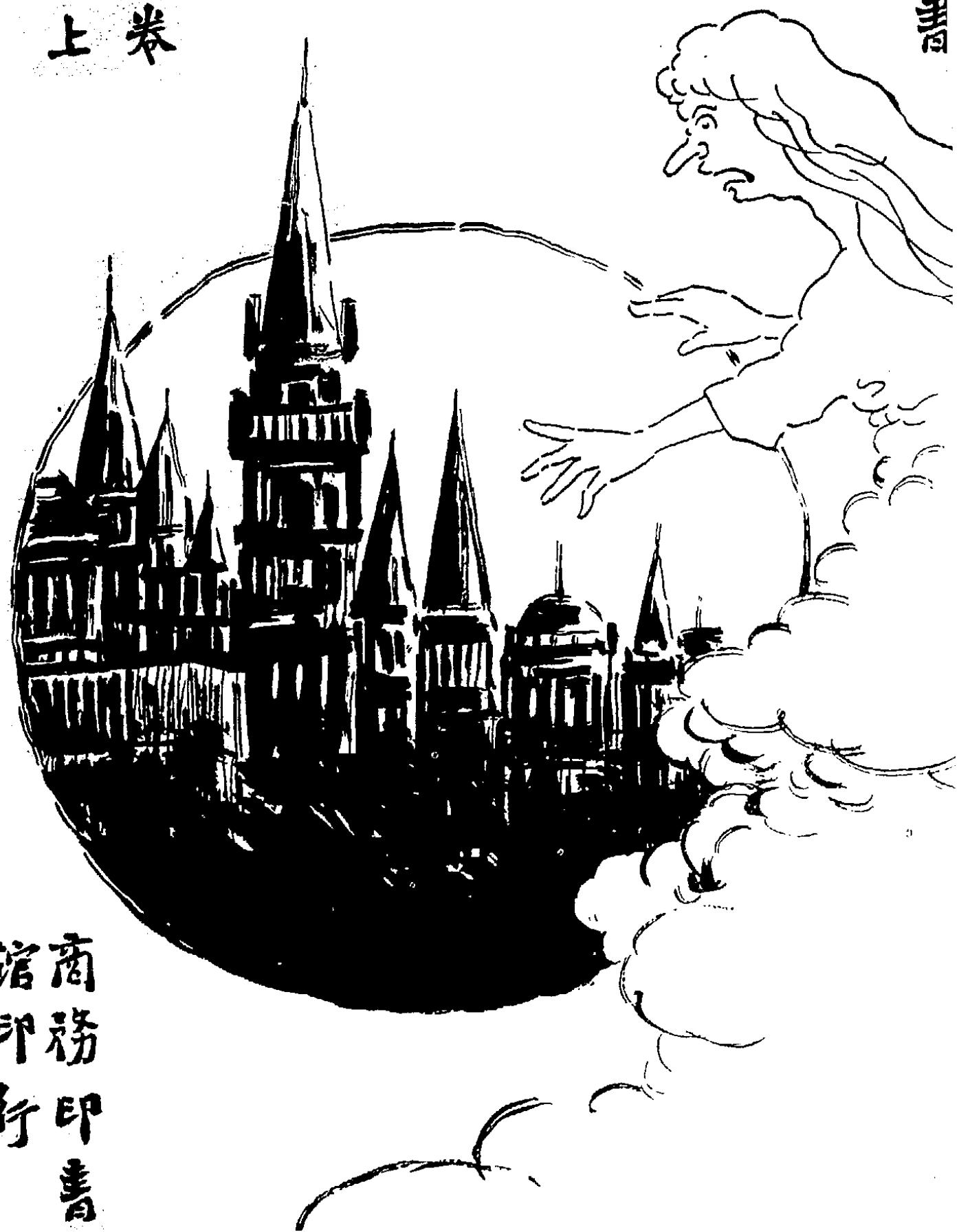


萬鬼犯陣記

第四集
第六編

詩音齋畫

上卷



館商務印行
書

厲鬼犯蹕記卷上

英國安司倭司原著

閩縣林紓 吳縣毛文鍾 同譯

第一章

第一節

一千五百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爲英國皇帝亨利第八御宇之二十年。在英國名勝之區。有一美少年。大類勳爵堡中之弄兒。在武英佐堡外。觀溪山之景。其右爲平疇。卽堡之名園。園中有二人。引狗而閒行。堡外有度曲之人。尙有司虞之人。引其愛女聽曲。南城則爲武英佐堡。自林間望之。已見伊登學堂。此少年執紙筆於手中。徐徐向西北而行。其年約十五六歲。以體幹卜之。成人後。

3 0527 1611 9

813.7
661:4(6)

必爲魁偉之軀。且耳目聰明。然卻含悲梗之色。黑衣黑冠。上翹白鳥之翎。腰間懸短劍。無心行及聖喬治之禮拜堂。少年側耳聞堂中神絃之曲。少年以筆著紙。其草如風。斗見堂門闕處。有虬髯武士外出。謂此少年曰。西爾雷勳爵。在此錄吟草耶。爾勿書天上事。且言世事。昨日命我迎駕事。吾已一一幹旋妥帖矣。西爾雷曰。保金阿隊長。曾否令我舍人。爲我表姊寶梨鑾治寢室。隊長曰。吾囑舍人。以皇后供帳。供女公子。西爾雷曰。乘輿貴此時。有教皇代表堪比止阿。亦曾爲之治寢室乎。卽倭爾瑟主教。亦宜加禮。隊長鞠躬曰。綜言之。凡勳爵所命。吾匪不周詳。西爾雷曰。隊長必詳言。勿爲囫圇之語。隊長曰。吾重勳爵。悉率聖喬治教堂中職員。及堡中職員。奔走趨事。都無遺漏失檢之罅隙。且謂之曰。皇帝方與倭爾

瑟。及堪比止阿在漢登宮商酌與皇后離婚事。後日卽在堡中大置酒。且聖喬治之神亦爲後日生辰。吾故堅囑各職員留意其事。明日小飲。吾摒擋旣已就緒。故欲侍勳爵同詣漢登之宮。西爾雷曰。吾當在一旬鐘後方能入宮。今茲且散步園中。隊長曰。然則詩興未窮耳。幸留意勿近黑恩樹下。防厲鬼出而撲人。黑恩爲厲。黃昏卽見形。縱不害人。然已足以落人之膽。吾於打休息鐘時。卽出堡赴武士公所奉候。想勳爵必來。半夜必至宮門之外。今夕月明。騎行甚適。西爾雷曰。汝爲我語所中主人邦司登。以美酒勞爾隊長曰。吾事幸勿塵懷。吾所懸懸。卽此黑恩之厲。幸勳爵勿輕身遽至其間。語已遂行。西爾雷邇迤過橋。橋上有衛兵。取口號後。遂聽之行。西爾雷行可半里。卽迴顧其堡。則夕陽已西落。牆上隱隱咸

作灰色。唯塔尖爲陽光所映。發變爲深紅之色。西爾雷過橋後。隊長亦出堡。匆匆自去。西爾雷不與同行。仍獨立徘徊。後向小樹林而來。時夜已沈。黑忽見一人。衣鹿皮之衣。頭上戴死鹿之頭。尙見其角。左手執鐵繩。繩端有幽火。如燐。作青綠色。右膊駕鷹。蒙其首。西爾雷平日膽壯。至是大震。乃跪禱。上帝乞保護。忽見燐火遽滅。尙聞鐵繩之響。及鷹鳴。鬼笑之聲。西爾雷知鬼已避。卽走出密林之間。仰見月光。而獰狀已隱而不見。正欲歸堡。經一大樹之前。雷劈樹之半身。西爾雷知此樹卽爲黑恩所憑。樹下有人。初疑爲鬼。視之人也。西爾雷乃趨就樹下之人。見一少年似有勇力。卽看守此樹之人。衣綠衣。負弓矢。橫刀二目。耿耿作光。其旁有獵狗。名曰保。西少年問曰。勳爵曾見厲鬼乎。曰見之。卽述鬼狀。示樹下之人。

司林之人曰。勳爵或且見之。而吾在此。並不聞其聲響。保西恆伏地而吠。吾固知其有見怪之事。正於此時。保西復大吠。司林者曰。此狗復吠矣。西爾雷卽狗所吠處引目遠瞭。乃無所見。司林者曰。此鬼臉作青色。往來於樹下。勳爵不之見乎。西爾雷曰。吾乃無覩然此間。非善地。不必留矣。卽以手拊司林之人。令侍其行。於是二人疾趨出樹。狗亦隨行。司林者汗出如灌。言曰。勳爵第二次乃不之見。西爾雷曰。然。司林者曰。吾昔亦曾見之。尙如人形。今夕則兇醜極矣。西爾雷曰。爾何名。司林者曰。吾爲毛更。汝又何名。西爾雷曰。吾爲西爾雷伯爵。毛更曰。前三年皇太子與爾同來。是乎。然伯爵今長大。吾竟不能辨認。西爾雷曰。三年前吾在大學堂肄業。故不恆歸。毛更曰。吾聞太子亦在學堂。西爾雷曰。然。太子前我三年

畢業毛更曰然則勳爵歸堡乎。曰否吾將赴武士公所汝能伴我同行至時當犒爾以良醴二人下山過亨利第八門及武士公所

第二節

下山後已見所門所在休息鐘樓之側有羣馬停於門次門外有
胖夫鬚而無髮執瓶酒及杯遲於門外。胖夫曰吾飲諸君以武英
佐酒爲風流天子祝福此言紀實非刺譏謗訕之比西爾雷前隊
之騎士謂胖夫曰吾前日亦作如此祝辭祝皇帝皇帝大笑而不
怒真明天子哉今飲此爲皇帝壽並爲寶梨瑩小姐祝福飲酒後
胖夫曰聞寶梨瑩小姐明日與皇帝同輦而來確耶因授酒與第
二人第二人不作祝辭一飲而盡胖夫曰今茲堡中必有洪醉之
人我卽邦司登自承父職後見堡中事日有變更二十八年前亨

利第七皇帝在位時。皇長子悅凱得琳。卽當今之皇后。已而皇長子薨。老皇卽以第二皇子娶凱得琳。當此之時。衆皆謂其不祥。今乃果爾。想離婚之事決矣。第一騎曰。爾勿妄語。吾堡主伯爵至矣。邦司登曰。無論堡主至否。然仍竟吾言。吾心本屬皇帝也。果皇帝必欲離婚。勸教皇助而成之。正於此時。屋中有人議皇帝離婚之非義。爲同列推出門外。邦司登適將入門。而此人遷怒於邦司登。乃以手力扼邦司登之吭。幸其同伴趨救。尙不至死。邦司登謂此人曰。費登汝狂病發耶。或以我爲牛羊。欲取而宰之。或且飲酒逾量。故醉不知人。遂有一人自內出。謂邦司登曰。此人冒犯皇帝。吾故力驅之出戶。邦司登曰。保羅隊長斥之甚是。隊長曰。汝宜呼我爲公爵。以皇帝曾戲呼以此。吾因以爲榮。故欲爾亦以是見稱明。

日吾同伴之人欲至而比武爾可臨觀卽知吾之技擊邦司登曰
乞爾見諒吾乃不知得五等之封今敢問庖丁費登出何不遜之
言保羅曰吾不欲述其言此人不惟誣璣皇帝且璣及寶梨瑩邦
司登曰此人口不應心以平日忠事皇帝或且醉後狂言在理當
在恕赦之列保羅曰汝慈祥人也能以片言解釋人之積忿汝今
更與以酒俾之醉而閉口吾心則甚願皇帝離舊婚而冊新后彼
庖丁倘能不吐狂言尙可與我同處費登曰我不願與妄稱公爵
者同列汝敢與我較武者則汝爲有膽衆皆曰宰牛之夫汝敢與
公爵校力則汝亦可稱公爵費登曰我不爲公爵亦當爲主教保
羅曰彼敢刺譏主教不惟顯悖國家而亦汙璣宗教邦司登曰
費登更進一杯爲皇帝祝福則此劣舌頭可以隱諸齒牙之內不再

肆。狂。言。矣。費。登。曰。汝。欲。我。以。酒。祝。皇。帝。及。寶。梨。瑩。此。萬。不。可。得。吾。
所。祝。者。祝。凱。得。琳。皇。后。被。寵。於。皇。帝。仇。讐。永。諧。此。吾。願。也。邦。司。登。
曰。爾。言。真。糞。土。且。似。狂。病。之。人。費。登。曰。我。不。狂。而。皇。帝。狂。廢。其。正。
妻。縱。其。私。慾。爾。輩。讒。諂。之。夫。乃。阿。護。暴。君。行。此。傷。天。害。理。之。事。邦。
司。登。曰。此。直。叛。人。之。言。吾。不。能。更。忍。矣。保。羅。曰。汝。苟。不。與。費。登。同。
入。牢。獄。者。願。勿。與。言。彼。敢。斥。乘。輿。爲。暴。君。卽。大。不。敬。吾。當。力。擒。之。
費。登。曰。汝。輩。烏。敢。當。我。我。當。日。能。一。拳。碎。牛。頭。汝。輩。果。能。如。牛。者。
請。卽。一。試。其。技。費。登。侃。侃。大。言。衆。皆。莫。敢。遽。撲。保。羅。曰。我。今。代。皇。
帝。行。法。汝。輩。可。進。縛。此。縕。首。之。囚。也。費。登。曰。衆。敢。前。者。死。衆。進。曰。
汝。必。受。縛。費。登。曰。汝。必。趣。行。卽。有。一。人。進。撲。費。登。力。擊。其。腦。乃。顛。
頓。向。後。而。仰。衆。方。拔。劍。而。毛。更。已。至。直。前。抱。費。登。斥。衆。縛。之。費。登。

曰汝敢縛我耶我今將翹爾之短保羅前問曰汝何所見而言費登曰吾聞此人與黑恩之鬼往來我死則彼亦當被焚保羅曰勇敢爾身幸勿聽叛人之言我將以爾之勇敢陳奏乘輿卽顧諸人曰送此人下獄明日駕臨廷鞫此獄讞定卽縗首殺之衆方擁費登出而保企阿隊長亦適至遂助諸人縛置費登於獄中行至亨利第八之門直送費登於堡中之獄旣至按鈴有老人應門衆卽擁費登入堡獄門旣開納費登而復閉其扉保羅曰費登在此中一宿必自嚼其舌以死亦大佳事此時費登無言老人曰可否與彼以燈俾得徧觀牆上諸囚之名而自懾其非保羅曰否彼宜長處黑暗之中而西爾雷亦盛怒其無禮遂與諸人乘馬同朝漢登之宮

第三節

明日武英佐全村之人盡給假。是日倫敦中貴要人人騎馬而至。武英佐平原之上百戲雜陳。有歌者舞者別有一處衆立而校射。是夕毛更之射較保羅之射尤工。保羅中侯之矢爲毛更之矢貫而爲兩。保羅大悅曰爾之善射與黑恩生時略同。昔有老婦語我黑恩生時校射亦能分人之矢爲兩。復有一人曰毛更之射必從黑恩純習而來。毛更大怒欲撲其人乃逃去莫得。保羅予之以酒亦不受而去。正於此時砲聲發而村中長官集堡中人同至連七之橋迎鑾。長官率村衆列隊於太駕司道中爲前導。旣至河次去陸而水行舟中樂隊作歌夾道人民送此樂隊天高氣爽風和景明半旬鐘後至連七橋次橋下有高亭衆遂集亭間俄而遠遠見

一騎。匆匆而至。則保金阿隊長。與長官爲禮。言寶梨瑩已至。皇帝
言。必以殊禮奉迎。長官如言。率衆以后禮待寶梨瑩。已而角聲動。
騎至如雲。與寶梨瑩同來者。一爲腦霍克公爵。一爲色拂克公爵。
均皇帝所命者。寶梨瑩之後。卽爲寶梨瑩爵士。則女之父也。意態
揚揚。其後有煖輿。上有廣幔。以十六武士引蓋。煖輿之上。以蔽驕
陽。女坐於輿中。外加白布。中裹縷金之服。光華射眼。項上均東珠。
綴以金十字架。黑色之冠。珠寶滿之上。加白色之鳥羽。小腳中著
藍絨之履。上亦綴金鑽。其臉雖非傾城。然頗豔麗。嬾作玫瑰色。媚
眼視人。人咸傾倒。不能自主。女於歌舞二事精絕。尤擅語。言寶梨
瑩目視輿旁。有一美少年。言曰。倭爾忒爵士。得毋勞乎。汝胡不取。
阿浪得爵士。及和爾司爵士。代汝。倭爾忒曰。我隨輿下。初不覺疲。

寶梨瑩頰紅卽以素巾自掩其口。倭爾忒曰：我果得此素巾者。後此與人校武精神乃奮迅至於百倍。寶梨瑩曰：可。吾心貴勇士。正欲用此以鼓勵其人。倭司東爵士曰：倭爾忒汝不留意。漫且下垂。胡不以阿浪得爵士代汝。倭爾忒曰：否。吾必至橋次方謝。吾役寶梨瑩曰：汝或不欲吾之素巾乎。倭爾忒曰：否。卽傳呼曰：寶梨瑩女。士傳言：煖輿少止。卽有人曰：我爲哨毛司爲御前清客。汝輩勿聽。寶梨瑩言：仍前趣。因以目視寶梨瑩。寶梨瑩笑而允之。哨毛司者御前滑稽之俳優也。年已四十以外。善於談詆。聞其言。恒捧腹平日。肩上必負一猴。今侍乘輿外出。未挾此猴。語多諷諫。皇帝亦不知之。罪苟以微言中人。無不立蹶。故人亦無敢與抗。倭爾忒聞言不悅。曰：汝爲弄人。何以必干吾事。哨毛司曰：我固有權能使寶梨瑩

信我。倭爾忒曰。我果不供公事。徒手閒行者。則決能使爾自悔。其失言。哨毛司笑曰。汝方以手撐幔。如奴廝之爲人盪漿。俄頃不能舍漿而自由。此時知倭爾忒怒絕。卽徐至倭爾忒之旁。附耳言曰。吾以遊戲之言激汝。卽所以衛汝。須知阻爾授受素巾之事。於爾大有益。幸勿誤會。吾意爾在衆中受此素巾者。恐明日不能與衆武士大會。且下獄矣。倭爾忒曰。爾言良然。哨毛司曰。不惟言當。此後萬萬勿再受素巾。並勿戀戀寶梨瑩。則遠禍矣。諺云。凡獸勿過獅蹊。須信野狗之勸誠語。後卽轉至輿後。此時尙有四馬引一大車。則公侯之夫人。夫人車後。則雷止蠻公爵。今之儲君也。年可十八。狀如成人。公爵之旁。則西爾雷伯爵以馬從行。其後尤有十七歲之少女。名曰紫羅。爲器爾得之女。卽西爾雷之情人。美麗冠

一時紫羅之來爲帝后爲女引導紫羅之旁則爲西爾雷之姊馬利亞雷止蠻公爵與之有情者大隊垂至橋次公爵卽縱馬至紫羅之前言曰西爾雷昨夕在其堡外遇見黑恩之鬼紫羅曰吾至欲聞其言必令西爾雷自述方能曲肖鬼狀公爵卽呼西爾雷告紫羅卽匆匆策馬與馬利亞作語紫羅謂西爾雷曰願上帝佑我勿逢厲鬼但問黑恩生前有何罪眚死後尤加鐵索往來徼巡於林間西爾雷曰其詳不可得聞其人本亦司林之人不知何罪恐誅乃自縊於林間而死想彼生前爲惡故終夜不令之安息使之往來於林間然此鬼恨絕故恆拗折樹枝以洩其忿雷止蠻曰吾聞爾之林間有木頭鬼僞爲獵者噬取生人之靈魂馬利亞曰合兩故事參之爾之所言略有可信卽謂西爾雷曰此惡鬼初未索

爾靈魂。西爾雷搖首。公爵視紫羅曰。此惡鬼果能知我心中所欲得之物。卽授之靈魂。吾心甘也。西爾雷曰。何能作此惡謔。公爵謂馬利亞曰。果西爾雷爲吾弟者。吾決不許其夜出以親鬼。馬利亞笑曰。吾弟往往不聽吾言。西爾雷曰。但紫羅不許吾行。吾卽不行。雷止蠻曰。吾不許紫羅發此命令。且擬同西爾雷往探鬼窟。尙記毛更亦曾遇鬼。到堡時當召問其詳。今夕尤必往一試。馬利亞及紫羅爭欲止此二人勿行。而哨毛司已至。言曰。公爵伯爵勿與女子雜行。大隊垂至橋次。此皇帝所命之儀仗。不能不遵。果欲有言。請至堡中坐談。尙未爲晚。二人如言。迴馬歸隊。垂至橋邊時。衆果起歡迎。遂下船向堡而去。旣近堡門。登陸休息。忽聞橋上砲聲。乘輿已到。堪比止阿及倭爾瑟二主教。已率衆爲前導。其後武士如

雲。亨利第八。跨高大之戰馬。年可三十八。爲美丈夫。凜然英產也。既易舟向堡。而寶梨瑩已嚴粧候駕。亨利第八前行。雷止蠻及西爾雷。隨諸其後。皇帝執寶梨瑩之手。言曰。不久爾將爲堡中之主婦。須知余卽堡中主人也。寶梨瑩紅潮被頰。以目視地。未之答。哨毛司曰。倭爾瑟主教不聞綸音乎。不久寶梨瑩卽爲堡中主婦矣。果寶梨瑩成禮後。主教不能居此堡矣。倭爾瑟慚沮。不能答。皇帝引寶梨瑩過亨利第八大門。保羅隊長跪地迎駕。曰。臣昨夕得一宰牛之人。出大不敬之言。及語侵寶梨瑩待冊之皇后。臣已下之獄矣。皇帝曰。此人宜死。汝以其人至。保羅卽入獄。取費登面。皇帝曰。汝敢出叛逆之言耶。費登曰。臣言無諱。陛下與故后離婚。與寶梨瑩結婚。此大誤也。皇帝怒曰。汝妄言之舌。吾本欲割而飼。

狗。顧。不。屑。也。左。右。汝。以。此。人。縊。之。鐘。樓。之。上。示。此。間。人。民。使。之。戰。
慄。勿。萌。叛。逆。之。心。寶。梨。瑩。曰。陛。下。判。獄。一。本。至。公。費。登。曰。寶。梨。瑩。
汝。敢。隨。聲。附。和。想。他。日。爾。命。亦。將。如。我。之。今。日。伏汝。至。臨。刑。時。方。
悟。吾。言。之。不。謬。皇。帝。曰。左。右。趣。以。此。人。行。余。將。登。武。士。之。樓。觀。此。
人。縊。殺。卽。謂。寶。梨。瑩。曰。吾。心。愛。之。人。容。再。相。見。費。登。已。上。鐘。樓。皇。
帝。亦。御。武。士。館。中。高。樓。之。上。監。其。行。刑。十。分。鐘。中。有。桅。竿。上。翹。有。
長。繩。下。垂。費。登。已。面。縛。立。於。竿。下。旁。有。武。士。謂。費。登。曰。汝。有。何。悔。
過。之。言。費。登。曰。我。不。之。悔。但。願。上。帝。保。全。凱。得。琳。皇。后。語。後。纓。首。
而。死。

第四節

皇帝旣觀費登刑死。卽下樓就寶梨瑩。寶梨瑩以手指密室。請皇

帝入坐。皇帝匆匆與寶梨瑩作數語後。卽入堡中廣殿之上。納寶梨瑩於舊時皇后所坐之御榻。語諸臣曰。吾自娶凱得琳。後心中終無寧日。以爲不中於法律。今諸臣勿疑。我爲迎新而棄舊。須知故皇后之爲人忠事朕。躬和平尊貴。賢婦人也。顧以不合法律之故。甚欲與之離婚。然當日不行。延擱至今。諸臣得毋以我爲遷延而不判。顧以情慘。纏綿不忍割棄。今年將四十。不能不行。此制斷之事。哨毛司進曰。陛下此次離婚爲至合禮之事。後此御名之上。宜加一聖字。皇帝此時嚴厲高拱。衆不敢笑。皇帝復曰。諸臣當諒我有無盡之苦心。我若晏駕後。不得一合法之太子。則決同吾祖愛德。吐身後爭立之亂。蓋與皇后離婚。卽欲更生一子。承此大統。主教。彼此相視無言。皇帝努目視倭爾瑟。曰。我與寶梨瑩行大婚。

之禮想二主教必無後言復語寶梨瑩曰我愛爾極矣先賜爾爲爵夫人賜爾湯沐地一年可得一千金鎊又於度支部中歲取一千金鎊寶梨瑩曰天恩高厚皇帝曰此何足言此特示朕之情愛而已復謂寶梨瑩之父爵士曰此後賜爾爲羅資保德之子爵語畢卽入寶梨瑩之室旣入少食旣寶梨瑩卽撥絃爲法人之歌以娛皇帝皇帝大悅二句鐘後有近臣附皇帝耳作數語皇帝立起入更衣之室尙衣者進絳色幘加冠而儀衛已陳扈蹕至聖喬治禮拜堂旣至卽行賜爵之禮近臣引羅資保德子爵至御座又一近臣誦賜爵之誥子爵謝恩皇帝遂與近臣檢今日武士之不到班者名冊然皆有書請假獨千尼爵士書語模糊皇帝怒令革職且罰金錠百圓此時哨毛司忽附耳言曰千尼極贊陛下離婚而

倭爾瑟格之不聽。前皇帝大驚曰：果有此事，當加考察。果有人敢與吾抗抵者，以費登之獄坐之。汝可飛召于尼至此。吾將面質其事。遂入神壇之下，聽主教誦經。禮成後，皇帝回行宮。旣至易服，往尋寶梨瑩。見寶梨瑩方與羣女同行。宮眷見帝至，悉皆歛避。皇帝遂與寶梨瑩入室閒坐。至晚膳始出。明日爲聖喬治生辰，乃盛陳儀從赴禮拜堂。從官皆御馬。隊中寶梨瑩獨騎白馬。馬身花繡滿之。皇帝則御高蹄之駿馬。旣入堂就御座。寶梨瑩則入宮眷叢中。其下公侯以次行禮。禮畢，魚貫而出。復上馬導皇帝回宮。皇帝與色佛克公爵議事，至數句鐘之久。垂及開宴之時，始出。皇帝至諸臣，皆脫冠爲禮。於是以次歸座。樓上樂工笙簧並奏，以侑食。殺至第二簋，衆中一人起呼萬歲。衆皆應聲呼萬歲。皇帝命以十鍰賜。

領班三呼之武士。武士受金而退。皇帝賜酒。謂爲未冊之皇后祝福。堪比止阿主教進曰。陛下尙未與凱得琳皇后離婚。臣願爲凱得琳皇后祝福。皇帝曰。聽主教所命。余不欲拂主教之意。卽向樓上視寶梨瑩。後立覆其杯。倭爾忒爵士微語曰。吾甚願杯中有毒。足以死人。哨毛司聞之亦微語。倭爾忒曰。慎之勿輕出口。苟爲仇家所聞者殆矣。實相告寶梨瑩終身決不屬汝。試思婦人之心事。皇帝樂耶。抑事一爵士爲樂。時雷止蠻公爵適在對座。哨毛司謂之曰。吾思公爵以登樓爲樂。蓋心馳樓上矣。公爵曰。浪子何言。哨毛司曰。紫羅不在樓上耶。想心中已無公爵。思之無益。公爵曰。彼何思。哨毛司視西爾雷伯爵一笑。此時色佛克謂腦霍克曰。汝不聞綸音乎。以此決之。汝之表姪女將來母英國矣。腦霍克曰。我未

之聞。請爾述之。此時宴罷皇帝入。

第五節

是夕十二點時。西爾雷及雷止蠻公爵出堡向叢林中覓黑恩之鬼。乃無所見。公爵譏西爾雷爲妄語。笑謂之曰。汝必見鹿誤以爲鬼。西爾雷正色曰。吾果見鬼。忽見有人馳馬如風經過二人之前。二人見此騎馬之人飛越由高籬而過渺不之見。西爾雷曰。此亦鹿乎。公爵曰。怪哉。吾恨無馬追逐其後。西爾雷曰。彼必馳赴林間。吾二人以步逐之。或可得及。遂鼓勇而行。向林間而趨。追及林間。有小溪淙淙而鳴。此鬼卽在溪上。西爾雷極力向鬼而行。見黑恩。出一物如笳。吹之。煙霧迷漫。鬼卽隱形不見。則沿溪覓之。多鹿跡。而鬼焉無蹄痕。公爵曰。西爾雷爾我歸也。西爾雷曰。吾尙欲見之。

汝且先歸吾必欲再面此鬼公爵曰吾亦無懼與汝偕行二人遂向高原迎面復見密林林間有羣鹿見人輒逃時月明如晝二人乃逐鹿羣而下見谷中有人疑卽爲黑恩西爾雷及公爵卽縱步就之至大樹之下見此人以刀斫樹樹上有鴟大鳴樹外尙有巨蝠蝠翻飛於月影中尙有二巨蛇盤於樹根突見樹腔中鬼出似與斫樹之人作語語不可聞二人頗憚懼毛髮皆立見此鬼執一巨斧發異聲如鶻鳴笑有二馬至前二狗隨之鬼與斫樹之人騰上馬背飛馳而去有一鹿遇之呦呦而鳴似爲鬼擊二人趨視其處人鬼皆渺

第六節

西爾雷及公爵私議不以告人顧通夕未睡顏色頗異紫羅謂西

爾雷曰。汝精神不振。非讀書終夜。卽至林間覓鬼。爾可質實語我。
西爾雷卽述其所見。紫羅曰。汝昨夕所遇。當較往日爲異。西爾雷
曰。汝旣已知之。似不必言。我意本不欲宣。防駭人聽聞。馬利亞謂
公爵曰。汝或且亦可自述其所見。公爵曰。見與西爾雷同。初無他
異。紫羅曰。汝不質言者。吾今夕亦同馬利亞赴林間覓鬼。馬利亞
顫聲曰。吾決不行。一遇黑恩魂。且立喪。雷止蠻曰。汝特不自知。果
以汝二人天仙之質。鬼見當避。胡敢犯。汝紫羅笑曰。汝言過於譽。
揚實則吾有至寶。足以驅鬼。且爲列祖所遺。西爾雷曰。吾意欲試
驗此異寶。紫羅曰。可。惟贈爾。是物無論何人均不宜轉贈。卽於冠
上取金十字架授西爾雷曰。寶在十字架之中。鬼決不敢近汝。西
爾雷親之以吻曰。吾終身不離此物。公爵曰。吾願削其爵之半。以

易此物語後快快往訪寶梨瑩。馬利亞謂西爾雷曰汝喪其良友矣。西爾雷曰是何能計及於此。馬利亞曰吾觀公爵臨行時視汝作怒容其心叵測也。西爾雷曰吾決不懼。馬利亞曰公爵苟與爾爲仇卽得此寶亦無用處。西爾雷曰卽皇帝與我爲敵吾亦不釋。紫羅倭爾忒曰勇哉西爾雷甚願皇帝不娶紫羅則爾志伸矣。西爾雷曰倭爾忒爵士吾忠於皇帝果皇帝欲紫羅者苟馬利亞力止其勿言。謂倭爾忒曰吾弟暴烈之性寡於涵養可笑也。倭爾忒曰彼年雖少雅尚愛情真爲情種。紫羅曰汝二人何言。倭爾忒曰吾甚望皇帝不至與西爾雷因鍾情之故而成仇。紫羅曰無論何敵但恃女子有真摯之情斯不移矣。此時哨毛司至謂倭爾忒曰寶梨瑩呼君亦謂西爾雷曰陛下宣爾行旣又謂西爾雷曰雷止。

蠻公爵不平於爾終有介介於心不之釋也。西爾雷不答。此時寶梨鑿之呼。倭爾忒其狀甚險。然寶梨鑿驕絕固無憚。皇帝之疑忌。西爾雷既至。皇帝令籌備堡中武士比武之場。及行獵於林間事。西爾雷奉勅後。往訪公爵。公爵之怒亦稍平。貌似利好如初。而芥蒂實未全消。二人同至堡之北面散步。西爾雷語公爵曰。我疑昨夕與鬼同行者。決爲毛更。今但問毛更曾否回家。而邦司登或能了了。遂以捷徑赴武士招待所。而費登之尸已陳路側。二人弗視。直趨所門。而邦司登已坐於門外飲酒。二人問毛更家。邦司登遂引二人同至一草舍外。行次。公爵曰。毛更之爲人究如何。邦司登曰。吾不之知。人言多詭異。吾疑其終屬子虛。公爵曰。毛更究有何奇。邦司登曰。吾平日慎口不敢以訛傳者。陷人於罪惡。果欲詳究。

其事據人言毛更能與鬼通詞二人聞言相視無語邦司登曰有人言鬼恆見形於林間其事似實然吾未見一生且不向是間間行卽有鬼亦不相值少時曾聞黑恩爲厲或且官中人用以震恐盜鹿之人不必確有其事少須已及毛更之舍舍爲木製距小橋可一矢之遠三人直入其室中有一老婦人則毛更母也公爵問曰若兒安往老婦人曰入樹林中遊散西爾雷曰以何時出老婦曰夜中一句鐘卽起不知所向西爾雷曰昨夕在家乎老婦曰然其臥榻尙在左方彼未暮已宿及夜午吾爲治餐食之匆匆自去公爵附耳謂西爾雷曰此言弗確西爾雷曰吾亦云然公爵卽令老婦引示毛更宿處老婦快快不得已引示其處他無所有臥榻之外一漁網一獵刀一強弓及矢而已小窗之外可望小溪忽聞

有狗自門外斷續而吠。行人屋中。西爾雷視之。則保西也。西爾雷拔劍自衛。而狗亦不敵。且戢尾自出。邦司登謂西爾雷曰。狗乃畏伯爵。如是似有神術。鎮攝此狗也。且此似亦鬼物所化。西爾雷微語曰。似十字架。真足以祛鬼物矣。公爵曰。然。老婦見此二人。爲貴要人。且能鎮服此獰狗。則大驚而致敬。言毛更歸時。將以何時趨侍貴人。西爾雷曰。陛下於後日行獵。爾子當至而供使令。語後歸堡。是夕二人復以馬出。趨黑恩爲厲之所。經黑恩樹下。乃不見鬼。則仍至昨夜毛更研樹之所。亦拔刀力研此樹。鬼亦不出。則策馬。登高原。而望。忽聞吹角之聲。循聲視之。則黑恩騎馬穿林而過。二人鞭馬力追。鬼馬越籬以後。卽不復見。西爾雷語公爵曰。吾仍至黑恩樹下。想遲明時。黑恩必歸。及至樹下時。忽見樹上有人自縊。

至而觀之。則費登戶也。胸前有白布書曰。費登今日亦屬黑恩之部。曲公爵曰。此事乃大奇。想此堡。及此樹林。全爲鬼墟。吾不欲更留是間矣。公爵先行。西爾雷隨之歸堡。

第七節

時堡中謂比武之場。凡女人坐觀處有闌干。足以擋馬。皇帝先與色佛克公爵較力。皇帝勝得寶梨瑩所手繡之領巾。倭爾忒亦與一武士較。然倭爾忒目注寶梨瑩。不備。竟爲敵所擰。雷止蠻心嗤。倭爾忒之無勇。乃不期目注衆雌。比武時亦爲所敗。西爾雷跨黑馬出。不留意於諸女。坐處悉心向敵。既勝之後。始引目視紫羅皇帝。不悅以西爾雷乃勝其子。然仍賜之以物。寶梨瑩亦加獎賞。比武竟後。仍較射於他處。保羅獲勝。方比武時。西爾雷竟不得間與。

紫羅語。及皇帝歸後。西爾雷始語紫羅曰。今夕赴禮拜堂乎。果來者歸時由後門入。吾尙有言奉白。紫羅曰。此不能許也。哨毛司聞二人言失笑已。而面雷止蠻公爵曰。吾觀今日西爾雷之藝似較儲君爲優。故得獎品。公爵曰。浪子勿妄言。吾敗於敵手。心方懊憹。奈何尙來嘲斬。哨毛司曰。挫敗之失少耳。其失美人。殊可惜也。紫羅今夕於禮拜堂私約與西爾雷相見。公爵曰。妄哉。哨毛司曰。請公爵於後門伺此二人。公爵曰。吾今夕必到。果無其事。汝將如何。哨毛司曰。苟無其事。請處極刑。語後自行。屆時公爵果值二人踪跡於後門。哨毛司至曰。彼方密語於林間。公爵徑前。果見紫羅以首抵西爾雷之胸。西爾雷以手抱其腰際。哨毛司曰。我或非妄語也。公爵怒絕。卽拔劍於手。直趨而前。哨毛司曰。公爵可竊聽之。此

時紫羅謂西爾雷曰。後此勿再於此相見。今日之把握乃大誤。甚願爾於數年之後仍不變此心。西爾雷曰。吾敢矢誓不移。紫羅曰。吾亦信誓以身屬爾。西爾雷曰。甚望雷止蠻聞爾是言。則希冀之心泯矣。公爵突見曰。吾已聞是言。然望實未泯。紫羅大驚失聲。而呼西爾雷曰。雷止蠻探人陰事似有傷於品節。雷止蠻曰。吾特偵探汝輩而來。想爾反覆無恆性。故紫羅至此與爾訂約。西爾雷曰。吾雖未成丁。然實不堪羞辱。雷止蠻曰。勇哉。卽顧紫羅曰。汝歸吾令。哨毛司送爾。西爾雷遂同公爵至禮拜堂空地之上。少須。紫羅已聞二人劍聲。哨毛司謂紫羅曰。皇帝苟聞有人與皇太子決鬪。則必下之獄。中今將奈何。吾甚悔引公爵至此。紫羅曰。汝自肇此禍。今宜急調衛兵爲二人排解。哨毛司果往呼兵官。兵官以數騎

至。曰。吾願太子及伯爵釋其軍械。然二人弗聽。兵官率衆強入奪。其雙劍。語西爾雷曰。汝爲囚矣。趣授劍與我。西爾雷曰。何也。兵官曰。汝敢以劍擊太子。卽爲反叛。今且至吾之營中。待皇帝判決。公爵曰。此釁實挑自我。非西爾雷躬行叛逆之事。兵官曰。後此向皇帝陳奏是非可也。吾當官盡職。西爾雷不能不隨吾行。公爵謂西爾雷曰。吾立時至而釋汝。遂引西爾雷至亨利第八門下獄中。

第八節

司林之人聞皇帝將行獵。卽於獵場中立高臺。請皇帝臨觀。卽驅林間兔鹿之屬。聚林薄中。待乘輿至時。以備弋取。前此圍中有鹿。爲皇帝所得者。今亦縱之林間。以備皇帝親行御弓矢。百事均備後。諸執事人共飯。遂談及黑恩爲厲事。正於此時。毛更忽於席躍

起似有所迓。衆果見一老人引一美女至甲卜里曰。老林屋得引其女孫至矣。約瑟曰。美伯漪在是間。風貌豔絕。甲卜里汝當留意。皇帝之愛情俄頃卽易汝若議美伯漪吾恐亦將被費登之刑戮。甲卜里曰。吾非議其醜也。今茲皇帝以寶梨瑩之故廢其故后。安知不一見美伯漪卽移寶梨瑩之愛。以愛之毛更怒曰。甲卜里此事何涉於爾。乃妄言皇帝屬意於美伯漪。甲卜里曰。汝妬念生矣。吾輩人人咸知爾與美伯漪有情。約瑟謂毛更曰。衆意皆然。幸爾勿怒。毛更卽向林屋得爲禮。林屋得曰。吾聞爾能追逐一健鹿入諸鹿羣可謂神勇。吾願吾女孫之意與我同也。毛更謂女曰。吾甚悅爾大父。引爾出觀打圍。女曰。吾非爲打圍來。蓋爲觀皇帝來也。毛更不悅曰。吾不料美如美伯漪乃肯質直發言。至是女曰。然大

父不見有奇詭之人。自林間來乎。林屋得曰。吾未之見。毛更曰。吾亦未見有人。女曰。汝或欺我。試觀此人。果至吾前矣。此時衆皆屬目。果見一高碩之人。狀至儉野。旣視美。伯滿卽謂林屋得曰。汝今日何爲至是。老人曰。海甲孫汝至耶。海甲孫曰。吾此來卽縱觀皇帝行獵。吾思汝之女孫至此。亦爲是乎。老人曰然。海甲孫曰。爾之女孫美。乃無度。吾意請爾過歸。果爲皇帝所見。後此禍不可言。皇帝之性情。汝當略有所聞。毛更曰。海甲孫言然。我意亦以不觀爲當。女曰。吾不願歸。想大父引我至此。或不因此野人之言。遂爾消我遊興。老人曰。孺子勿憂。吾決不引汝歸家也。海甲孫大呼曰。汝悔晚矣。言已。自去。此時老人引其女至臺下。執事者皆矜重老輩。爭與爲禮。而毛更三目則長注。美伯滿忽海甲孫進。拊其背。於是。

二。人。同。入。樹。林。二。句。鐘。後。皇。帝。自。堡。中。至。圍。場。諸。貴。要。爭。擁。皇。帝。
升。獵。臺。之。上。皇。帝。以。小。弓。賜。寶。梨。瑩。曰。此。弓。易。開。無。須。多。力。也。寶。
梨。瑩。曰。吾。請。試。之。然。吾。意。欲。得。皇。帝。之。心。過。於。得。鹿。也。皇。帝。曰。汝。
已。得。吾。心。矣。胡。必。再。得。此。時。司。虞。者。登。臺。吹。角。圍。人。縱。鹿。出。園。一。
一。從。臺。下。過。寶。梨。瑩。射。中。一。鹿。皇。帝。大。悅。屈。膝。於。寶。梨。瑩。之。前。以。
口。親。其。皓。腕。此。時。獵。人。爭。以。馬。追。鹿。皇。帝。欲。趣。寶。梨。瑩。以。馬。追。鹿。
斗。一。迴。顧。見。美。伯。漪。之。面。卽。問。甲。卜。里。曰。此。爲。誰。啓。曰。此。爲。美。伯。
漪。老。司。虞。林。屋。得。之。女。孫。也。皇。帝。曰。確。乎。寶。梨。瑩。進。曰。陛。下。欲。我。
逐。鹿。乎。想。目。下。覓。得。一。事。較。逐。鹿。爲。樂。皇。帝。曰。否。甲。卜。里。曰。園。中。
尙。有。陛。下。前。此。所。射。之。鹿。陛。下。果。欲。更。見。者。臣。卽。縱。之。出。園。皇。帝。
曰。此。鹿。甚。佳。甲。卜。里。卽。往。縱。鹿。寶。梨。瑩。快。快。不。樂。以。馬。隨。皇。帝。行。

少須鹿出。騰踊數尺。帝及寶梨瑩以快馬追之。鹿行絕迅。帝馬不及。卽令倭爾忒及三數武士。縱馬追之。帝及寶梨瑩立馬小阜之上。觀衆行獵。此鹿爲諸騎所追。及於小阜。見阜上有人。卽復反奔。此時三面人至此。鹿直衝冒寶梨瑩之前。寶梨瑩大驚。直奔倭爾忒。而毛更矢。至鹿死於御前。皇帝見寶梨瑩臥於倭爾忒臂上。則大怒。不問寶梨瑩創否。慨然歸堡。

第九節

寶梨瑩歸堡後。其父至而肆詈。寶梨瑩以爲偶然之事。皇帝行且釋然於懷。老人曰。汝勿自信過深。寶梨瑩曰。老父誤矣。皇帝之愛情。同於百姓。吾已布以情網。彼決不復能逃。老人曰。汝網中有虎。勿令其破網而出噬人。皇帝已有成見。萬非忠臣所能勸諫。此次

與。故。后。離。婚。正。自。逞。其。私。慾。性。情。無。定。之。天。子。又。焉。能。測。其。所。至。
即。使。能。恢。復。其。初。亦。須。慎。重。凱。得。琳。卽。爾。之。前。車。可。怖。也。寶。梨。瑩。
曰。故。后。無。術。足。以。牢。籠。皇。帝。皇。帝。愛。我。又。烏。能。與。我。離。婚。老。人。曰。
想。皇。帝。惡。汝。之。時。收。場。或。甚。於。凱。得。琳。汝。當。小。心。翼。翼。先。意。承。志。
方。能。得。當。第。一。節。勿。令。皇。帝。生。其。妬。念。寶。梨。瑩。曰。然。大。事。可。順。小。
事。稍。逆。愈。逆。而。皇。帝。愈。悅。老。人。曰。自。信。者。多。不。自。全。惟。萬。萬。勿。使。
皇。帝。生。心。可。也。吾。敢。決。倭。爾。忒。爵。士。後。此。必。不。終。仕。汝。幸。勿。近。其。
人。寶。梨。瑩。曰。倭。爾。忒。愛。我。甚。深。老。人。曰。彼。焉。能。敵。皇。帝。爾。萬。萬。勿。
思。則。禍。患。自。泯。寶。梨。瑩。曰。吾。父。言。然。吾。當。慎。守。勿。失。今。父。且。行。老。
人。如。言。而。出。忽。帷。後。倭。爾。忒。闖。而。出。寶。梨。瑩。大。驚。曰。汝。胡。由。至。
此。倭。爾。忒。跪。言。曰。吾。自。祕。室。之。梯。潛。蹤。至。此。寶。梨。瑩。曰。汝。可。由。原。至。

路而歸。此間險不可狀。苟不行者。吾何能自明。其無罪想爾。定必愛我。果愛我者。胡爲不行。倭爾忒曰。吾愛情非言語所能形容。願斬頭以明其非僞。吾敢開大門而出。以示愛汝而不憚刑。寶梨瑩曰。汝或不至。是以害我。倭爾忒曰。此爲最後之情話。不欲匆匆而別。汝當恩爾。我前此同在極樂之地。所私訂之言亦忘懷乎。寶梨瑩曰。是安能忘然。今日亦不能再作是言。汝必速行。願上帝佑爾。勿爲人見。倭爾忒曰。吾見皇帝愛寵。如是令人見之。欲狂反叛之心。頓生幾欲躬行弑逆之事。寶梨瑩曰。汝趣行。遲且禍發。倭爾忒曰。聽彼屠戮。吾決不行。吾必使皇帝妬我。我心方釋。寶梨瑩曰。倭爾忒。汝何大變。其生平前此愛我器量。寬洪今何蹙蹙。乃爾倭爾忒。大怒曰。誰變生平。汝不將我舊情。一一付之逝水耶。吾意汝爲

皇后不若身爲吾妻恩情較皇帝爲摯寶梨瑩曰倭爾忒安可言此倭爾忒曰爾當思二十八年前之故后如何思之令人寒心脫汝顏色一謝另有他人則爾之黜免較覬得琳爲速到此之時方悔擇人之已晚寶梨瑩曰倭爾忒吾不忍再聽爾言幸爾諒我倭爾忒曰吾今日喜見爾之眼淚淚落而故意存也寶梨瑩曰爾勿以我爲殊衆卽世之賢女苟處我境地其悲梗亦正如是倭爾忒曰名爲賢女決不如是我今日報仇心熾果爲皇帝所見則爾之命運亦懸吾手寶梨瑩曰果如是者彼此首領均不能保果念故之情幸爾脫我於死庶免兩蒙羞辱正於此時西爾雷忽闖然入寶梨瑩曰西爾雷何來西爾雷曰吾來救爾二人耳吾方脫囚求爾向皇帝道地忽有人啓皇帝言爾屋中有人幸皇帝不知爲誰吾

因。自祕密梯上潛身至此趣倭爾忒行。倭爾忒聞言堅立不動。此時皇帝已將至寶梨瑩曰汝真死我耶。倭爾忒曰爾自取死何與於我。西爾雷以手拊倭爾忒之背曰汝再不行吾卽以劍刺汝。倭爾忒曰爾必死我固我所願然非爲爾行我固以愛情行也。匆匆潛下祕梯而去。皇帝至門外言曰其中有人衆破其扉。寶梨瑩無主。西爾雷曰爾第啓關吾自有救爾之術。門開後皇帝入從者公爵隨入。皇帝入曰此中叛人安在。寶梨瑩曰陛下奈何闖入我之秘室。皇帝曰汝當以實告我。室中何人。且問倭爾忒安在。對曰倭爾忒安敢至此。皇帝曰然則何人。寶梨瑩曰果有人者陛下將何以處之。皇帝曰汝已自承有人矣吾欲立見此叛人。西爾雷自帷後出曰陛下不必再問臣已出矣。皇帝大奇曰西爾雷胡以在此。

吾以爲汝尙在獄中。公爵曰。臣承判脫之。西爾雷曰。第一節求陞下。勿罪寶梨瑩。罪實在臣。臣潛入是間。寶梨瑩一不之知。皇帝曰。何爲潛入。西爾雷曰。公爵釋臣後。恐天怒未釋。故潛至是間。求寶梨瑩。向陛下乞恩。且乞寶梨瑩面奏。陛下以紫羅賜。臣爲妻。皇帝向寶梨瑩曰。乃有是事耶。寶梨瑩不答。皇帝曰。何爲嚴局其扉。西爾雷曰。臣以身遮門。必乞寶梨瑩允臣。臣方啓關。皇帝謂西爾雷曰。然則爾自陷身危險中矣。腦霍克公爵曰。西爾雷年穉安知去取。乞允臣之求。賜西爾雷之不檢。寶梨瑩曰。果我如是者。決不爲陛下所容。皇帝曰。此罪不能不罰。西爾雷當下獄兩月。公爵遂跪而陳奏。乞免西爾雷。皇帝曰。吾定罪絕輕。爾尙何言。汝今萬萬勿念。紫羅矣。又謂寶梨瑩曰。今且暫遣紫羅他往。勿留滯堡中。寶梨

瑩曰謹如聖旨。唯。句皇帝曰別無他說。今據西爾雷言尙復近情。唯人言倭爾忒實潛伏於此。哨毛司入曰倭爾忒爵士正在門外而倭爾忒果入面。皇帝曰聞陛下督過於臣故特來引罪。寶梨瑩曰此時陛下當不更蓄疑團矣。皇帝曰吾心愛之人吾決不疑汝。倭爾忒明日奉使赴法。倭爾忒鞠躬而出。哨毛司私語曰法國之行勝於下獄也。皇帝謂諸人曰汝輩皆出吾有開罪於寶梨瑩處行須補過也。於是衆出西爾雷復下獄。皇帝初意不欲下氣於寶梨瑩。幸寶梨瑩解事曲媚皇帝。於是同入畫室中坐談。此時二主教聞皇帝方妬寶梨瑩倭爾忒卽以凱得琳皇后之書賚呈皇帝。倭爾忒卽奉書入皇帝臥室。不之見。卽轉入畫室。見皇帝方執寶梨瑩之手。將欲發言。卽聞寶梨瑩曰陛下勿執吾手。必矢誓後此。

勿。再。疑。我。皇帝。曰。可。寶梨瑩。曰。皇帝。果。念。我。則。離。婚。之。事。宜。趣。行。
皇帝。曰。我。本。立。行。無。如。爲。兩。主。教。堅。持。其。事。寶梨瑩。曰。吾。聞。人。言。
倭爾瑟。謂。人。離。婚。事。此。二。年。中。決。不。之。行。吾。意。不。如。終。不。行。之。爲。
佳。今。萬。種。愛。情。烈。如。沸。瀋。恐。二。年。之。後。化。爲。寒。冰。如。何。而。可。皇。帝。
曰。二。年。悠。悠。誰。能。忍。之。我。意。決。不。至。於。二。年。吾。至。愛。之。人。當。能。遂。
意。寶梨瑩。曰。吾。尙。有。所。求。皇帝。曰。試。言。之。寶梨瑩。曰。此。事。至。重。要。
不。惟。益。我。且。益。陛。下。所。謂。益。者。卽。反。對。離。婚。之。人。皇帝。曰。汝。或。不。
指。倭。爾。瑟。乎。對。曰。終。竟。天。亶。聰。明。所。度。者。殊。不。之。誤。皇帝。曰。倭。爾。
瑟。近。來。行。事。吾。頗。不。謂。然。唯。其。忠。心。句。語。未。竟。寶梨瑩。卽。曰。陛。下。
勿。爲。所。欺。彼。謂。力。能。抵。抗。陛。下。自。以。爲。榮。用。以。炫。衆。此。沽。直。之。人。
非。忠。也。皇。帝。未。及。答。倭。爾。瑟。已。入。啓。曰。臣。近。得。皇。后。之。書。謹。以。上。

之陛下皇帝曰汝曾聞吾言乎倭爾瑟曰一一聞之寶梨瑩者蓋臣之勁敵也寶梨瑩曰吾雖爾敵然爾能趣成離婚之禮吾卽爲爾之良友倭爾瑟曰能得與爾爲友其位置殊高當盡道人之力爲之唯大權仍在教皇初不屬我寶梨瑩曰教皇何足言以果斷行之可也果離婚之事成則以好面目相見不爾道人幸自留意倭爾瑟以目視皇帝皇帝曰爾勿恃我我意與寶梨瑩同也倭爾瑟又上皇后之書皇帝曰爾置此書於吾臥室內吾卽過至彼問卽謂寶梨瑩曰今仍爲良友寶梨瑩曰果倭爾瑟仍爲主教我決不能立爲皇后皇帝曰倭爾瑟果敢抗我則彼立時必且落職倭爾瑟行時自念寶梨瑩果勁敵也吾不擯彼彼立將陷我今當更覓一人以加之人言皇帝近日屬意林屋得之孫女吾當覓之以

奪寶梨鑿之寵。

第十節

雷止蠻公爵。不能救西爾雷於獄中。亦時至獄中間訊。而西爾雷灑然如不之覺。卽獄中研究所學方公爵來時。西爾雷曰。吾恨不能侍爾同赴林間覓鬼。吾有隊長保羅。其人無技不諳。足以佐汝。公爵如言。往訪保羅。言將往覓鬼踪跡。保羅亦欣然願往。夜半公爵以馬出堡。而保羅已候之堡外。保羅挾弓及矢。與巨棒一言曰。今夕果與相遇。必遺以一矢。驗其爲鬼爲人。行未及山。忽電光一瞥。雨亦垂至。二人乃避雨於林間。雨中聞有角聲。卽有馬蹄之聲。一鹿奔過其前。有二十騎追之。狀皆獵鬼。第一騎卽爲黑恩公爵。令保羅發矢。保羅亦震恐。矢發。乃不中。飄忽而逝。一旬鐘後雨止。

然仍洞黑無光。公爵令保羅以馬追前鬼而鬼馬亦過其前見費登之鬼亦在馬上保羅出矢適射費登之身而費登如無覺羣鬼爭笑其聲磔磔然公爵仍以馬追此鬼羣已而鬼影盡沒乃邇迤及小阜之上前有小湫公爵方欲迴馬而鬼馬之聲復至見黑恩騎黑馬後隨二狗前有角鴟先鬼馬而飛黑恩與公爵近時見其頸上加鐵索項有死鹿之顱骨鹿角森然公爵呼黑恩黑恩不答直奔小湫而鬼狗已絕流而過黑恩及湫上復吹其角角中出藍色之光甚長鬼馬遂履水面而過公爵追及時已毫無所見

第一章

第一節

倭爾忒見寶梨蠻之第三日國書至使者曰汝趣行爲佳倭爾忒

曰。諾。使者行後。倭爾忒徘徊室中。不期太息。曰。吾若長在寶梨瑩之旁。則性命實在呼吸。然皇帝居然能坐聆寶梨瑩鸞鳳之音。玩春陽之色。我獨向隅思之。幾發狂病。不如仍留此地。以力與皇帝。抵抗正於此時。倭爾瑟入言曰。爵士吾非至此密偵。然爵士不臣之言吾已了然於耳。則爾命懸吾手矣。果如爾言。抗旨不至法國。且不願皇帝離婚事。尤欲蓄不臣之心。則罪在不赦。倭爾忒不能答。倭爾瑟曰。爾果欲復此仇。可聽吾言。吾能使爾稱意。倭爾忒曰。恣言之。倭爾瑟曰。吾觀爾狀態似甘情死而無恤。其他倭爾忒亢聲言曰。然必復吾仇爲快。倭爾瑟曰。仇固可復。首領亦正。不保倭爾忒曰。此何足惜。前此報國忠君之心。至是爲鍾情故。竟迷惘無復。前進舍流血外。不能消此中熱。敢問有何法可以潛刺皇帝之。

胸。倭爾瑟。驚。曰。此。事。吾。不。敢。與。聞。但。能。爲。爾。報。仇。使。皇。帝。斥。去。寶。
梨。瑩。則。爾。於。國。家。爲。再。造。之。功。汝。但。能。證。明。一。語。寶。梨。瑩。即。可。廢。
斥。或。斷。頭。亦。正。難。言。倭。爾。忒。曰。吾。心。仍。屬。美。人。不。欲。置。之。死。地。果。
吾。欲。殺。寶。梨。瑩。者。則。昨。日。已。血。吾。刃。倭。爾。瑟。曰。然。則。爾。自。明。至。寶。
梨。瑩。屋。中。矣。倭。爾。忒。曰。吾。願。自。戕。不。願。翹。寶。梨。瑩。之。短。須。知。我。不。
愛。死。然。不。能。不。愛。寶。梨。瑩。之。死。倭。爾。瑟。曰。汝。爲。風。漢。吾。不。更。言。但。
汝。歸。時。彼。已。冊。立。爲。英。皇。后。矣。倭。爾。瑟。行。後。倭。爾。忒。無。聊。快。快。至。
獄。中。視。西。爾。雷。既。至。獄。官。他。出。倭。爾。忒。遲。於。門。外。遙。見。皇。帝。及。寶。
梨。瑩。同。騎。出。堡。往。射。禽。鳥。見。寶。梨。瑩。臂。上。有。鷹。卽。已。當。年。所。贈。者。
則。切。齒。恨。恨。無。已。遂。迴。面。不。視。其。人。而。獄。官。亦。適。歸。乃。發。局。入。視。
西。爾。雷。見。西。爾。雷。臨。窗。而。坐。案。上。積。滿。書。卷。初。不。留。意。倭。爾。忒。之。

入及相見乃起承迎及獄官出後西爾雷曰吾表姊寶梨瑩近日何狀倭爾忒曰吾適見與皇帝同騎出獵吾亦以事使法國然心中甚媿使爾至此顧欲代無術西爾雷曰前此之事吾自適意今茲誦浮玖后馬及丹底之詩心胸爲之廓然覺獄中至靜視侍衛御前較爲閒雅倭爾忒曰汝之所遭足以令人生慕汝心空無累又無失意及媚嫉之事獨坐讀書可云清福然非我之故爾亦何爲至此此吾不能不引以爲恨西爾雷曰質言之汝不惟無累我之處益我已復不少寶梨瑩卽不爲爾之故吾亦必冒死以救其人今汝奉使吾心甚悅且願爾遲勿歸忘寶梨瑩勿念則樊網脫矣倭爾忒曰爾出獄後亦忘紫羅乎曰是何能忘吾之於紫羅與寶梨瑩不同蓋紫羅已允我爲妻矣倭爾忒汪然出涕曰彼不

嘗允我耶。顧婦人之心難測。惟願爾勿爲雷止蠻所妬。如我之受彼父所妬可也。西爾雷曰。我不之懼。忽聞隅陬有人微歎之聲。倭爾忒曰。獄中語亦有人竊聽耶。西爾雷曰。或爲狗耳。汝適言雷止蠻者。早間亦至此。述夜中逐鬼事甚詳。卽一一語之倭爾忒。倭爾忒大奇曰。此真怪事。吾意亦欲往訪黑恩。此時隅陬中復有異聲。倭爾忒拔劍覓之不可得見。倭爾忒曰。吾詎有神經之病。何以但聞其聲。不見有物。西爾雷曰。我不喜說鬼。我意汝神經已亂。萬勿冒險。而前蓋黑恩有魔術。能使人間舍命之人置之掌握。倭爾忒歸時。令從者先赴器司墩。明日與之會合同行。家有老僕見少主人失色。力勸其與衆同行。且曰。吾從未見主人顏色如是喪敗。胡不陳奏以病自解。倭爾忒曰。勿多言。吾初無病。爾但摒擋行事。老

僕亞登長跪親倭爾忒之手曰吾不忍主人獨行心中如有警兆
防不相見且主人顏色喪敗而眼光中如含烈燄似有驚獸隱主人
之胸際吾所以如此蓋愛主人酷矣當老主人在日感恩尤切
故少主人之生吾視之如子亦視之如主人吾聞樹中有惡鬼能
引人爲惡幸主人勿與相遇倭爾忒曰亞登勿憂吾不畏鬼正於
此時後戶忽開復又嚴闔倭爾忒曰爾何不慎門戶果爾我之言
爲人所聞者奈何亞登曰吾往觀之亞登旣去復來倭爾忒曰啓
吾關者是否爲主教亞登曰非人似鬼門扃屋中乃無一人倭爾
忒曰果有人隱於暗中者汝何由知之於是遂舉皇帝公文授亞
登曰汝爲我藏之吾今夕將冒險往行一事不欲以此重要之物
自累且告御者於宵中轡吾馬以俟吾行亞登顫聲曰幸主人勿

至林間。保羅隊長語我。昨夕同公爵入林。目覩羣鬼馳鬼馬。四出其狀。至可怖畏。鬼中尙有費登之縊鬼。倭爾忒怒曰。爾勿喋喋。果中午時。吾不至器司墩者。可至羅而忒候我。亞登歎曰。恐與主人不再相見矣。遂出。是夕倭爾忒中夜出堡。自洞黑中以馬行。出門時。遙見皇帝同寶梨瑩入堡。前導者秉炬而行。光中見皇帝以手攬寶梨瑩之腰。與之接吻。倭爾忒怒髮飛立。身爲之顛。及見皇帝送寶梨瑩至堡外。與之親吻而別。寶梨瑩四盼其意。甚得倭爾忒。方盛怒時。斗見一高碩之人。衣黑衣。冠銳上之冠。立於數尺之外。發言曰。汝欲往面黑恩乎。可向密林有小溪處。黑恩卽在彼間。倭爾忒曰。汝卽黑恩無須再向。彼間卽往。卽之黑恩大笑而隱。倭爾忒顧站崗之兵曰。曾見有人乎。對曰。無之。倭爾忒遂鞭馬向林間。

行。自言曰。言者果爲鬼耶。吾必與之相見。及馬上高阜見水光。一片知已近溪。隱隱見一黑團。絕巨有白色角。鶻鳴於樹間。倭爾忒驅馬至黑團之次。乃無所見。卽呼曰。鬼出與我作語。忽萬聲雜動。有絕巨之燐火。飛出樹間。其後出一厲鬼。項上加鹿角。跳躍而出。倭爾忒下馬。馬見鬼已驚躍而逃。鬼作人言曰。倭爾忒爵士何事。見枉。倭爾忒曰。我名爾知之。則我之祕事想亦亦無不知。鬼曰。汝失情人。欲復得之乎。倭爾忒曰。然。吾寧喪靈魂。必使玉人歸我。鬼曰。此事吾能了之。此約卽定於今夕。彼此可引手爲約。倭爾忒果與。引手則冷如冰雪也。鬼卽引倭爾忒至樹下。忽硫黃之氣噴溢。而出鬼以黑紗蒙倭爾忒之面目。聞鬼大笑。覺身已入山洞中矣。

第二節

倭爾瑟主教知不能計聳倭爾忒則別思以美人易寶梨瑩之寵有奴曰潘舒謂主教曰吾聞皇帝邇來甚稱美伯濤之美倭爾瑟意必須親見此女夜中騎驢挾潘舒而行行次迴望武英佐之堡言曰吾爲此堡中主人久矣今乃爲一女子所困復何能甘遂鞭驢前趣道語潘舒曰吾甚不願行此草澤之間潘舒曰吾亦不願出此防有鬼火誘人陷於大湫以死主教曰鬼火不必在荒曠之區凡勢盛之人往往亦遭鬼瞰爾試觀地上何物斗起視之人也卽謂之曰夜深在此何爲來人曰吾爲司林之人名曰毛更吾方伏蘆中取鹿適爲君驢所驚而出潘舒曰此人卽射殺奔鹿之人主教謂之曰然則汝當日已救寶梨瑩之命在理宜得皇帝賜賚毛更曰吾乃莫得主教謂潘舒曰予以金錢一枚毛更不受曰吾

若不殺此鹿則受金尙爲有名。主教曰是何言也。毛更曰吾非鄙主教之賜。因聞人言主教與寶梨瑩大有違言。救之誤也。主教曰不然。且問爾林屋得之廬安在。毛更大異其言。對曰去此可半里。果欲覓林屋得必不相見。適與吾別於伺鹿之地。主教曰吾但得見其女孫已足。吾聞其貌甚美。確乎毛更不悅。曰吾不之知。主教曰爾引我過此澤。我爲爾祝福。毛更不得已。引主教行至高阜之下。言曰由此而行。卽至林屋得之家。言已自去。主教旣上高阜。果見林間有小茅屋。卽同潘舒前行。門外下驢。問美伯漪在否。潘舒推扉中。乃無人。忽聞水際有女郎打漿而來。其人卽美伯漪。一見主教。初無畏怖之容。主教曰汝其美伯漪乎。女曰然。以衣冠測之。先生其倭爾瑟主教乎。主教曰吾偶然至此。聞爾美絕。故來一觀。

覲面之下。其美乃過吾之所聞。女聞言大慚。以目視地。主教自思。
皇帝若見此女。則寶梨瑩已矣。卽曰。美伯濶汝居此幾年矣。女曰。
吾祖卜居於此五十年。吾之至此。特數禮拜而已。前此居喬西天
主堂中。教養成人。主教曰。爾之父母安在。女太息曰。吾二親逝久
矣。其最親者。唯我大父。每月必至喬西省我。後此司家之僕媼死。
無人服事。故取吾而歸。主教曰。然則爾早失怙恃。並不知二親之
狀貌矣。女曰。然。但聞吾父舊爲司虞之人。爲鹿觸死。父亡母亦抑
抑而逝。故大父送吾至於教堂。所知者如此而已。主教曰。爾之生
世甚奇。在平民中爲最貴品。且爾當日在獵場中。曾見皇帝乎。女
曰。天顏尊嚴極矣。主教曰。皇帝多情。工於內媚。女曰。吾聞人言。乃
大不爾。主教曰。人言胡足信。吾爲近侍大臣。安有不知。女曰。吾聞。

是。言。喜。甚。當。日。皇。帝。曾。面。吾。一。笑。溫。柔。極。矣。吾。至。今。尙。耿。耿。於。心。
曲。主。教。曰。汝。既。如。是。吾。敢。直。質。相。語。皇。帝。固。時。時。稱。爾。豔。色。爲。國。
中。之。冠。女。曰。果。如。是。耶。主。教。曰。皇。帝。知。人。我。亦。以。皇。帝。爲。巨。眼。行。
再。相。見。女。曰。主。教。獨。不。能。爲。我。祝。福。耶。主。教。曰。可。卽。以。手。拊。其。首。
曰。願。天。使。相。爾。爾。後。來。貴。不。可。言。當。知。主。教。倭。爾。瑟。卽。爲。爾。之。良。
友。女。曰。主。教。之。恩。意。不。少。或。喬。西。中。聖。母。與。主。教。稱。道。吾。美。耶。主。
教。曰。否。吾。之。重。汝。較。聖。母。之。意。爲。良。語。後。騎。驢。而。別。明。日。飯。時。遂。
繩。女。美。告。皇。帝。言。爲。生。平。所。僅。見。皇。帝。曰。其。人。爲。誰。主。教。曰。其。大。
父。微。耳。唯。其。女。美。絕。陛。下。當。日。打。圍。時。固。已。見。之。皇。帝。曰。容。我。思。
之。此。女。固。絕。代。人。也。主。教。曰。此。等。美。女。恨。不。得。其。偶。陛。下。目。中。所。
見。亦。當。以。爲。仙。人。皇。帝。曰。吾。欲。更。觀。其。人。前。此。固。已。聞。之。今。匆。匆。

忘懷矣。主教曰。彼團焦卽在小溪之上。唯其生長之區。尙未盡悉。皇帝曰。容我自爲偵之。此時皇帝與堪比止阿語。倭爾瑟知已策行矣。於意良得。飯後皇帝宣色佛克公爵入。曰。吾明日矯裝至一處。汝當輔行。色佛克曰。爲愛情而行乎。皇帝曰。然。其事後當爲爾釋之。時皇帝與公爵微語。而潘舒竟一一聞之。走白倭爾瑟。

第三節

當主教去後。林屋得始歸。然夜深矣。女卽以主教言白之。老人歎然。曰。吾甚悔當時引汝觀獵。海甲孫曾言。後必有災。吾乃不聽其言。果生是非。女曰。此事無傷吾方。以爲交佳運也。主教許我貴不可言。皇帝見我甚悅。林屋得曰。願皇帝勿屬意於汝。則禍或不稔。且爾亦敍其家。示主教乎。女曰。然。想亦無梗吾事。老人曰。後此勿

再與言。女曰。大父聽之。主教下詢。烏敢不答。老人曰。但聽吾言。主教不足聽也。且爾今日見毛更乎。女曰。未也。雖終身不見亦不再思。老人曰。爾不悅毛。更其事大怪。且彼爲丈夫。亦留意於爾。女曰。毛更過於著意。其狀近僞。吾滋不悅。老人曰。主教言皇帝悅爾。汝亦宜以僞觀之。吾飢矣。趣以飯至。女卽以稀醃和肉以進。老人旣食而倦。遂寢。是夕。女夢入宮中。繁麗已極。迨醒。則仍居團焦中也。明日老人復出行獵。女仍坐想皇帝。忽見門開。毛更入其後一人。面容慘淡。女視此後來之人。乃其人初不覲視。美伯漪毛更問老人在否。及聞不在。神思悵然。乃向女假小舟。向小溪取魚。旣得小舟。略與女致意。女不之答。二人遂匆匆鼓棹而去。女隨後觀其所往。後來之人。在舟中。始以目遙矚。美伯漪頗悔。不問其名。

迨晚舟尙不歸。旣夕老人始歸。而毛更尙未至。老人曰。明日日中。毛更必以魚至。今夕且食醃肉。爾不云毛更未以同來之名姓語爾乎。女曰。然。吾甚願毛更歸時必與是人同來。吾生平未見風致之佳如此。客者老人曰。此人之美及皇帝乎。曰皇帝健碩英武。此人倜儻風流。老人曰。吾亦或見其人。然吾飢矣。其思噬如狼。卽吾狗黑白忒之飢亦然。女卽以蒸熟之肉餅寘案上。老人食時亦分伺其狗。撫其狗曰。此狗從我近二十年。不宜使之飢困。卽以劈柴納諸爐中。昏然而睡。女歛食器口中作歌。忽聞有叩門聲。老人驚醒。狗乃大嗥。老人止之。曰。此叩門聲不似毛更。毛更之叩扉不如是也。謂門外人曰。進之。來者二人。第一人極健碩。情慾見諸其面。其後隨略高。亦偉丈夫。第一人言曰。老友汝佳。吾蓋欲赴武英佐。

行及於此。見團焦中漏出燈光。欲在是間少食而行。蓋非無故驚擾。必以金錢奉酬。老人曰。恐草具不足以供貴人。第一人曰。吾胃甚佳。無擇精粗。聞爾有幼女甚美。老人曰。此吾女孫也。第一人曰。美哉。吾目下所見者無是。卽皇帝宮眷。恐亦無是。人謂隨入者曰。布藍登。汝意云何。布藍登曰。海雷吾苟奉答。吾罪大矣。方今皇帝之側。天下實無人能及寶梨瑩者。吾姑以二人較之。此女似別有其佳麗之處。老人曰。二君勿過獎此女。卽謂美伯漪曰。汝以醃肉向火烤之。海雷謂女曰。冷者爲佳。吾不忍以女郎玉手爲客治餐。女含羞卽出自布鋪諸案上。卽出肉餅及麪包。二客公然坐食。海雷曰。美伯漪。吾生平未得如此仙人。侍我飲食。能否更出挨爾之酒。用以侑食。老人曰。但有蜜酒。無挨爾也。海雷曰。蜜酒尤佳。女取

酒時老人以目視海雷。海雷曰：老友何爲視我？老人曰：我曾見一人，甚類先生。蓋我所見之人，地望絕高。海雷笑曰：殆謂貌類皇帝乎？老人曰：吾思先生能肖皇帝厥心至樂已。而女出老人曰：汝謂海雷先生酷肖何人？女不敢正視。言曰：吾未之知。海雷笑曰：汝更觀之。我果爲皇帝者，決不悅寶梨瑩而悅汝。女曰：先生之言確耶？海雷卽以手拊案上言曰：我言至確。女曰：爾果爲皇帝者，我轉不悅祖父語我。皇帝之愛情易遷。海雷曰：我敢告上帝。定爾大父之死罪。此人好妄語厥罪宜死。女曰：先生口吻大類皇帝。海雷曰：爾祖父得罪吾爲皇子，民亦足代皇帝聲罪致討。且吾聞人言皇帝之明如鏡布藍登汝謂皇帝如何？布藍登曰：皇帝用心至厚，且至有情。海雷曰：汝不聞吾友之言乎？吾友固能聞皇帝之動靜。吾

今欲爾勿信老人之言爾大父侮嫚皇帝極矣老人曰吾女孫之意大與吾異美伯濤趣以蜜酒供二客客酒渴矣女方斟時毛而已入斗見海雷則失色老人麾手使之出出時尙引目視海雷飲酒爲伯美濤祝福後忽見黑恩之鬼亦立其後女復以酒上布藍登布藍登曰海雷宜行矣此去武英堡爲途尙五里耳海雷曰吾甚欲在此假寐一夕然堡中有事宜行布藍登汝爲我付酒值又謂林屋得曰明日歸時尙至此汝爲我殺雞烹魚以待老人曰客賜錢及出話大類皇帝吾明日備餐禮當加豐女曰道中之行多盜且有厲鬼客宜自慎海雷曰情人吾力甚健足以自衛不患盜也卽吾友亦然至於厲鬼者但爾與我親吻卽不與彼相遇於是親吻者數老人怒曰此等非禮似開罪於主人海雷笑曰老友勿

怒。吾。甚。思。得。妻。且。欲。得。爾。女。孫。至。幾。爾。弗。得。老。人。曰。吾。孫。女。不。易。與。人。蓋。其。價。值。甚。高。不。輕。售。也。海。雷。曰。汝。言。良。然。卽。謂。女。曰。心。愛。之。人。明。日。再。見。出。時。謂。布。藍。登。曰。色。佛。克。此。女。吾。甚。愛。寵。誓。欲。得。之。毛。更。一。一。聞。言。卽。微。語。黑。恩。曰。此。女。決。不。屬。彼。須。知。吾。之。腕。力。足。以。保。護。此。女。惟。勿。傷。皇。帝。

第四節

西。爾。雷。入。獄。之。第。三。日。遂。移。入。腦。門。獄。中。有。小。屋。開。二。窗。可。以。見。日。獄。中。聞。紫。羅。送。古。因。尼。宮。中。心。念。紫。羅。卽。在。是。間。亦。不。能。入。獄。省。視。遂。亦。不。念。但。思。讀。書。自。遣。是。夕。譜。譯。希。臘。詩。人。之。詩。夜。午。時。忽。見。鬼。物。立。於。其。前。衣。黑。衣。加。銳。頂。之。冠。高。逾。常。人。西。爾。雷。初。尙。驚。恐。已。而。此。鬼。作。聲。曰。吾。爲。爾。友。西。爾。雷。曰。汝。人。耶。鬼。耶。答。曰。人。

鬼。何。別。但。爲。良。友。可。也。西。爾。雷。曰。爾。來。此。何。爲。答。曰。吾。來。救。汝。西。爾。雷。曰。汝。欲。何。酬。答。曰。出。此。堡。後。再。爲。籌。議。西。爾。雷。曰。爾。卽。黑。恩。吾。不。能。隨。爾。而。行。黑。恩。大。笑。其。聲。磔。磔。西。爾。雷。毛。髮。竦。然。鬼。曰。汝。言。良。確。我。果。黑。恩。汝。必。從。我。一。行。今。倭。爾。忒。已。入。吾。黨。中。西。爾。雷。曰。妄。哉。倭。爾。忒。已。至。法。國。矣。黑。恩。曰。勳。爵。不。知。倭。爾。忒。仍。在。是。間。果。爾。同。我。一。行。可。以。與。倭。爾。忒。相。見。西。爾。雷。大。聲。曰。吾。不。信。汝。倭。爾。忒。善。人。亦。基。督。教。人。安。能。從。爾。鬼。物。冒。爲。人。眚。鬼。笑。曰。彼。自。來。覓。我。我。已。與。訂。約。以。寶。梨。瑩。還。之。西。爾。雷。曰。汝。安。能。有。權。奪。寶。梨。瑩。於。皇。帝。之。手。鬼。曰。不。久。汝。自。知。之。今。茲。或。不。吝。此。一。行。西。爾。雷。曰。吾。決。不。行。同。爾。入。諸。地。獄。鬼。曰。勿。恐。吾。非。敢。壞。爾。靈。魂。汝。當。自。壞。今。但。一。行。明。日。獄。官。查。獄。時。汝。仍。在。此。間。決。無。越。獄。之。罪。汝。若。

不來。吾將背爾出獄。西爾雷曰。吾身佩有至寶。可以卻鬼。鬼曰。汝惟有此。吾故未敢用。武然此寶能卻鬼。萬不能卻雷。止蠻之愛紫羅。汝謂紫羅終始無異心乎。西爾雷曰。決不之愛。鬼大笑曰。爾已爲紫羅所愚。汝久不見紫羅。吾能令爾見其狀態。西爾雷曰。汝果能使我一見紫羅。吾亦允汝。一行然此心終不信紫羅之能忘我。鬼曰。汝出寶置之案上去。爾咫尺可以掣提。則不患吾之攫取。此時即可見紫羅之影。西爾雷終竟年少更事。卽以十字架置之案上。鬼曰。吹燈。西爾雷如言。鬼曰。汝從暗中視物。狀西爾雷見牆上紫羅之影。跪於雷止蠻之前。雷止蠻與之親吻甚樂。鬼曰。此卽爾之良友。此卽爾愛寵之人。汝心足乎。西爾雷曰。汝以幻術欺我。我終不信紫羅之有此。鬼大笑不答。影亦遂滅。室中洞黑如漆。西

爾雷呼鬼。鬼不之答。以手捲索。此十字架。竟不之見。

第五節

此章當補敍。倭爾忒遇鬼事矣。方倭爾忒翳目時。鬼爲去翳。則身在洞中。洞中至寬。綽似方石砌成。洞頂有大樹之根下垂。洞有三小徑。遙望一徑盡處。隱隱有水光蕩漾。倭爾忒目光初不之定。及定後。見數鬼侍立其側。因曰。汝輩何爲置我於此。鬼曰。吾欲爾入黨。倭爾忒曰。人鬼何能同事。吾此來。但與爾立約。約外爾我。仍無關係。屬黑恩。曰。吾之欲爾入黨。特條約中之一分。然彼此無欺。唯急切之間。決不能得寶梨瑩。期以三年。則屬爾矣。倭爾忒曰。汝以何爲據。黑恩曰。汝從吾來。卽引倭爾忒。至於水次。黑恩卽謂從鬼曰。去爾東炬。又謂倭爾忒曰。汝試呼爾。肝腸中變。之情人。倭爾忒果。

呼。曰。寶梨瑩汝來。忽見寶梨瑩。盈盈出諸水面。分開波紋。直趣倭爾忒。正於此時。倭爾忒欲進抱其人。黑恩不可倏然遂隱。黑恩曰。此女將來決屬爾。惟爲時尚夙。須待寶梨瑩惡念生時。吾方能乘間而入。已復歸入洞中。忽聞洞頂有聲。凡二次。黑恩曰。此吾友毛更至矣。時樹根有鐵繩下垂。黑恩卽緣繩以上。少須。黑恩亦歸毛更。隨入視。倭爾忒不已。黑恩令備馬及狗出獵。且曰。倭爾忒爾同吾行。較與皇帝同獵。尤有奇趣。黑恩旣同倭爾忒出洞。鬼馬竟絕水。而行。忒爾。倭。恍惚中。隨行。已見月輪當空。世界洞明。月影中。黑恩駕角鷗。嗾狗而前。迴頭語倭爾忒曰。吾有美酒。足以振爾精神。同我行獵。倭爾忒冷入肌骨。得酒甚壯。以瓶歸黑恩。黑恩大笑。納瓶於腰囊間。倭爾忒醉後目瞶。所見多奇異之狀。毛更曰。吾得一

鹿卽在近處。當驅之至此。黑恩曰。爾但一呼。吾卽助爾取鹿。毛更驅馬而前。忽爾大呼。黑恩嘯衆往取。

第六節

倭爾忒同黑恩與毛更會。果見一鹿去馬前可一百碼之遠。倭爾忒見黑恩引二狗追鹿。樹不能梗。而鹿已止於林間。以角抵狗。黑恩下馬。繞出鹿後。鹿以角蹴黑恩。然黑恩頭上亦有鹿角。力與之。抵。疾以刀刺鹿股。鹿立殞於地。黑恩呼衆取鹿。令斷鹿左股。贈倭爾忒。衆爭割鹿肉。黑恩以餘肉納酒中。上倭雷忒。食後。黑恩語所部林間鬼爭食肉。黑恩以精肉納酒中。上倭雷忒。食後。黑恩語所部令載肉入洞。復以馬四出覓鹿。月光中人鬼雜行。復見一鹿。鹿直奔太姆司河瀕。直伏水中。黑恩亦入水。逐鹿升岸。羣鬼追鹿。至於

湖。墻。鹿。復。入。湖。黑。恩。復。下。馬。奔。赴。水。中。俄。而。近。鹿。水。色。通。紅。爲。鹿。
血。所。染。而。黑。恩。竟。引。死。鹿。登。岸。復。殺。鹿。以。分。衆。復。以。酒。飲。倭。爾。忒。
倭。爾。忒。不。計。利。害。力。飲。其。酒。醉。仆。馬。下。矣。

第七節

倭。爾。忒。醒。時。則。臥。於。草。間。回。顧。似。近。方。石。之。山。洞。其。旁。有。水。復。有。
瓶。酒。中。浸。草。藥。倭。爾。忒。既。飲。水。不。能。止。渴。乃。再。飲。其。酒。其。旁。復。有。
一。燈。執。燈。徐。入。洞。中。蕭。然。無。人。然。有。餘。骨。在。地。且。有。酒。香。似。經。羣。
鬼。飲。啖。於。此。者。正。悵。望。間。忽。聞。有。足。音。則。毛。更。至。也。毛。更。曰。爵。士。
後。此。當。常。至。是。間。覓。我。倭。爾。忒。曰。吾。究。何。病。毛。更。曰。三。日。之。中。定。
發。寒。熱。厥。狀。如。狂。倭。爾。忒。曰。鬼。言。三。日。後。以。美。人。還。我。何。爲。吐。此。
妄。言。毛。更。曰。公。且。放。懷。黑。恩。萬。萬。不。欺。今。能。從。我。同。出。此。洞。乎。今。

欲至湖中收網。想盪舟水中。於尊體不無少益。倭爾忒如言。同毛更出洞。自下而上。最上之處。僅能通人獸行。始達洞口。推去其石。二人始出。而湖光已照面矣。毛更卽同倭爾忒。出自樹間。將赴林屋。得團焦之外。旣至美伯漪出視。倭爾忒問此女之名。毛更曰。彼名爲美伯漪。卽司林老人林屋得之女孫。倭爾忒曰。汝鍾情其人乎。毛更不悅。曰。何爲不能鍾吾情。倭爾忒曰。此女至可愛。吾亦不能不使爾愛之。毛更曰。較之寶梨瑩當過之。倭爾忒曰。吾未有此言。唯此女佳絕似有天良。毛更復引倭爾忒下船。不欲倭爾忒接近。此女時爲中午。湖上風景如畫。倭爾忒心有所思。則不觀山水。嚴閉其目。斗一開眼。見此小舟已盪入小港之中。林木四合。上不見天。倭爾忒曰。何爲至此。毛更曰。俄頃卽知其故。倭爾忒曰。爾可

搖船至湖心。吾不欲於是間登陸。毛更曰。此事我自爲政。倭爾忒曰。爾授槳與我。我自覓佳處登陸。毛更曰。勿言。待吾主人至時。汝方自由。倭爾忒四望。欲推毛更入水。旣而又思。樹枝下偃。不如力挽此樹枝而倒推之。則船退不近岸矣。顧此時之手。已與枝合。忽聞鬼笑。曰。倭爾忒安能逃去此間。鬚髮間身。已登岸。鬼曰。倭爾忒爵士。安能舍我而去。汝今爲我部曲矣。倭爾忒曰。吾萬不能與爾同居。黑恩曰。汝悔晚矣。且背信食言。無恥極矣。且爾志願不久可成。吾今夕卽以皇帝授汝之掌握。且汝見皇帝後。自明枉曲。蓋皇帝之性命實懸於爾。倭爾忒曰。確耶。鬼曰。但隨毛更自可。遂意今夕再見。吾今尙有他事。卽謂一鬼曰。汝送爵士至毛更舟中奉令之鬼。服奇服。引倭爾忒至湖畔。毛更與鬼索食。鬼復以食至毛更。

舟中毛更盪舟出港。卽出酒肉與倭爾忒對飲。倭爾忒被酒而臥。忽有人拊其背曰。爵士試醒吾已覓得皇帝授汝矣。

第八節

方皇帝及色佛克出自林屋得之圍焦向高原而行。皇帝曰。倭爾瑟主教忠事寡人乃爲物色。傾城之姝示我。色佛克曰。陛下當知主教之意。欲離間寶梨瑩。皇帝曰。此吾所不問。但悅其能爲我物。色傾城色。佛克汝質言之。天下美人能完備至此乎。至於其吻之香溫吾親吻時實爲最馥之氣味。色佛克笑曰。陛下真溫柔鄉中之聖人。且此女不惟貌佳卽身材亦第一。乍見固不信其爲老司林之女孫。皇帝曰。倭爾瑟亦告我此女之二親似有祕密之來源。吾甚欲更歸問其究竟。色佛克曰。陛下去堡以後。人心或且皇皇。

臣意不如待諸明日。皇帝曰必歸色佛克不敢諫止於是君臣復至美伯漪之家道中忽見美伯漪復自月光中珊珊而來皇帝曰吾以誠感美人自來告我矣卽奔赴美伯漪彼此相抱女曰臣女幸又逢陛下矣皇帝曰吾心愛之人吾亦謝上天之貺我然則爾已知我之矯裝乎女曰臣女一見卽知以打圍時已面天顏臣女又何能忘懷勿念皇帝力挽女手曰爾善語言大似吾宮侍從之女官吐屬嫋雅極矣美伯漪曰臣女此來實爲告密蓋有人將不利於陛下方陛下未來以前臣女不言林間有盜賊及惡鬼耶陛下行時臣女實開軒以望皇帝曰然則吾與公爵誇爾之言爾亦必聞之矣吾意必將致爾於吾之宮中女曰此去未遠已有遮陛下欲行叛逆之事皇帝曰遮我者約有幾人女曰但有二人一

爲。黑。恩。欲。磨。羣。鬼。縛。陛。下。以。去。鬼。衆。而。陛。下。但。有。二。人。焉。能。與。之。
抗。抵。皇。帝。曰。此。豸。敢。縛。我。耶。女。曰。然。但。見。頭。上。加。鹿。角。者。黑。恩。也。
色。佛。克。曰。美。伯。滿。所。言。良。確。臣。意。勿。與。之。決。鬪。皇。帝。曰。吾。手。癢。欲。
少。創。之。明。日。以。衆。至。與。鬼。相。角。如。獵。豺。狼。女。曰。御。馬。安。在。皇。帝。曰。
繫。馬。於。山。下。林。間。去。此。未。遠。有。侍。衛。之。人。候。我。於。半。道。女。卽。引。皇。
帝。前。行。至。一。山。徑。之。口。女。止。言。曰。陛。下。從。此。行。至。林。間。有。空。場。一。
片。中。有。大。樹。繞。過。大。樹。卽。可。至。堡。皇。帝。曰。我。意。挾。汝。而。行。女。不。聽。
翛。然。自。去。皇。帝。欲。進。色。佛。克。引。裾。留。皇。帝。請。趣。出。險。勿。淹。殢。於。此。
皇。帝。如。言。果。至。空。地。大。樹。參。天。樹。後。果。有。小。徑。遵。小。徑。直。上。高。原。
見。湖。光。受。月。通。明。如。鏡。皇。帝。至。此。少。息。脫。冠。自。拭。其。額。汗。笑。謂。色。
佛。克。曰。此。次。誤。聽。少。女。之。言。乃。至。勞。苦。然。頗。悔。之。且。吾。不。信。林。間。

之有黑恩。黑恩生時。距此已百年矣。尙有鬼耶。然先朝頗聞其言。且鬼鋒極厲。恨吾竟不之見。忽聞樹後有言曰。果如是者。請陛下回頭一視。皇帝斗一迴首。乃赫然見一高碩之鬼。頭上鹿角森然。皇帝曰。汝爲誰。鬼曰。我卽陛下所欲見之黑恩。今請皇帝至吾窟中。且皇帝爲堡中主人。我則林間之主人。皇帝斥曰。我實爲大地之主人。如是大權。孰敢與我分疆。而主且我爲保護聖教之人。惡鬼汝。且斂跡黑恩笑曰。陛下敢近我者。險且無藝。皇帝曰。汝敢抗我耶。我假上帝之靈杖汝。卽以杖叩黑恩。忽燐火大熾。黑恩卽隱。皇帝曰。願上帝佑我。忽角聲大動。鬼馬如雲而集。皇帝曰。地獄門開。鬼羣大出。卽謂公爵曰。爾勿恐怖。且依吾側。第一鬼近欲縛皇帝。皇帝叱曰。鬼狗爾。將何爲。鬼曰。吾進縛皇帝耳。皇帝大呼曰。叛

逆之鬼敢無禮。至是竟犯朕躬。胡不趣跪。鬼曰。暴主何力。乃能伏我。吾知黑恩不審。世有獨夫。皇帝曰。汝輩可至地獄。與黑恩同囚。言已。以杖擊馬上之鬼。立時仆地。則人而非鬼。餘鬼爭集而環攻。皇帝大呼曰。羣狗乃敢近我。此時有鬼。狗進噬色。佛克色。佛克拔劍。抵狗忽馬。上有加面具之人。呼曰。吾力保此。保西則毛更也。公爵擊之。以劍毛更墜。馬公爵蹴其胸。去其面具。視之。則毛更也。皇帝此時與一騎士戰。皇帝不勝。而蹴騎士。方以刀下。忽有一騎以劍擊此騎士。亦墜鞍。於是羣鬼及人。皆大奔。皇帝拭目。呼曰。救我者。其倭爾忒乎。汝何爲在此。不在巴黎。倭爾忒曰。臣留此。蓋欲復仇。皇帝曰。仇爲何人。倭爾忒曰。仇卽陛。下皇帝驚曰。今夕之事。汝爲之耶。且汝已入鬼黨耶。倭爾忒不答。尙挺劍欲刺皇帝。忽見有

一女郎跪於皇帝之前。言曰：願陛下赦此人。今夕之事主事不屬其人臣在林間見倭爾忒爲救主之人非叛逆人也。倭爾忒曰：然吾救皇帝非忠也。蓋欲自復其仇不假鬼手。皇帝曰：汝不聞倭爾忒自吐叛逆之言乎？卽謂倭爾忒曰：汝不跪者吾立斷爾頭。女曰：此人旣出陛下於危險奈何甘心於其人。皇帝曰：美伯漪何以至此。女曰：吾尾隨陛下至是陛下未之知也。皇帝曰：此時汝應自歸。卽謂倭爾忒曰：爾平日尙忠於皇家。胡爲一旦反常至是倭爾忒曰：陛下奪臣所愛故甘淪棄爲叛臣。美伯漪仍乞哀不已。皇帝曰：倭爾忒吾不審爾何所思然旣救我我亦赦汝勿治。卽謂色佛克曰：汝意云何。色佛克方以手扼毛更之吭答曰：臣至服陛下之大度。甚欲成全至德。倭爾忒旣能救駕然亦能不利於陛下請陛下。

曲赦其罪。皇帝曰。倭爾忒。吾決赦爾罪。今可趣赴巴黎。不然明日下獄矣。倭爾忒跪而親皇帝之手。皇帝不許。曰。候爾法國歸來。再行此禮。倭爾忒上馬且行。林間有聲呼曰。汝縱皇帝。吾不能縱汝也。此時皇帝謂美伯漪曰。吾心愛之人。汝離家既遠。胡不同我歸。堡美伯漪曰。臣女大父念臣女不已。不歸以慰老人。非孝也。皇帝曰。吾遣人慰爾大父不可耶。女曰。若此。則愈增大父之憂。不如歸面爲佳。女卽徐步下山而去。行時。皇帝曰。吾記性非佳。此時不曾問其父母。色佛克以劍指毛更奏曰。陛下胡以處此叛賊。皇帝曰。留之以刺取鬼中消息。因謂毛更曰。風狗。汝敢助鬼爲虐。毛更無言。皇帝曰。汝自述其黨鬼之罪。務詳勿略。毛更曰。但赦吾命。吾卽吐實。斗見黑恩立於其前。舉刀且下。顫極。皇帝曰。汝何所見。毛更。

不。能。答。皇。帝。卽。帶。劍。四。覓。一。無。所。見。言。曰。明。日。果。於。鬼。窟。中。得。一。
生。人。卽。縊。殺。勿。赦。而。樹。中。有。獰。笑。之。聲。皇。帝。趣。視。仍。無。見。乃。曰。汝。
輩。當。自。慎。後。當。知。吾。所。以。處。汝。之。法。鬼。復。大。笑。皇。帝。大。怒。以。劍。斫。
樹。色。佛。克。曰。陛。下。勿。更。與。鬼。爲。難。當。以。牧。師。正。法。治。之。語。後。復。聞。
鬼。笑。之。聲。皇。帝。無。如。何。也。忽。見。羣。騎。如。雲。而。至。皇。帝。呼。曰。寡。人。在。
此。而。騎。中。一。人。立。下。則。保。企。阿。也。皇。帝。曰。汝。以。馬。授。我。我。先。歸。汝。
輩。力。斫。此。樹。令。無。一。留。吾。隨。後。調。兵。至。此。助。爾。斫。樹。待。吾。兵。至。後。
全。屯。於。此。吾。明。日。自。來。無。論。林。中。何。人。遇。卽。擒。之。無。赦。保。企。阿。曰。
如。聖。旨。於。是。縛。毛。更。於。馬。上。而。歸。

第九節

毛更至後半旬鐘。色佛克引一牧師至毛更囚拘之所。色佛克謂

毛更曰。吾職分所在。不能不告。皇帝盛怒。將戶汝於堡中。以爲妖人厭戒。然並未欲泯爾靈魂。故以牧師爲汝懺悔。俾爾無永墜地獄之中。毛更曰。悔過一無益處。且吾亦不願禱告。牧師曰。吾兒汝似不可振救。想地獄之鐵繩已加汝頸。吾今以天上之手爲汝力脫此繩。毛更曰。幸勿絮絮。徒亂人意。牧師曰。凡人與鬼相親。國法及教門之法。汝當了了。毛更曰。燒殺乎。牧師曰。然。肉體雖焦。靈魂尙帶。卽謂色佛克曰。勲爵。吾仍當救其靈魂。吾意移此人於加忒之堡獄。吾另以牧師與之同坐。爲之禱告。至於遲明而止。毛更曰。神甫卽禱無益。牧師曰。吾兒吾決不謬。明日見汝時。想爾之惡力必不懵懵至此。色佛克卽發令。引毛更入加忒之獄。匆匆遂與牧師握手而去。牧師旣出。遂遇一牧師至。人極高碩。以物自纂其面。

初不了了。牧師曰。來者何人。來者曰。欲求吾師一事。弟子自邱爾。色禮拜堂來。在兵房中見一囚赴加忒。聞此人與鬼甚密。非歟。老牧師曰。然。來者曰。弟子聞今夕以人爲之禱告。乞吾師命我前往。弟子前從魔鬼中拔出兩人之靈魂。今此人授我當能使之超脫。老牧師曰。吾卽以是人授汝。果上天助汝。汝必能拔彼沈滯之靈魂。老牧師語時。此小牧師似暈。以手抵牆。少時而愈。謂老牧師曰。吾久不食。飢而少暈耳。今吾師卽遣吾行乎。老牧師如言飭之前往。堡門見爲牧師。卽遣視毛更。毛更已反翦臥於牆隅。衛兵謂毛更曰。狗茲有^乞牧師爲汝禱告。毛更曰。吾何須禱。斥其勿來。衛兵曰。吾引黑恩至汝。或大喜。然此牧師實則救爾靈魂。汝轉不悅耶。謂小牧師曰。吾願上天助汝成功。然此人極難喻。牧師此來不易也。

小牧師曰。請置燈於地。吾須臾卽能了此。燈旣置地。衛兵出。反鑰其扉。小牧師謂毛更曰。吾兒汝亦有悔乎。毛更他顧言曰。吾不。他悔。但恨黑恩不來救我。小牧師曰。吾果能救汝。汝亦信我乎。毛更曰。此言萬不能踐。爾輩教中人。毫無實際。小牧師曰。汝試就燈光。視我。我爲何人。毛更聞聲甚異。卽引目視之。曰。汝耶。蓋小牧師卽黑恩也。言曰。吾於吾黨初未食言。今欲令皇帝知我之權力。與彼相埒。毛更曰。今何能出此黑恩。曰。易耳。此間有暗門。門開。卽爲地洞。可以潛出。黑恩卽至牆上。按其機括。石門立開。黑恩以刀去毛更之繩。言曰。此路可獸行。以出路盡處。有機。按之。石門立關。一出。卽無。僨汝之人。間有崗警者。汝少避奔於樹林之中。然林間已屯有兵。衆萬不能前。可潛伏地洞中。少避之。毛更曰。汝將如何。鬼曰。

吾於此間。尙有勾當之事。汝可先行。毛更如言而出。黑恩閉石門後。下其冠簪。趣司獄者開門。司獄者問狀。黑恩曰。吾兒且發局入獄。吾自有部署。司獄如言。入獄以燈四照。曰。毛更安在。黑恩曰。行矣。司獄者曰。然則魔鬼引之行耶。黑恩曰。毛更此時已爲黑恩奪去。語已。藍光四射。黑恩之獰狀立於司獄之前。司獄大呼而仆。

第十節

司獄醒後。以黑恩啓皇帝。此時皇帝尙未寢。與二公爵坐談。聞言大怒。卽收此司獄之人下獄。斥責此老牧師。令二公爵以兵追賊。此時天將遲明。皇帝弗寐。勒兵向樹林而行。行可一英里。聞前騎言。左次林間。有馬鳴聲。卽遣大隊前撲。見有無數鬼騎。爲保金阿之兵所逐。下山而逃。皇帝麾衆迎擊。鬼騎中半屬生人。遂盡爲皇

帝騎兵所擒鬼則滅影以去保企阿啓皇帝曰此附鬼之賊如何處置皇帝曰盡縊殺之半句鐘中有二十賊尸懸於樹上皇帝曰此刑可以痛戒來者因謂保企阿曰汝如何縱黑恩下山保企阿曰臣不知其漏網而去此鬼公然入堡竊去毛更遂以僞牧師事告保企阿保企阿曰此實非人不能以治人之法治之皇帝曰黑恩不久必歸林間汝當窮搜其窟果捉得黑恩當得不次之賞皇帝語後引兵自歸保企阿聞言窮力索鬼不可得行至懸尸之所果見一黑馬立於樹下樹上一尸已落馬背保企阿見所懸尸已少其半遂縱馬入林然馬卽大鳴忽見一黑狗騰上馬似驅馬載戶而行者保企阿以一矢射馬馬立蹶黑恩向林陰而逃保企阿驅衆窮追見黑恩踴身越籬以遁衆毀籬追之見黑恩立一樹下

掄臂以示其勇。旋卽不見。保企阿見樹有巨腔。探首下望。不見有物去樹。可五六碼。有小洞。但可容一狐出入。保企阿以人守此洞口。飛騎告皇帝。皇帝是夕未睡。侵晨問左右。有無得保企阿消息。旣聞不得黑恩。卽大怒曰。我軍復敗耶。雖然盡斫此間之樹。吾亦甘心。卽下令集司林之人。以鋸至且聚火焚林。且令色佛克腦霍克二公爵及保羅備狗與馬。吾掣之行。衆如令行。迨皇帝食訖。遂啓行。皇帝以衆至保企阿所守之樹下。奏言未得渠魁。皇帝令斫大樹。皇帝親臨督責。衆益爲力少須。參天大樹立殞於地。皇帝下令燔樹。此時烈燄衝天。且縱獰狗入洞。狗入而復出。再驅卽不復入。保羅曰。焚之不死。狗無敢齶。蓋鬼物非狐狼之比。不能以兵力威之。而伊爾林登止保羅曰。陛下方盛怒汝之言。此益增其怒。

矣。潘林登曰。吾有一矢。經牧師所咒。來時。射之。保羅見一鵠。自他樹飛去。保羅曰。此鬼之前導。趣射之。潘林登果射此角。一矢立殞。然無他異。此時小洞經人挖而廣之。更縱二狗。狗不敢。入衆知無用。然皇帝仍不卽止。此時大樹已燼。卽樹根亦起。自土中。從根中下窺。一無所見。皇帝令人以土塞其洞。竊言曰。吾卽不盡塞其洞。盡燔其樹。而此鬼終必出。崇

商務印書館發行

校 精 樓 芬 涵

說

小

1

卷

燈下閒談	佚名	一冊二角
稽神錄	徐鉉	一冊五角
歸田錄	歐陽修	一冊二角
涑水紀聞	司馬光	二冊九角
東坡志林	蘇軾	一冊五角
九也筆記	蘇軾	一冊二角
紀聞	蘇轍	一冊二角
照新志	王明清	一冊四角
河南氏聞見錄	邵伯溫	二冊七角
邵氏聞見後錄	邵博	三冊九角
老學庵筆記	陸游	二冊五角
梁溪漫志	費袞	一冊五角
齊東野語	周密	四冊元角
史	王得臣	一冊四角

石林避暑錄話	葉夢得	二冊六角
澠水燕談錄	王闢之	一冊五角
珩璜新論	孔平仲	一冊三角
嬾真子	錄馬永卿	一冊一角半
東原	錄龜鼎臣	一冊二角
青箱雜記	吳處厚	一冊一角半
投轄	錄王明清	一冊二角
隨隱漫錄	陳世崇	一冊二角
腳氣	集車若水	一冊二角
鶴林玉露	羅大經	一冊五角
下 列 四 種 不 日 出 版		三冊
堅	洪邁	洪邁
漫三支	洪邁	洪邁
鈔志	趙彥衛	趙彥衛
雲夷夷		

商務印書館發行



消遣之法甚多。而以小說爲最宜。當閒居無事。手此一編。別新穎之事實。奇異之叢談。以及世界異聞。古今軼事。無不可以資探討。而增興趣。本館出版小說。有數百種。千餘冊之多。宗旨純正。文字條達。尤足資公餘之披覽。就中名家傑作。尤居多數。其價值無待贅言。茲將種類略列於下。

林譯小說	舊小說	新小說	說小本小說	說小本小說	說小本小說	說小本小說
五十七種 九十七冊 零售三十七元 全部十六元	○○風行海內 ○○有志文學	○○上溯漢魏 ○○下迄晚清	○○歷史科學 ○○可助常識	○○舟車旅行 ○○內容精美	○○社會家庭 ○○兼及言情	○○說部大成 ○○餘部
○○定價六元 ○○尤宜速購	○○上溯漢魏 ○○下迄晚清	○○說部大成 ○○餘部	○○歷史科學 ○○可助常識	○○舟車旅行 ○○內容精美	○○社會家庭 ○○兼及言情	○○說部大成 ○○餘部
○○歷史掌故 ○○低廉	○○上溯漢魏 ○○下迄晚清	○○說部大成 ○○餘部	○○歷史科學 ○○可助常識	○○舟車旅行 ○○內容精美	○○社會家庭 ○○兼及言情	○○說部大成 ○○餘部
○○歷史掌故 ○○低廉	○○上溯漢魏 ○○下迄晚清	○○說部大成 ○○餘部	○○歷史科學 ○○可助常識	○○舟車旅行 ○○內容精美	○○社會家庭 ○○兼及言情	○○說部大成 ○○餘部
○○歷史掌故 ○○低廉	○○上溯漢魏 ○○下迄晚清	○○說部大成 ○○餘部	○○歷史科學 ○○可助常識	○○舟車旅行 ○○內容精美	○○社會家庭 ○○兼及言情	○○說部大成 ○○餘部
○○歷史掌故 ○○低廉	○○上溯漢魏 ○○下迄晚清	○○說部大成 ○○餘部	○○歷史科學 ○○可助常識	○○舟車旅行 ○○內容精美	○○社會家庭 ○○兼及言情	○○說部大成 ○○餘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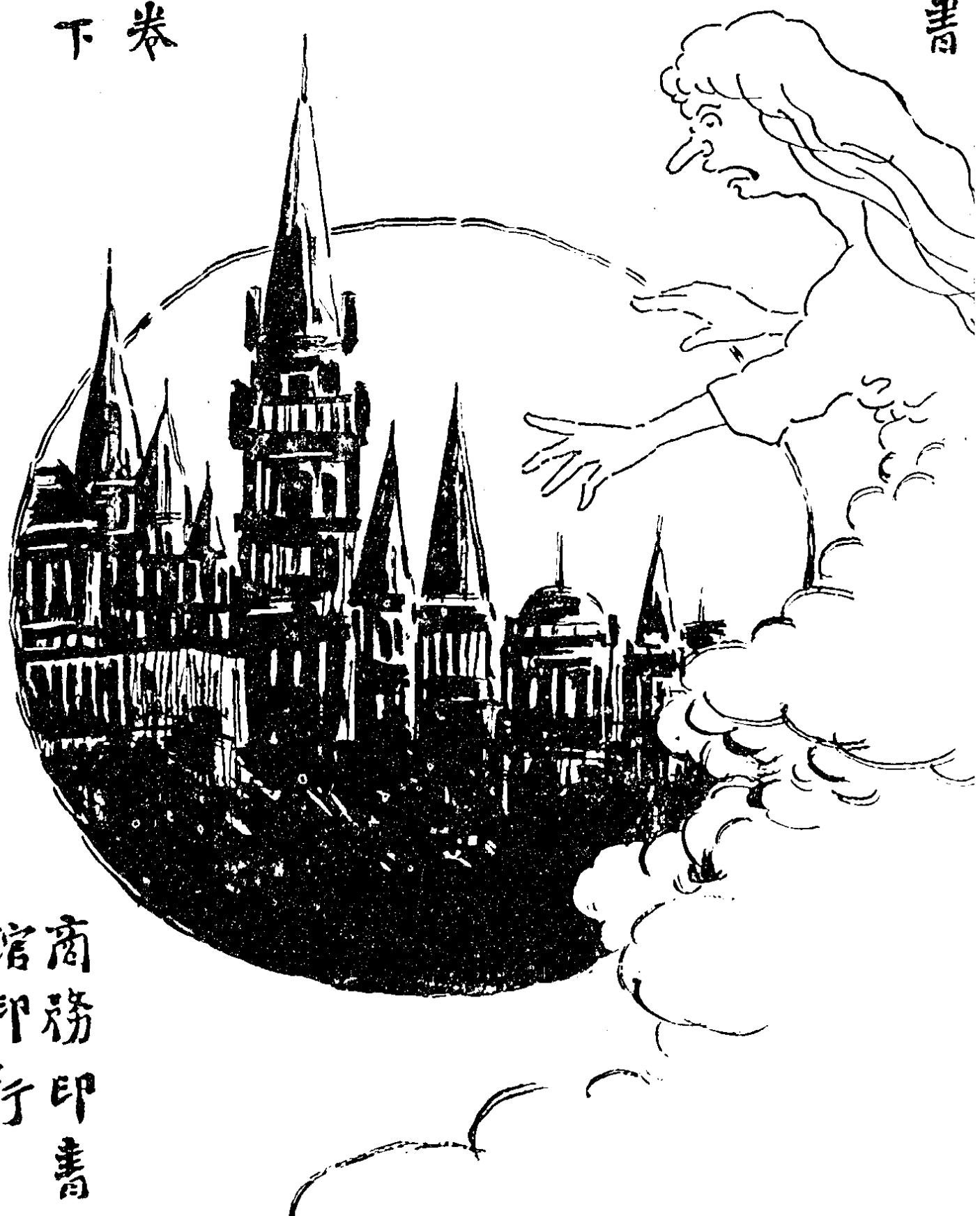
說部叢書

第四集

第六編

席鬼犯蹕記

下卷



商務印書館印行

厲鬼犯蹕記卷下

第三章

第一節

皇帝居堡經月。卽歸倫敦。凡六禮拜。復至此堡。此時皇帝離婚之事。衆心不然。而寶梨瑩尤屬新教之人。衆尤弗善。幸未肇亂。而法國及羅馬教皇尤怒。且西班牙聞凱得琳將廢。則尤不謂然。以皇后卽西班牙公主也。六月十八號。皇帝欲派大臣定離婚事。皇帝於前一日同寶梨瑩至武英佐。不欲聞判決之辭。堡中人民雖不悅離婚事。然仍貌親皇帝。惟寶梨瑩一至。衆皆涕唾。不以爲然。皇帝見狀不悅。至堡之時。雖言笑如常。然心至焦灼。是夕秉燭治事。

且宣保企阿隊長至堡。保企阿至時。皇帝曰。吾前此囑爾斡旋美伯漪事。如何。保企阿曰。臣奉勅至林屋得家。而美伯漪仍與大父同居。皇帝曰。其美如前乎。保企阿曰。臣爲第一次所見。想無更美。如其人者。皇帝曰。吾深信其美。前此機務交臻。故不及憶。今日至堡。不禁思及玉人。汝以明夕以美伯漪至堡。保企阿曰。一如聖諭。皇帝曰。吾視爾面似尙有所欲言者。保企阿曰。想陛下或未忘黑恩之黨人。皇帝曰。今茲死者復生而爲盜耶。保企阿曰。死而復生。初未之聞。然黑恩見形。臣已數見之。恒有司林之人爲鬼所震。且沿途狙刦。民不堪其擾。皇帝大怒曰。俟吾離婚事楚後。卽悉心治此惡物。保企阿曰。臣祈天祝陛下成功。唯臣意以爲必得教堂之人助力。不能以兵力臨之。皇帝曰。汝言亦近似。唯余無迷信之心。

保企阿曰。臣甚疑林屋得老司林。亦爲鬼黨。卽海甲。孫亦黨中之人。皇帝曰。汝胡不執其人。保企阿曰。未得聖旨。胡敢妄自取人。且臣欲取海甲。孫必連坐。林屋得一取林屋。得則驚及陛。下寵眷之人。故未卽動。皇帝曰。今夕以人取海甲。孫並林屋得至此。窮閉一室。待余詳詢其底蘊。保企阿遂爲禮以行。且曰。陛下之意。臣謹違行。遂去。皇帝挾寶梨瑩。同至禮拜堂行禮。禮畢後。皇帝將出。有閻者入。言外間有一女子。加面粧。欲面陞下躬。自陳奏。皇帝曰。女子何來。又安在。閻者曰。在禮堂休息室中小坐。賤臣告以此非面聖之時。然來意甚堅。臣不能不冒死爲之陳奏。此閻者所以敢如是者。以此女賂以金戒。指貪而忘險。故昧死而前。皇帝曰。佳。吾往視其人。卽令寶梨瑩少卻。自至休息室視此女。則皇后凱得琳也。長

跪。於。地。不。起。皇。帝。大。呼。而。起。皇。后。則。引。皇。帝。之。衣。弗。釋。悲。涕。而。言。
曰。陛。下。且。聽。臣。妾。數。言。皇。帝。扶。而。起。曰。汝。當。以。簡。語。勿。過。絮。絮。皇
后。仍。跪。親。皇。帝。之。手。曰。臣。妾。爲。陛。下。法。律。中。之。配。且。忠。事。陛。下。久
矣。皇。帝。曰。汝。仍。不。起。耶。良。不。類。西。班。牙。之。種。人。皇。后。因。起。立。曰。誠
如。聖。諭。然。吾。意。終。不。願。起。欲。待。奇。冤。白。時。方。敢。起。侍。陛。下。皇。帝。曰。
汝。來。大。誤。令。余。難。堪。汝。當。防。吾。不。得。已。時。將。以。不。情。之。法。律。相。處。
后。曰。舍。兩。侍。者。外。無。人。知。臣。妾。至。此。不。足。爲。陛。下。之。辱。帝。曰。汝。能
如。此。甚。佳。然。尙。須。以。簡。語。示。我。無。多。詞。費。后。曰。果。臣。妾。語。鈍。幸。陛
下。曲。赦。其。罪。臣。妾。悲。哽。無。倫。從。古。以。來。身。處。宮。中。者。萬。無。淒。涼。至
此。且。二。十。年。身。事。陛。下。未。有。過。失。今。蒙。奇。辱。至。此。真。古。今。未。有。之。
事。帝。曰。汝。來。欲。申。申。署。我。者。我。卽。引。身。他。出。后。悲。曰。臣。妾。非。敢。冒。

犯天顏。惟情有所鍾。不能不吐誠款。乞陛下以大公爲懷。勿使臣妾陷於極地。以成聖明之累。卽陛下不肯憐。妾亦當憐。我幼女爲陛下所生之兒。帝曰爾勿絮絮。爾之境遇固屬可憐。然我當時偶爾似屬過舉。今欲自懲吾過。不能不與爾分析。后曰陛下逐妾而偶寶梨瑩。此獨非陛下之過。果遂其欲。決可如願。矧臣妾荏弱不足以回天聽。卽國人亦不過持公論。以批逆鱗。離婚之事。決成寶梨瑩之冊。立亦屬必然之事。然臣妾私決寶梨瑩。必不能終事陛下。皇帝大笑。后曰臣妾料寶梨瑩必不安於室。將貽羞於陛下。彼一心離間人之配偶。而便其私。則此人豈有公道。無公道又安有忠心。皇帝曰汝勿多言。且怨瀆之言汚人亦太甚。后曰此非太甚。臣妾敢質言。果冊立寶梨瑩。後來悔且無藝。此非臣妾之私言。亦

臣妾忠君之本分。帝曰汝之所言盡於此乎。后曰尚有未盡之言。蓋二十年中夫婦愛情至今尚有餘緒。至於今日而止。迄明日衆議一決。則臣妾之心碎矣。帝曰何也。汝卽退位。尚可逍遙以終遲暮之年。后曰臣妾生爲皇后。卽死亦必在宮中。所謂餘年正無幾耳。今請陛下質言示臣。陛下是否爲寶梨瑩所愚。帝曰此人安能愚我。后曰果此人愚陛下者爲陛下所覺。亦如臣妾之離婚乎。帝怒曰此決無其事。果有者必置之斷頭架上俟。后曰請陛下予臣以手相引。以爲後來之證驗已。而帝后果引手。后曰臣妾必勝然雖勝固已嗔矣。帝曰此特妬心所激。非必有其事。后曰陛下此非臣妾之心。臣妾爲西班牙公主。安能與此苟賤無恥之寶梨瑩行妬。帝曰不妬亦佳。然言止於此矣。后曰尚有餘言。試思臣妾得侍

皇躬非太上皇帝所欽定耶。且亦臣父先皇所許。兩姓皆衷。法律而成立。陛下胡能自引爲過。帝曰。此等語可至審判委員會中。自陳后回臣明日必極力與辯。明知不勝亦拚死爲之。帝曰。旣知不勝。何辯之爲。后曰。非好辯也。爲陛下令名爲祖宗家法爲幼女無依勢在不能不辯。果臣妾被辱不言亦忝爲二十年中宮之女主。且陛下與臣妾離婚。臣妾決不甘心。卽寶梨瑩亦不能爲法律中之良配。帝曰。吾知爾固執不化。今可上其面。羈趣行此間。非爾所駐足之地。后曰。知之然吾平日所心愛之夫主。從今永訣矣。帝曰。汝面羈安在。汝不聞外間有足音耶。因向外呼曰。來人勿前后卽羈面且行。而寶梨瑩已突入曰。吾來得母中隔陛下之愛情乎。帝卽引寶梨瑩之臂曰。爾隨吾行。寶梨瑩曰。吾決不行。請問陛下此女。

爲何人陛下平日疑我有外遇今我亦以內遇還疑陛下前此至
堡時湖上有美女美伯漪與陛下有情今果珊珊來耶陛下不許
吾言吾不能奉詔必欲一吐其款曲帝曰情人勿妬且隨吾行寶
梨瑩曰吾必逐此女出門吾方隨駕而行皇后大怒曰賤婢汝安
能逐我出此門中寶梨瑩大驚曰此爲何人帝附耳曰此人宜避
寶梨瑩曰此爲皇后乎后固然卽去面囂曰臣妾一刻尙踞中宮
者請陛下逐此賤婢聽臣妾自行帝謂寶梨瑩曰汝可先行寶梨
瑩凝立不動后曰聽之留此敢信其必自慚唐突陛下亦勿行但
問長公主馬利亞在法國時寶梨瑩於長公主之前所執何役更
問寶梨瑩前此與倍西勳爵曾否有情更問其人是否與倭爾忒
爵士有瞞臂之盟寶梨瑩曰此均讖語一無所憑后曰請陛下後

此逐日當心勿貽陛下以難滌之羞可也汝今日離間吾之恩愛無論成功與否吾敢以天理證爾之罪惡吾日日禱天趣爾自卽於負慚之地想吾去死之期不遠當叩籲上帝與爾對簿於御前寶梨瑩恨極欲暈卽曰陛下速扶吾行此等顛狂之狀令人怖慄不止后引其臂曰汝罪狀未盡吾尙欲宣布爾辜汝自分志得謀成中宮之位旦晚屬爾然冕加爾首時防與爾之頭顱一時同墜寶梨瑩曰請陛下扶我外出后堅引其臂曰必竟吾言汝敢潛逃者吾將隨爾白之大衆之中因切齒謂皇帝曰陛下試觀寶梨瑩之面見彼仇家乃畏葸至此非其中餒乃至是耶寶梨瑩大哭帝曰汝自尋苦惱不其愚乎后曰彼果量已審分亦萬萬不敢吐喙啖之聲賤婢汝聽之皇帝後日與汝離婚時想爾悲懷當甚於今

日。以。汝。假。面。目。已。爲。陛。下。所。知。後。此。爾。之。奸。謀。陛。下。必。加。省。察。汝。
技。且。夕。窮。矣。寶。梨。瑩。仍。哭。不。止。后。曰。汝。後。此。視。受。代。之。人。亦。猶。我。
之。恨。汝。然。汝。他。日。必。負。罪。而。廢。萬。不。如。我。之。自。如。到。被。罪。時。汝。始。
知。吾。所。受。之。苦。均。爾。所。造。彼。此。平。心。印。證。則。自。知。造。孽。之。深。語。後。
謂。帝。曰。陛。下。已。與。我。引。手。爲。定。矣。果。此。女。後。來。負。罪。陛。下。當。踐。言。
立。斷。其。頭。且。欲。在。寶。梨。瑩。之。前。再。與。臣。妾。引。手。以。證。帝。曰。可。寶。梨。
瑩。果。如。是。者。吾。必。如。皇。后。之。言。是。後。稱。皇。后。者。寶。梨。瑩。曰。陛。下。何。爲。
竟。出。是。言。帝。曰。我。已。前。許。皇。后。矣。后。曰。寶。梨。瑩。汝。當。凜。凜。後。此。果。
不。自。檢。當。知。寡。人。之。有。先。見。想。爾。受。罰。之。時。吾。或。不。見。當。在。上。帝。
之。前。見。爾。自。搖。首。級。而。來。寶。梨。瑩。喘。息。言。曰。此。言。大。過。乃。立。暈。於。
皇。帝。之。懷。中。皇。帝。怒。謂。皇。后。曰。爾。行。爾。氣。殺。此。人。矣。后。曰。寶。梨。瑩。

雖暈不久卽醒。當力振其精神。害我因而自害其身。今願上帝保佑陛下。遂上其面。囂而出。帝防堂中人生疑。因力呼寶梨瑩蘇醒。已而果醒。旣醒而哭曰。此似噩夢。可怕已極。想陛下或不赦我。且請立誓。皇帝曰。爾但忠心。卽無他虞。目下戚戚。又何爲者。寶梨瑩曰。防陛下時時疑我。帝曰。此自在爾之行爲能謹與否。吾今微悟。凱得琳所言。或有真際。寶梨瑩曰。吾敢矢誓。與倭爾忒諸人頗形脫略。非有他也。自陛下見寵以後。吾於此等猶之暮靄。如陛下則初陽。溫燠。胡能戀彼黃昏。至皇后所言。我侍陛下於凱得琳。殊有罪過。自防卽以此受罪。帝曰。汝亦無罪。蓋我之離婚本屬公理。且屬要圖。卽不與爾結婚。而凱得琳亦在必離之例。過誠在我。不與爾也。寶梨瑩曰。得陛下言。吾心略喜。且陛下恩深。我之美貌亦形。

甜蜜。此身永永屬陛下矣。言次忽爾變色。帝曰。汝心尙何杌隉。寶梨瑩曰。吾於窗外見黑眚大率鬼物晝見也。帝曰。此神經之病。今且歸息。寶梨瑩曰。後此有人讒我者。乞陛下容我力辯。我實愛陛下。不復更愛他人。帝曰。吾信汝也。遂扶寶梨瑩出禮堂而去。

第二節

帝旣歸御書房。坐覽章奏。至於薄暮。覺屋中奇熱。則開窗收取空氣。瞥見電光。帝卽出門觀雨。時堡中已十二句鐘。夜已午矣。洞黑一無所見。崗兵進問。帝曰。朕也。崗兵曰。此時遇陛下。直意料所不到。風雨至猛。迅瞬息且至。願陛下自衛聖躬。帝笑曰。吾無所懼。汝赴門洞之中。此間讓我小立。正於此時。霹靂一聲。儼同地震。皇帝夷然徘徊於門外。雷聲止後。有怪聲突發。就電光中。見一黑衣之。

人。手執鐵繩曰。我黑恩也。皇帝自謂已滅我乎。帝曰。惡鬼汝何所欲。而來見我。黑恩曰。特來奉訪。想此疾風。慙雨。迅雷中。但有爾我。能外出遊涉。享此清福。蓋我深喜霹靂。以爲雅樂。電光之來。卽爲美女之跳舞。帝曰。惡鬼趣歸地獄。鬼曰。皇帝固有力。然不能御我。蓋爾心常蓄惡念。曾常人之不如。故不能以正驅我。然汝旣犯大罪。全無正氣。禦我。我故常常見形待爾。臨死之前三日。我仍來侍汝。皇帝大怒。曰。汝敢以惡言抵我。鬼笑曰。不寧惟是。尙有他言。汝之生涯。直有汚血加爾身上。汝所愛之人。苟觸爾之怒。首領立時。不保。蓋汝之愛情索命之愛情也。吾爲寶梨瑩計。寧與儉父同居。尙能自聊其生。若汝直嗜殺之獨夫。胡稱良匹。卽他女亦然。皇帝曰。汝何爲謗及無辜之女。鬼曰。汝後來當自知之。汝嗜殺成性。後

此結果亦多凶而少吉。卽今日幸生直行戶而走肉迨爾死後。凡經爾所斥爲狗者。將爭執吮爾之血。皇帝於雷聲中聞鬼語模糊。不能別鬼語。後電光大撤。皇帝目瞇。鬼亦不見。

第三節

此時湖上風雨。一如堡中。美伯漪則長跪禱天。佑其祖父林屋。得聞雷亦懼。然不禱告。但據榻不樂。女曰。大父胡不禱告。方吾在禮拜堂時。每遇迅雷。吾師恆令跪禱。今大父胡爲默默。老人曰。吾不畏。何事禱告。女曰。不畏何由變色。老人怒曰。孺子自慎。攝其心可爾。疾風暴雨。胡能持久。時屋頂有硫黃之氣。女曰。願聖母恩庇。吾已聞有硫黃之氣。電及吾廬矣。老人走出門次。曰。電氣果及茅茨之上。女此時亦勉強出門。見毛更及海甲孫力救茅檐之火。女

出時毛更初未之見已而火熄女歸甚盼老人與之同入少須聞湖上有盪槳聲則老人與毛更已向湖行海甲孫則跨黑馬從之女大驚而暈醒後風雨已息天已遲明女至門外望湖而舟仍未歸已見湖上潮平心中帖然然倦甚乃入室假寐醒時已交中午因憶及保企阿傳言皇帝宣召赴堡惟老人允保企阿時言皇帝果見召者必以堪藍忒同行是日五旬鐘堪藍忒至高而碩爲中年人所衣爲司林人然初未攜畫角及獵刀但持一棒女初猶豫六點時乃與堪藍忒同行天氣晴穩至大樹之前毛更忽跳躍而出遮女去路其狀甚悍呼女曰美伯漪吾延候已久汝今隨我面爾祖父女曰大父未嘗命爾迎我卽有是命吾亦不能與爾偕行堪藍忒呼曰此人非毛更耶毛更如不之聞卽曰美伯漪趣從我

美伯漪不答。堪藍忒曰：吾不許汝挾美伯漪而去。且汝爲皇帝罪人。此命已非汝有。汝趣從我爲我囚拘之人。毛更笑曰：汝欲執我。非有三倍之力不能得我。美伯漪吾用爾祖之命掣爾同行。堪藍忒敢阻我者請其留意。堪藍忒曰：狗敢犯乃公耶。卽出棒擊之。而毛更亦拔刀相向。適於此時堡中騎隊至矣。毛更見騎至逃入林間。而保企阿已率衆至。保企阿聞堪藍忒言。卽以騎入林取毛更。於是女及堪藍忒向堡而行。去堡可里許。而保企阿已縱馬而至。言不得毛更。乃先以馬入堡啓皇帝。二人至時。保羅及潘林登出迎。數語後。卽領美伯漪入。

第四節

保羅引二人先至廚次少候。廚中極廣。中有巨案。環坐五六守衛。

之兵。並御廚之書記。尙有司舟之人。及磨拭刀砧之人。共食海味。且飲酒。其旁有意大利歌者羊伯洛。又有弦人藍馬利諾。能爲百戲。並觀星象。此二人立而不坐。而哨毛司者。則與廚官曠登作雅謳。曠登之旁有胖婦知巴拉。及司酒之人遮克。遮克之旁有二狗。哨毛司見女至。則與之鞠躬爲禮。曰天下麗人。宜受吾輩歡迎。徧謂諸人曰。衆意同否。衆咸同聲。曰竭誠歡迎。中有守衛之兵。曰質言此女果極世界之美麗。磨刀砧之人曰。此宜皇帝之心。醉須知。此美人之顏銳如利鏃。足以貫入人心。司舟之人曰。美人如輕舟。容與水上藍馬利諾曰。美人如敷仙藥。故顏色煥發異常。羊伯洛曰。吾願將美人佳處。編爲雅歌。歌爲皇帝侑酒。復有侍書記之傭婦。言曰。吾觀此女譽者似過其實。書記曰。如爾所言。尙不及汝耶。

傭婦退立曰吾實無此意曠登曰請女郎恕我吾今日憊甚不能起迎今欲少進食物耶卽謂其妻知巴拉曰汝胡不勸女郎進食知巴拉曰然卽謂女曰汝何須吾此間食物夥唯意所擇女曰吾初不飢知巴拉曰此違背規則須知凡客至此必飽食而去女笑曰吾胃非佳知巴拉曰吾不復敢強但能小飲一杯於遠行至此亦不爲無益保羅曰吾爲斟之哨毛司曰請汝觀皇帝司廚之狗此狗實簡在上心而狗旣親愛陛下亦互相愛終日未嘗離羣曠登曰哨毛司言然此狗一名荷伯一名那伯那伯旋燻肉之架則荷伯必伺其倦而代之且同牢而食同器而飲吾前此力分之則狂吠不已吾不得已而復合之此有趣之事女郎不宜不觀卽授餅於那伯曰汝與荷伯分啖之那伯聞言以口啞餅與荷伯對嚙

果各分其半。女方大獎此狗。忽見潘舒入廚。駭然顧美伯濬。又顧哨毛司。哨毛司曰。潘舒汝來何爲。吾以爲汝方與爾之居。停主人同議廢后之事。潘舒曰。然。吾今日已隨主人至此。哨毛司曰。議定乎。皇后果退位乎。汝試言之。此時廚中人爭凝目傾耳以待。潘舒曰。吾渴極矣。趣取酒飲我。飲後言曰。諸君且坐。廢后事數語卽了。法庭停訊三日。候皇后覓辯護之人。哨毛司曰。延擋三日。爾主人之陰謀也。吾若爲皇帝者必有法以處此。潘舒怒曰。鼠輩何法處我主人。哨毛司曰。吾力能抄爾主人之產。散其羽黨。但留爾一人足矣。潘舒曰。此語吾必告吾主人。爾當留意。爾背勿受鞭箠。哨毛司曰。吾不畏爾。主吾尙未啓陛下。以爾主人酒瓶中之物。時皇帝司酒之人遮克問曰。瓶中何物。哨毛司曰。吾前在漢登宮中。潘舒

忽引我至其主人藏酒處浩飲。當此之時。言酒味絕佳。已而傾酒不出。累試皆然。吾以椎微擊酒瓶中。非流質。揭而視之。汝謂何物。衆大笑。互猜。潘舒欲止其勿言。哨毛司曰。瓶中非醋。非水。一一皆金條也。且每一巨桶中藏一萬鎊之金錢。衆聞言。愈笑。潘舒曰。諸君勿信其言。言皆臆造。質言之。哨毛司飲麻目司美酒。醉眼模糊。致有是誤。哨毛司曰。吾啓皇帝請其檢查。則水落石出矣。因謂藍馬利諾曰。足下精戲術。點石成金。非真金也。若潘舒主人瓶。箭之金。則大有價值。潘舒曰。妄哉。妄哉。果吾主人酒窖中有是物者。請斬吾頭。哨毛司曰。頭且未斬。先去爾冠。卽取潘舒之冠。加己冠上。衆復笑。曠登曰。吾笑欲死矣。潘舒怒曰。吾冠固可笑。然汝加二冠。彌復可笑。後此移此冠。以加陛下冠上。不成爲兩俳優耶。哨毛司

曰。吾敢問諸君。彼此誰愚。今潘舒敢在御廚中出大不敬之言。以
嫚陛下。此非至愚之人。不知罪罟。且臨頭耶。正於此時。人言皇帝。
臨廚次矣。

第五節

美伯漪聞皇帝至。驚而變色。已乃漸復其初。二頰絳如玫瑰。潘舒。
自知有罪。以目視。哨毛司請其勿言。卽曠登亦以目止二人。俾勿。
過於謔浪。皇帝以倭爾瑟歸堡。言停訊三日。心滋不懼。將往尋寶。
梨瑩。道遇保企阿。言美伯漪已至皇帝。大悅。卽挈保企阿及內臣。
數人至御廚之內。入時衆皆垂首。不敢正視。皇帝以手承美伯漪。
之額。且附耳作數言。遂行近潘舒。哨毛司立處。皇帝曰。流氓到此。
何爲。哨毛司曰。臣亦請問陛下。到此何爲。皇帝坐曰。吾臨觀廚次。

耳。卽謂狗曰。荷伯那伯兩流氓。汝之可愛。固不改前狀也。謂曠登曰。汝可以肉伺狗。衆仍各執其事。不然。以我之故。吾膳不及備矣。謂哨毛司曰。汝似欲有言。趣言之。哨毛司指潘舒曰。此流氓並其主人咸有罪。臣欲憇之陞下。皇帝曰。潘舒侮汝耶。果言逾其分爾二人可以劍決鬪。分其曲直。勿累朕躬。哨毛司曰。此非臣之私憤。以潘舒敢在衆人之前出大不敬語。且告其主人。在漢。登宮中藏無數金鎊。咸得賄賂而來。此金本宜屬諸大藏。不宜私有。皇帝曰。爾言果屬實者。此金宜歸大藏。哨毛司曰。臣請一一陳奏。遂奏。倭爾瑟之罪狀。皇帝驚曰。果有其事耶。潘舒長跪曰。哨毛司之言無一實者。唯臣與之飲酒爛醉。此爲實事。至參臣戲侮陞下。非臣本懷。以彼逼臣過甚。乃無心吐此謔語。皇帝曰。倭爾瑟藏金事。吾卽

查。抄爾二人之爭可各執貯麪之囊立案上互提定其勝敗於是衆請查巨案曠登卽取貯麪之布囊囊尙有剩麪分授二人二人各執一囊彼此互提皇帝大笑初鬪時潘舒用二手力舉此囊提哨毛司哨毛司疾避而潘舒突前幾仆於地幸但坐巨案之上哨毛司卽舉囊立提其背潘舒強起以麪囊撲哨毛司囊破穢屑紛落哨毛司面上而哨毛司亦以穢屑撒潘舒之面潘舒蒙穢目幾爲盲廚中人亦不恤皇帝爭失聲而笑狗亦大嘵皇帝曰汝二人工力悉敵吾不能分其勝負可更實力格鬪於是二人復鬪皇帝笑不可仰而此二狗亦幾欲登臺助戰此時二人之囊盡破穢屑四飛如白霧皇帝曰二人勝負不能分矣保企阿曰臣願哨毛司勝曠登曰臣願潘舒勝蓋潘舒此時微據勝著皇帝忽見一人自

案墜。皇帝曰。敗者誰耶。潘舒曰。墜者臣潘舒也。而哨毛司旣勝。卽自案上下。踴。皇帝笑曰。潘舒趣滌其面。汝已受罰。前此侮我之言。肆赦勿治。皇帝語後行近美伯漪。曰。此間人待汝厚。猶我同色佛克至爾家時。擾汝不少也。女笑曰。臣女所欲得者。已盡有之。皇帝謂知巴拉曰。廚夫人吾以美伯漪與汝。後來爲我宮中供奉之女官。美伯漪曰。承陛下厚寵。然臣女明日當歸。依大父於窮檐之下。皇帝曰。勿行。且爾大父已入吾堡。美伯漪曰。固耶。臣女甚望臣之大父。勿觸聖怒。皇帝曰。吾望爾大父能自辯析其辜。以老人近與叛人。微有嫌疑。之可議。女聞言大驚。憶及大父與毛更同行之故。卽變其色。皇帝曰。但得爾大父言賊之所在。則老人無事矣。謂知巴拉曰。此女明日令往侍紫羅於宮中。皇帝語後遂出。知巴拉見

美伯漪啜泣。卽飲之以酒。曰。爾勿怏怏。若大父必無恙。以帝心方悅汝也。女曰。吾愛皇帝在吾家時。弗悅皇帝。在此間。以天威臨我。知巴拉曰。汝勿介介在衆目中。皇帝不能加意於爾。質言之。皇帝果不悅汝。卽汝生平之厚幸。女垂首不能答。知巴拉曰。吾甚悅汝。進侍紫羅。紫羅不惟貌美。而亦心慈品高。吾今且談紫羅之軼事。太子雷止蠻至重紫羅。顧紫羅不悅。惟悅少年西爾雷。後此二人。因紫羅之事。彼此比劍。皇帝大怒。下西爾雷獄兩月。女含淚曰。吾甚憐西爾雷。而願進侍紫羅女士。知巴拉曰。吾聞西爾雷長日讀書作詩。下獄亦不爲苦。似此少年。乃嗜詩如命。想爲倭爾忒爵士所霑染。女曰。彼與倭爾忒爲知交乎。曰。前此西爾雷與雷止蠻交情較篤。今則爲情敵矣。且爾見倭爾忒乎。女曰。曾一見之。知巴拉

曰。吾聞此人未至巴黎之先。留戀林間。與黑恩爲伍。此特飛語。不足深信。女曰。倭爾忒歸乎。知巴拉曰。決不能歸。卽歸亦不能聽之。至堡且低聲語。女曰。皇帝方妬倭爾忒。以倭爾忒前此曾愛寶梨。瑩積不能平其遣使法國特遣戍耳。女曰。吾亦疑之。唯心中頗憐其人。與西爾雷之無辜。知巴拉曰。汝之屬意皇帝。吾亦將爲汝痛惜。二人對語時。衆方治飯食後。衆聚談黑恩之事。司賬者請一一敍述黑恩靈迹。衆聞言爭集司賬之前。傾耳以聽。

第六節

司賬曰。此一百五十年前。李卻第二御宇時。有司林者。名曰黑恩。在同伴中最爲有才。皇帝極寵眷之。及皇帝行獵時。每次必挾黑恩。已而黑恩恃寵而驕。爲同儕所嫉。顧進讒輒無效。而黑恩之寵

愈固。一日皇帝與沃司堡勳爵同獵。追一走鹿。及於林際。鹿止。以角觸皇。帝幾幾近。皇帝之胸。黑恩趣救。被創。顧雖負痛。仍以刀斫鹿頸。立斷。皇帝問黑恩創重否。且問何欲。黑恩曰。乞陛下賜一窀穸之地。臣負創至劇。且死。皇帝曰。汝決不死。吾以良醫治汝之創。黑恩曰。無論何醫。臣疾恐不救。皇帝曰。萬一爾創果愈者。吾以爾爲司虞之首。領年賜二十金錢。果死者。必以牧師爲爾。誦經。黑恩曰。至感天恩。唯誦經勝。於賜金。黑恩此時已昏。不省人。卽吹角集衆。而黑恩之同伴。僞爲悲傷。而中心則樂。其死。皇帝謂諸人曰。黑恩至可憐。時有古路克者。對曰。臣思不如速令其死。以免痛楚。皇帝曰。彼救我者。何爲殺之。果能治黑恩者。必予以重賞。語時有一人。馳黑馬至。曰。臣能立起此人。皇帝曰。爾爲誰。騎士曰。臣亦司林。

之。人能起死而回生。皇帝曰。吾觀爾之技。似不止能醫。且精於獵。吾尙憶爾曾盜我鹿脯。古路克曰。此人甚似希虎。曾犯重刑。騎士曰。吾非希虎。蓋阿司威克也。古路克曰。汝自云司林之人。吾何以久久未晤汝面。騎士曰。吾恆見爾。爾特不見我。爾言曰。此人不生。吾殊不爾。但皇帝能厚賚我者。我必能起其人。皇帝曰。但能使此人不死。不惟厚賚。且赦爾前眚。騎士曰。可。即以刀斫鹿頭。令加黑恩。頭上衆人咸以爲異然。皇帝堅信不疑。果令諸人以鹿頭加黑恩。之項。加後。騎士曰。一月之中必愈。然臣須長日照料其身。今請畀黑恩。至臣圍焦之內。皇帝麾衆行。阿司威克之言違旨者死。衆果畀黑恩。至阿司威克草舍之中。行次。古路克謂阿司威克曰。吾決信爾爲希虎。阿司威克笑曰。此何必言。吾已得赦旨矣。古路克

曰。待病人愈後。始實赦爾。對曰。我自任之。古路克曰。吾惜此鹿。不能觸死黑恩。尙微微留此殘喘。阿司威克曰。吾亦知爾恨彼。唯吾果遂爾願。爾以何物酬我。古路克曰。但有以肥鹿奉餉。且允爾來竊鹿脯。阿司威克曰。吾果能爲爾復仇。汝可允我以事乎。古路克及衆爭答曰。果爲力所及。必允無疑。阿威司克曰。吾不能失信於皇帝。必令就瘳。唯徇衆意。使黑恩失其長技。古路克曰。然爾之言。此爾已鬼矣。阿司威克曰。無論人鬼。唯既立約。必如約以行。汝今且歸。黑恩吾自治之。衆人果散。一月後黑恩果至面皇帝。皇帝賜以一囊金錢。並賜銀製之角。即以黑恩爲司林之長。又賜以金練。黑恩居堡中。可一禮拜。皇帝復命行獵。然黑恩騎射之力俱窮。無能爲役。皇帝笑曰。汝技退矣。黑恩曰。臣亦不知其所以然。皇帝曰。

馬尙非劣。彼間尙有一鹿去此可七十碼。汝爲射之。黑恩引弓不中。鹿已他奔。皇帝不懌。曰汝當溫習其技。不爾將不能爲司林之長。於是衆皆私賀。明日又出。技劣不可言。皇帝曰吾再予假一禮。拜仍不奏功。則免爾職。黑恩不能答。卽入林間夜中不歸。有一小貿易人見黑恩自縊於林間。卽一一告諸同人。衆集視尸。已不見繩。尙高懸。四覓不可得。戶皇帝命牧師爲之誦經。然牧師以爲自戕。非上帝意。乃不爲。誦經是晚。大雷雨。黑恩縊死之樹爲雷所殛。古路克大悅。意可。仍爲樹林之長。顧技藝亦全失。自是以來。司林之長。一一如是。皇帝誅不勝誅。但免其職而已。皇帝行後。衆乃與阿司威克婉商。阿司威克曰。是尙有黑恩血迹汚爾之心。今當依法滌之。衆歸時。可至黑恩樹下觀之。自復了了。衆尙有問而阿司

威克不答。衆既至雷劈樹下。洞黑已不見人。且已夜半。有鬼火如斗。自林間出。鬼火中有載鹿頭之人。頸下有練。則易爲鐵朗黑恩也。謂諸人曰。汝明日之夕。以狗馬來同爾行。猶明日衆至阿司威克之廬告以昨日之所見。阿司威克曰。汝當聽黑恩之言。違且不利。且皇帝之黑馬及黑狗亦宜送之黑恩。語後遣卻古路克。古路克歸語諸人。夜半時引狗馬往訪黑恩之鬼。及至大樹下。隱隱有黑影。往來樹間。且聞黑恩作詈人聲。及見古路克。卽呼取狗馬。黑恩得馬。卽騰上馬。背謂古路克。諸人曰。趣隨吾行。衆果勒馬隨入密林之間。行可五六英里。至小山之上。黑恩呼止。見樹底有火光。四射而阿司威克已出。則獰厲一雄鬼也。呼曰。黑恩吾來迎爾。並爾隨獵之人語古路克曰。汝輩當踐吾前約。汝輩今當爲黑恩之。

部曲聽其調遣。且須矢誓忠事黑恩。則恢復前此騎射之能。否則仍無所長日受譴責於皇帝。古路克諸人膽懼不敢不從火光復熾。阿司威克立隱黑恩徧視諸人。諸人皆跪黑恩遂吹角領衆取鹿。是夕得鹿十數。黑恩令宰一巨鹿。寘諸山陂之上。復麾衆歸。約以今夕更至大樹之下相見。古路克諸人從黑恩夜獵。初亦甚秘。後乃爲人所見。及皇帝歸堡。亦聞其異。皇帝卽令諸人嚴備。將以夜中往覓黑恩。古路克立諫皇帝勿行。皇帝不許。古路克諸人不知爲計。夜中皇帝領兵及古路克諸人至黑恩定約處。果見黑恩騎黑馬立於林際。皇帝曰。黑恩胡爲於夜中見形怖衆。黑恩曰。臣欲復仇。且臣所以至此均古路克諸人。妬臣技能。皇帝曰。汝非自縊耶。黑恩曰。然。所以自縊之。故實由古路克諸人而起。今請陛下。

蠶縊殺此一班人則臣於陛下臨御時萬萬不敢見形以怖衆皇帝視古路克諸人既死終李卻皇帝之世林中靜肅無鬼以下六朝黑恩時時見形直至於今日司賬語至此忽聞有人言曰皇帝焉能逐黑恩一日有武英佐堡卽有黑恩衆見一高碩之人立於曠登之後謂司賬曰汝言頗有根據然亦有微誤之處司賬曰吾聞所聞而來果有舛誤乞君更正此人答曰汝言良確唯黑恩之死實戀一美人黑恩之生前得一女冠同居山洞之間常竊皇帝之鹿脯及酒宴其徒黨此女冠吾敢信其絕美且指美伯漪曰甚似此女後此爲女冠所迷戀筋力全非騎射皆劣乃此女冠不安於室別戀他人黑恩怒而殺之後此思念美人不已遂自縊於林間司

賬曰。汝之所言。與黑恩頭上所加之鹿角。及其頸之練不符。然亦不爲無見。且爾何由知女冠之面。乃如美伯漪。其人曰。吾曾見其圖畫。司賬曰。此畫或卽鬼工所圖乎。其人曰。畫工必見此女冠之貌。然吾已言之。卽目見此女冠之人。其人語後自出。司賬問諸人曰。是人何來。衆乃無識者。亦不知其所自來。美伯漪汝曾識其人乎。女曰。吾似見之。保羅謂彭林登曰。吾疑此人。卽爲黑恩。彭林登曰。然。彼目光射及之處。吾血脈幾爲之凍。知巴拉遂謂美伯漪曰。汝憲矣。且隨吾至休息之所。女悅而從。知巴拉登樓。

第七節

皇帝出廚房後。有人啓皇帝。林屋得已囚於衛兵之所。帝見林屋得已面縛而坐。帝問狀。老人不答。亦不悔罪。皇帝不得問而怒。令

下獄。帝行時。謂保企阿曰。彼緘口不言。吾必使言。且使其孫女使之吐實。今夕當其孫女。庭訊林屋得。保企阿曰。乃以夜中訊耶。帝曰。然。卽失歡於美人。吾亦行之。必根究羣鬼之陰謀。與其窟宅。且防黑恩竊取林屋。得而去。特嚴兵以守其人。今卽以汝踞堡上。觀何人入堡。必加詰問。此責全屬於爾。爾其慎之。保企阿曰。生人固不聽。入鬼無蹤跡。縱極留意似不能及。帝叱曰。爾不聞吾言乎。違行可也。吾行卽審此老狗語。後帝出。此時黑恩之鬼。人人怖慄。不唯保企阿膽懾。卽堡中守衛之兵。亦相顧奪氣。保企阿立壯其膽。以多人守獄門。自引壯士三人登堡守望。時月輪已上。四望無物。少須忽聞樓下有人。以杖擊樓板聲。保企阿引滿其弓。下梯睇視。因急於下梯頭觸橫木。幾暈。乃疾呼樓下。守兵列炬。以上炬至四。

照。無。物。保。企。阿。復。登。屋。頂。又。聞。其。下。有。棒。擊。之。聲。保。企。阿。令。此。三。
壯。士。下。梯。三。人。均。退。卻。不。前。保。企。阿。乃。獨。下。髮。鬚。見。長。身。之。黑。恩。
見。於。隅。陬。我見。保。企。阿。下。梯。卽。聞。有。練。聲。似。來。迎。迓。保。企。阿。誦。禱。告。
之。詞。卽。勿。匆。自。升。屋。頂。立。閉。其。板。鬼。似。得。意。而。去。

第八節

皇帝出堡。赴他堡御膳。沿路令崗兵嚴衛。是夕倭爾瑟主教仍侍膳。皇帝不與之言。但與色佛克公爵作數語。食後入寢室。而倭爾瑟將就寢。室面皇帝。皇帝不得已允之。主教入時。皇帝曰。主教須留意。汝一嚮欺我。果發覺者。汝當自知其罪。主教曰。臣赤心事主。計他人均無如臣之忠。皇帝曰。我思亦無他人。如爾之冒利者。爾不止冒利。且有賣國之行。爲爾之在此。如猾蟲之入虎腹。必宜去。

之。皇帝語時。以足頓地。怒絕。主教遂低語曰。請陛下少定其神。臣心初不爲利。但思增益陛下之思力。及其才能。且受恩重。感激無垠。自卑賤歷升尊貴。如天之恩澤。臣不能報。矧敢蓄其異心。臣敢與讒人面質其冤。亦知臣之弊病。於靈魂事微輕。於肉體事較重。此臣之罪罟。異日升遐質對。臣不敢不伏其辜。其所以多管閒事者。卽所以忠事陛下。其所以欲薦升爲教皇者。力能使陛下爲世界中第一令主。皇帝此時。心已爲動。而仍言曰。汝言似非出之本心。主教見皇帝心動。卽曰。外國卽有饋遺。卽儲爲皇帝他日之用。皇帝曰。吾不汝信。主教曰。臣在漢。登中。新築之宮。卽以供。句皇帝曰。汝在漢。登築宮。較吾所費爲鉅。主教曰。此宮果爲臣自築者。萬不至此。唯爲皇帝行樂之處。不能不出鉅資。果陛下欲冤臣。以罪。

者。此寃母乃太沈蓋宮中所有非臣之有均屬之陛下此尙爲不忠耶當日陛下貺臣新築之宮以爲美麗乃不知此卽爲陛下築也皇帝曰此爲絕大之貢獻主教汝起此言一發朕已深知汝非自私自利之人主教曰果陛下能宣臣之所言於衆則臣之志願已遂且此處陛下果再臨幸則宮中景物當更悅聖顏皇帝曰何也主教卽上鑰匙曰此爲啓地窖之局皇帝曰地窖中有陳酒乎乎或爾自製或外國人所饋主教曰此酒決爲皇帝所喜蓋酒筩一百每筩非酒皆黃金也皇帝驚曰此金盡屬之我耶主教曰然此金幸爲陛下積蓄而來人人恆言臣實貪鄙乃不知居積實爲陛下不寧唯是卽索我命吾亦甘之唯陛下欲娶寶梨瑩實臣心所不敢附和明知能犯天顏然亦冒死幾諫蓋一娶寶梨瑩收局絕

險。第一節失全英百姓之心。尙有西班牙皇帝查理第五。決不吾許兵禍。立開即法皇亦將以此事敗盟。教皇亦極形觴悟。由此觀之。陛下廢立之事似未臻於妥善。皇帝曰。木已成舟。將作何計。主教曰。臣亦不敢強陛下。以必從。但欲陛下不受人言之指謫。皇帝曰。主教言然。且含忠讜。主教曰。臣安敢面嫚。臣意寶梨瑩。決不足以主中宮。皇帝曰。然則何人。主教曰。臣已薦二人。一爲安瀨蓀公爵之女。一爲雷尼公主。二人之中。果得一人。必邀法皇之助。且得教皇之歡心。後此果與西班牙開衅。則有助我之人。皇帝曰。吾不能爲一身之利。遂割棄寶梨瑩之愛情。蓋余之愛寶梨瑩。深入肌骨。質言之。雖衆敵環攻。吾亦無恤。惟不與凱得琳離決。不能與寶梨瑩合。今事已垂成。吾又何能割棄。主教太息曰。臣不料聞此。不

吉之言須知寶梨瑩一經冊立則民心立渙卽天主教之教門亦大有所損忽見寶梨瑩突出言曰爾僞仁僞義之主教極力陷我實則我果冊立汝實不利且爾謗我之言已一一聞之卽謂皇帝曰臣心感激皇帝之愛情至於極地然不遂主教吾亦萬萬不可以身事陛下也皇帝曰爾何固執如此寶梨瑩曰倭爾瑟爲我私仇我尙可恕唯其面欺陛下吾決不容彼主教何爲立獻此宮並地下之窖金此非忠於陛下懼罪以此自贖潘舒因哨毛司舉發其奸急趨以告主教主教畏禍行此急智哨毛司已一一告我矣故特來力破其奸皇帝曰情人言然寶梨瑩笑謂倭爾瑟曰爾告教皇帝之心向我較畏彼尤甚且爾之爲人行事吾慨然不爲爾備汝固無如我何也倭爾瑟曰爾仗其驕肆之氣必有一日自殞

於地。寶梨瑩曰。汝自貽禍。不屬之我。我前此尙欲與爾言利爾。至今仍然固執然吾不擯汝。吾睡終不貼席。倭爾瑟笑曰。吾皇后此決有利平純懿之皇后萬萬不類汝之爲人。寶梨瑩曰。後此之后必愛護皇帝。擯彼奸臣。我非同安瀾蓀及雷尼助汝以蠹害皇帝。且陛下不嘗與我訂約乎。皇帝笑曰。有之。寶梨瑩曰。趣逐此人。諧我婚約。皇帝曰。離婚之事未成焉能逐彼。汝且少靖。明日當恍然意氣之足以誤人也。寶梨瑩曰。吾終身不忘此仇。倭爾瑟曰。吾卽被罪受辱。果益陛下者。吾亦爲之。然今尙能言必忠諫。皇帝卽啓曰。臣請退矣。不願聞此婦人之言。皇帝復笑允之。

第九節

寶梨瑩於倭爾瑟行後。向皇帝陳奏愛己之恩語。後亦行。皇帝卽

呼人侍衛。至林屋得獄中。既至。謂林屋得曰。汝此時腦筋當少靖。能告我以鬼事矣。吾今欲爾。指明黑恩之蹤跡。毛更之逋藪。吾將往取其人。林屋得曰。吾已啓陛下。萬不能洩此祕密。皇帝怒曰。老狗再不明言。當如費登之死狀。林屋得曰。吾命已在陛下掌握。儘可行刑。且吾年已老。去死尤近。死非所畏也。皇帝曰。汝不爲一身。其下不尙有人乎。卽謂左右曰。取美伯漪至。林屋得大驚。此時保羅及彭林登堪藍忒。挾美伯漪同至。女一見林屋得。卽驚撲其懷。保羅止之。女哭曰。大父何爲在此。林屋得迴面不言。皇帝曰。爾祖父曾與鬼往來。卽汝亦屬嫌疑之犯。林屋得跪曰。陛下以嫌疑殺我可也。孫女無罪。不可牽涉及之。美伯漪自幼養於教堂。茫然不知鬼事。皇帝曰。美伯漪曾見毛更。且與毛更作語。老人曰。自毛更

犯不赦之罪。臣之女孫已不敢面其人。美伯漪曰。今日到堡。已見毛更。旣而思之。防其涉及。大父卽復不言。皇帝曰。汝見毛更。毛更曾否與爾作語。堪藍忒曰。臣請以所見陳奏。臣實將護美伯漪同來。毛更自大樹之後。遮臣二人去路。將奪美伯漪面其祖父而美伯漪不信其人力與之抗。臣欲擒之。鬼出而助毛更。毛更遂逝。皇帝曰。毛更之遮汝所遣耶。老人曰。然。臣囑臣孫女勿至陞下堡中。美伯漪大哭。皇帝曰。汝所自供。可以縲首。卽汝之孫女亦可縛而焚之。美伯漪曰。請陛下仁慈。皇帝曰。若祖父不言鬼之窖宅。則爾之死。實死於爾祖父之手。不能咎我之寡情。美伯漪曰。祖父胡不質。言卽與鬼立誓。亦要盟耳。不足憑。信林屋得曰。請陛下容臣竟夜思之。皇帝曰。可。卽以美伯漪與爾同囚。老人曰。臣願一人獨居。

皇帝曰。必令爾祖孫同下此獄。皇帝不視美伯濶立出。出時語守獄之兵曰。吾夜半復來。無論何人。均不許入。卽色佛克公爵至此。亦須朕之璽書。方能入獄。

第十節

皇帝出堡。過聖喬治禮拜堂之後。即羣髡所居之處。忽背後有人手把皇帝之臂。皇帝拔劍時。此人已逃。皇帝追之不及。歸時見有人伏於窗下。引領而視。則倭爾瑟之弄人潘舒也。皇帝怒曰。汝伏此何事。潘舒戰慄言曰。待臣之主人。皇帝曰。爾之主人安在。潘舒指一室曰。實在彼間。皇帝曰。此卽山木森之室。極力阻我離婚者。爾主人入此何爲。潘舒曰。臣實不知。或臣之誤。主人或且至博西之室。皇帝大怒曰。汝決有陰謀。汝敢走告爾之主人者。當立斷爾。

喉。皇帝卽入山木森之室。正欲登樓。而山木森已以燈下樓一見。皇帝則大驚。皇帝曰。倭爾瑟主教在此乎。引我見之。山木森曰。陛下勿前。皇帝曰。吾聞樓上有女子音。吐詎皇后在此耶。卽推去。山木森勢將登樓。倭爾瑟者。自見皇帝後。卽歸己室。而請託行賊者。列座殆滿。主教少與酬應。可半旬鐘之久。旣竟。卽退入內室。自念此等人求我。較我之見皇帝尤恭。想彼未知吾勢。將敗果爲所知。詎能如是。且此等人趨炎附勢。吾已不齒其人。其尙如是者。以我尙有餘威。今試問我之威稜。尙有幾許。今舉漢登之宮。並藏金已悉歸皇帝。且並吾他藏之金。亦將歸烏。有不惟赤貧。而寶梨瑩必欲置我極地。吾堂堂男子。胡能屈彼妖姬之下。此仇必復。正於此時。潘舒以書至。主教此時顏色頓變。爲喜悅。卽納書於襟間。問潘

舒曰。此書何人將至。對曰。此山木森之從者所寓。且託我密上主人。主教坐而凝思。少須卽起而出。而潘舒好奇潛躡其踪。以往至山木森門外。欲竊聽其言。竟爲皇帝所得。倭爾瑟至時。山木森引至樓上。有銀製燭奴。燃燭其上。而皇后凱得琳坐於燭後。倭爾瑟見皇后。卽鞠躬爲禮。皇后曰。主教何爲遲遲始來。以前吾苟呼人立時而至。且趨走者不必近侍。卽貴要大臣亦可呼咤而東西之。乃事去人非。卽臨此間。亦同鼠竊。卽延見大臣。亦不能於堡宣召。可悲也。主教曰。臣適在皇帝寢宮。不知東朝宣召。乃於此間朝覲。臣心亦悲不自勝。后曰。吾非欲爾之悲。我亦無庸此慘慘者爲。但能於離婚事。格以正言。不惟有益寡人。而亦有益於爾。主教曰。臣躬多罪。晚蓋恐且不及似。未能爲批鱗之諫。后曰。汝不助我。卽汝

之罪。然自知尙明。今爾與吾姪西班牙皇帝齟齬。此事害我。正恐亦害及爾身。主教僞爲跋諧之容。曰。東朝責臣爲臣罪所應得。但此來有何懿訓。乞卽宣示。后曰。今來求助於爾。且助我。卽爾之自助。以爾之危殆等於我也。汝但能力敗離婚之事。斥去寶梨瑩。則汝亦無禍。卽爾之同事堪比止阿。亦有心之人。離婚之議。勿於本京成之上之羅馬教皇聽其去取。且吾姪西班牙皇帝尤可劫脅。教皇使之助我。主教曰。東朝欲臣延緩其事。臣恐觸皇帝之怒。萬不敢試。后笑曰。吾少試汝之懷抱。乃竟和盤託出。真畏首畏尾之小丈夫。夫實告汝。今日之呼汝來。吾懷中有兩書。書上皇帝。則寶梨瑩。決無所幸。主教曰。果有此書。請賜臣觀之。后未及答。而門開皇帝入矣。帝曰。倭爾瑟。汝在此謀叛。今爲吾得矣。謂后曰。覬得琳。汝

何事至此。汝勿謂吾能久久諒汝。今不汝諒矣。汝趣出此堡。至於
倭爾瑟。吾尙須問其詭謀之罪。主教曰。臣無罪狀。一切隱衷。請皇
后代臣白。之后曰。吾之調取倭爾瑟至此。欲發覺寶梨瑩與倭爾
忒。情書俾陛下觀之。並請陛下詳察寶梨瑩之行爲。能否足。主中
宮而母。英國昨日斥我。誣陷寶梨瑩。今試觀此書。何如者。皇帝啓
書。讀之。攢眉不語。后曰。陛下試思。彼第一書言至死心屬倭爾忒。
第二書在與陛下訂婚後。言雖不能相見。然心長在。倭爾忒之
側。此又何言。帝曰。此真可怒。且問汝。此書得自何處。后曰。吾昨日
出堡時。有高大之人。遮我於道。授此二書。言得自倭爾忒之身。帝
曰。吾果知此書爲寶梨瑩所發。則當斥之終身。后曰。陛下聖明。必
能知此書之真僞。吾深審寶梨瑩筆迹。決爲手書。無疑。倭爾瑟曰。

當日倭爾忒冒入寶梨瑩之室事爲皇帝所知得西爾雷救護得免於罪臣灼知之皇帝以拳叩腦曰吾以寶梨瑩之故與爾離婚今乃以此相報耶后下淚曰陛下與我離婚此一時之見所惜者陛下堂堂皇帝乃爲此賤婢所愚帝曰爾此時足以救我之失然此間非爾我言談之所可同吾至堡中一商后曰吾決不行倭爾瑟低謂皇后曰東朝以行爲是萬勿抗旨帝曰吾明日立遣寶梨瑩出堡后曰然則吾侍陛下行矣帝卽引后之手曰凱得琳爾隨吾行倭爾瑟爾亦從我倭爾瑟曰敬如聖旨因自念皇帝常有此心則百事妥矣然吾甚盼倭爾忒尙伏此間也已山木森見皇帝掣后而行則大疑已聞倭爾瑟言則大喜不可遏

第十一節

寶梨瑩聞皇后歸堡大驚。卽呼取其父羅資保德子爵入商。子爵至時間狀。寶梨瑩曰。前一句鐘與皇帝言處置倭爾瑟。皇帝亦允加罪其人。子爵曰。汝未準備撲殺其人。則不宜遽出其手。吾不知倭爾瑟於帝前作何語。今非採取倭爾瑟消息。萬萬不能爭其勝著。今幸色佛克公爵尙在堡中。彼大恨倭爾瑟。且親我足以與之區畫救護之法。然吾心甚患爾生皇帝之妬忌。則不可救藥矣。子爵遂往覓色佛克。色佛克大怖以爲倭爾瑟氣餒行且復熾。亦思隱助寶梨瑩。卽入皇帝寢室。見皇帝徘徊室中。卽啓曰。陛下似有不適意。事皇帝曰。然。自是以來。吾再不與婦人親稔。色佛克汝爲吾從弟。當知吾心。吾以恩加寶梨瑩。彼乃敢欺我。色佛克曰。以臣觀之。決無此事。皇帝大聲曰。吾亦云然。旋得確據。始釋然無復疑。

訝。色佛克曰。確據安在。皇帝出書曰。此書得自倭爾忒。色佛克曰。此書特前此之愛情。今茲屬心皇帝矣。皇帝曰。此書不言終身嚮之耶。所言如是。尙能深信其人乎。色佛克汝當知其人之心。初非屬我。我何能甘。色佛克曰。陛下過於懷疑。皇帝曰。吾亦甚願其過。然此心不欲爲懷貳婦人之夫。汝當知熾熱之愛情與熾熱之恨。心同一熱。度舍此易。彼不能容髮。色佛克曰。願陛下鎮定。勿爲小人所愚。請陛下澄心一思。未剛決以前。勿面覬。得琳亦勿面寶梨。瑩且不與倭爾瑟相見。徹始徹終。思之則是非曲直。見矣。皇帝曰。色佛克汝非倭爾瑟敵人耶。色佛克曰。非也。臣實陛下之忠臣。求陞下曲意聽臣之言。後此方知臣心。皇帝曰。汝言良是。今且遏抑吾氣。徐徐思之。明日爾我並騎至林間細談爲快。色佛克曰。陛下。

聖明非人所及。皇帝太息曰。吾恨當日不應見寶梨瑩。一見其人使我靈魂竟屈伏爲之奴隸。色佛克曰。臣不敢謂陛下與寶梨瑩情感如何。以理度之後此必能契合。今茲夜午請保聖躬。皇帝曰。吾尙欲至堡中。旬當一事。汝幸侍行。吾本不自行。遣汝代行。忽自視其手。曰。吾戒指何以不見。色佛克曰。何也。皇帝曰。戒指上有吾之小靈。當赴山木森家時。有鬼把吾臂。想已竊此戒指而去。今當趣至獄中觀林屋。得不然。彼且逃逸。皇帝語後取兩手鎗分其一與色佛克。卽向林屋得獄門而來。半路中聞亂鐘聲。皇帝曰。想林屋得及美伯漪逃矣。今茲警鐘復停。究何變異也。方皇帝出獄後。卽有高碩之人冠銳上之冠至獄門。謂守卒曰。吾有皇帝戒指在此。爲信將入獄視囚。守卒如言啓而入之。此時美伯漪方跪爲大

父祈禱。見此銳冠之人。入則大驚失措。林屋得曰。孺子何事。女曰。彼至矣。林屋得曰。皇帝乎。忽昂頭喜曰。黑恩來救我矣。女曰。祖父萬勿隨行。黑恩曰。林屋得勿聽此。稟子之言。林屋得卽哀美伯漪勿言。黑恩曰。吾來救爾。爾不知吾有約章乎。老人曰。知之。美伯漪跪而言曰。切勿與鬼立約。從鬼斷無佳兆。與其與鬼立約。不如疾死此間。黑恩曰。汝亦從吾言乎。老人點首。女大呼曰。必無從鬼。吾力能乞皇帝肆赦。無須鬼力。黑恩曰。美伯漪。汝祖父之立約。焉能立毀。蓋約成爾。大父得救。卽汝亦可脫此樊籠。爾大父之欲如此者。蓋不欲爾爲皇帝。縱慾之人。女曰。吾決不行。行後決有奇險。老人曰。孺子必行。吾萬萬不願爾侍皇帝。聽其凌踐。黑恩卽以刀去林屋。得之縛以手。按壁上之機石門立開。令其從石洞中逸去。且

曰。在山洞中候我。我卽過至老人允之。謂美伯濶曰。汝趣從我。則力引美伯濶出洞。黑恩立閉石扉。一點鐘後。守獄者見此高人久不出。則啓而視之。獄中已空。守獄者卽告諸主者。保羅曰。此必厲鬼所爲。與爭無益。潘林登曰。必長人決爲黑恩。幸未嘗加禍於我輩。我願皇帝不必與之爲仇。保羅謂守卒曰。汝可告諸保企阿。獄官名馬忒。保羅謂之曰。吾甚爲汝憂之。馬忒曰。鬼之詭謀。吾何能抗。且鬼所挈提。實陛下之戒。指果再見者。吾必擒之。正於此時。忽見黑恩加鹿角於頭。獐目黑齒。立於其前。馬忒立蹶於地。暈矣。黑恩曰。汝敢擒我。否。大言究何益者。衆相視無言。黑恩曰。汝輩大不解事。吾略一舉手。此堡立陷。汝輩皆死。馬忒曰。請爾勿言。吾悉汝之能力。幸勿陷此堡。使我輩同死。吾果知爾在此者。亦何必妄。

出大言。黑恩曰。卽爾皇帝知我神通者。決不敢抗。我今誠告汝輩。
皇帝來若覓我者。請至樓上相見。言後乃沿梯而上。保羅神定後。
欲自下仰告保企阿。乃保企阿早已知之。以黑恩在樓板上仍擊。
之以棒直至十二點後始止。馬忒遂引鐘繩鐘驟一鳴而繩立斷。
鐘墜幾斃馬忒。而皇帝適於此時至。有人啓皇帝。因逃而鬼在樓
上。皇帝謂諸人曰。汝縱鬼爲暴。固爲汝罪。然余心甚喜能親擒此
鬼。色佛克曰。請陛下勿冒此險。皇帝曰。汝乃爲兒女之言。即使樓
上有險。我自當之。卽奪取火炬呼色佛克及數卒同登。保羅卽呼
示保企阿。保企阿膽壯亦領數人自上而下。皇帝登樓時。果見黑
恩叉手於胸。獰狀可怖。皇帝則凝立而視。而保企阿亦不敢下。保
企阿曰。汝今在我權力之中。萬不能逃。鬼乃大笑。皇帝以鎗向之。

曰。吾今尙不知爾果爲鬼耶。抑屬生人所僞。鬼復大笑。皇帝鎗發。鬼卽隱形而去。皇帝曰。遯耶。此真鬼矣。吾鎗正向其腦。果中者實貫其腦。海以出。保金阿曰。臣見彈子落於地上。皇帝見鬼遁處有一木櫃。而衆乃未之見。皇帝曰。衆試啓此木櫃。想黑恩必遯其中。衆如言啓櫃。則一死戶腐爛垂盡矣。皇帝曰。趣閉此櫃。櫃中何以有戶。保金阿曰。此必厲鬼所爲。臣於兩句鐘前。尙不見此物。而櫃上有紙。保金阿拾而視之。曰。此紙胡來。皇帝曰。趣以予我。皇帝自炬中觀之中云。此卽費登之戶。爲獨夫所害而死者。皇帝大怒。命移此櫃於堡外。焚之。皇帝行。

第十二節

明日。色佛克力爲寶梨瑩緩頰。皇帝之顏亦霽。因不見凱得琳。亦

不面倭爾瑟。卽去堡回宮。皇后見皇帝之心復變。亦歸就審判。倭爾瑟知主教之位已危。則坐待審判。審判之日。皇帝先至。皇后亦繼至。皇后至時。先跪求皇帝。詞甚懇切。皇帝見衆人動色。知衆怒。難犯。亦盛言皇后之賢。其離婚不得已也。然衆皆知皇帝之僞。均不屬意。此時皇后已行案。遂莫定。自是以來。皇后終不臨堂。於是二主教定議。不敢專擅。請教皇定之。而特別之法庭。遂罷審。兩月以後。皇帝欲令教會中自定。不願上之教皇。適於此時。羅馬教皇牒至。請皇帝至羅馬。商酌離婚之事。教皇之牒至時。二主教尙在宮庭。而皇帝適居堡中。二主教旣奉牒。於明日日中。率百餘人至武英佐堡。時爲九月中旬。秋氣已動。倭爾瑟心念此間高樹。不久葉落矣。蓋我之身世。正如此樹。不待冬已凋零矣。及至林間。見皇

帝方與寶梨瑩行獵。皇帝方行獵。而主教擁衆捧牒而來。初未之見。及主教之騎方下山。而皇帝亦出。相距不遠。皇帝不視。卽以人馳入堡中。復以馬入林行獵。倭爾瑟見狀。亦不敢面皇帝。卽向堡而行。及垂至堡門。有腦爾司爵士出而迎迓。曰。皇帝有旨。不許諸人進堡。倭爾瑟謂腦爾司曰。此意吾知之。蓋不具主賓之禮耳。唯吾二人必欲面皇帝。腦爾司微語曰。隨從之人且少屏。主教可居亨利第三之堡中。此等款留。吾敢肩任。至欲入今上之堡。此責吾不敢承。倭爾瑟強自支厲。卽令此百餘人。向村莊而去。獨潘舒承應左右。而堪比止阿隨從無多。則悉入亨利第三之堡。倭爾瑟方欲入堡。哨毛司則僞出迎迓。曰。吾思皇帝必抱歉不安。以主教隨從之人。多於皇帝。故不敢具主客之禮。倭爾瑟曰。此非笑謔之時。

汝趣行不行且杖爾背。哨毛司曰。主教宜留意皇帝之杖。且及爾背。爾之罪惡受杖見血當較爾之衣色尤紅。倭爾瑟不應。哨毛司亦行少須皇帝獵歸。倭爾瑟已望見皇帝。哨毛司亦指堡示皇帝。皇帝如不之見。是夕亦不賜宴。但以人宣旨。言於明日相見。是夕皇帝堡中大宴。而二主教靜居堡中。較前大有天淵之別。倭爾瑟是夕不能成寐。忽見簾外一高碩之人。入門。倭爾瑟欲呼潘舒鬼。乃搖手示意。言曰。爾當知我爲何人。汝若弗信者。我則自標其名。曰。黑恩。須知我之此來。當日草廬之間。有一女子。汝曾許助其人。至於明日。汝無力以助之矣。倭爾瑟曰。我自謀之不暇。焉能謀人。黑恩曰。此女似與汝大有關係。卽出一書示倭爾瑟。倭爾瑟讀竟。言曰。果有是事耶。黑恩曰。汝須低聲勿醒牀下之人。但問汝果能。

爲是人臂助平設皇帝不抄爾產者能少分其餘以惠此女乎果見允者吾卽爲爾効勞倭爾瑟曰汝以我之鑰匙至吾家授之司藏之人蓋唯此匙始能發此局且告司藏者以六篋之金予爾已而復取小金練授黑恩曰以此爲信司藏者必爲啓局唯必以此金付美伯漪鬼曰是安得誤匆匆自去倭爾瑟復不能寐遲明時披衣登諸屋頂四望風物尤屬目堡下一生嘆太息曰想此經營之生嘗未知後此能埋骨其中否耶悲涼後復下樓而臥及期二主教遂朝皇帝於堡中乃停諸外廂不卽進見此平日所不經見者衆皆嘲諷而於倭爾瑟尤甚已而侍者引二人入與皇帝同坐者卽寶梨瑩其後則哨毛司餘則公爵數人二人入時皇帝瞋目相對爲禮後皇帝曰二主教覲我何爲倭爾瑟曰臣於教皇處得

一公文進呈陛下。皇帝曰。文中何言。爾可一讀。倭爾瑟曰。此爲教皇所命。必以辯護士赴教皇法庭對簿。若不行者。罰金鏹一萬。卽以書上皇帝。皇帝擲之於地。叱曰。教皇敢辱我。至是謂我初無能力。與抗耶。堪比止阿曰。此蓋法律所應言。離婚事大。非臣等二人之力所任。皇帝曰。不唯爾。二人無力。卽教皇亦有何力。爾告教皇。我不易受人羈絆也。堪比止阿曰。陛下如何。皇帝曰。教皇辱我。我何能甘。倭爾瑟聽之。汝招權納賄。國爲之貧。法爲之亂。吾今將處爾。以應得之刑。倭爾瑟曰。陛下寃臣極矣。此均構讒之言。當聽臣自辯。寶梨瑩曰。皇帝聖明。吾不必更加參處之言。但汝罪稔矣。凡人臣欲保全陛下。令德必去爾。殘賊之人。哨毛司曰。倭爾瑟主教。吾甚願以我弄人之冠。易君傳教之帽。皇帝斥曰。汝輩勿太呶呶。

因謂倭爾瑟曰。聲討爾罪者。不止此數人。似通國人民。皆環起而攻汝矣。汝之罪狀。卽夤緣教皇之委任。與朕躬反抗保爾之私利。次則外國使者之來。汝必訂其私交。納其賄賂。賣國無復疑忌。且以私書與各國互定條約。欺漫國家。用便私圖。綜言之。汝恃教皇之權力。內吮膏血。外營私利。使貴族中分門別戶。成爲黨派。均汝之罪。色佛克曰。此人離間貴族。確有其事。前此未有其人。吾貴族中初無訟鬭之事。自彼一來。紛然無復寧歲。倭爾瑟答曰。色佛克。汝苟非我者。首級早已不保矣。皇帝曰。爾勿發狂言。汝尙有大罪。吾不在宮中。汝起居僭擬乘輿。此已足定爾不臣之罪。且國會中有邪說亂真。汝不爲之辯駁。使正學岌岌焉。倭爾瑟謂寶梨瑩曰。我果不改正邪說者。汝爲路德新教。必不以我爲忤。吾唯不忍揭

人之短。故蒙罪至此。皇帝曰。倭爾瑟。吾不聽爾言。今將明正爾罪。
爲後來畔道者戒。倭爾瑟曰。果陛下欲定吾罪。乞留一辯護之地。
皇帝曰。足矣。汝可閉口。勿再喋瀆。今將逐汝。不許更進吾前。果定
罪過當者。後此或有原洗之日。汝果有罪者。吾決不汝容。即謂寶
梨瑩曰。情人汝此時當愜意矣。寶梨瑩曰。然。卽大聲斥倭爾瑟曰。
僞主教汝今日至末路矣。倭爾瑟切齒曰。寶梨瑩汝亦息息可危。
斷頭之斧已在爾足下。不久升至爾頸項間矣。語後同墮比止阿。
徐徐出宮而去。

第四章

第一節

西爾雷自黑恩竊其十字架後。心甚焦竦。迨讀書經月以後。心始

廊然。然以日夕勤勞。微微生病。愈後每至堡頂。吸取空氣。顧視堡中繁華之景。已則寂寥囚拘。乃不勝其悲梗。遂引領望倫敦聖保羅教堂。心念紫羅果同宮人侍寶梨瑩者。想卽在此大教堂之次。思至此不期淚下。復迴首望黑恩叢樹之間。心念未下獄時。每夕必往觀黑恩。果此後遇赦。尤必循其故轍而行。如是者數日。體日加健。一日謂守獄者。將獨至河次遊涉。河在堡中。水已乾涸。青草滿於河身。高樹臨風。風景似一小園。是夕將出。忽思及蘇格蘭皇帝雅各第一。曾與美人定情於是間。以今方古。豔福之不同。乃復如是。因取紙作感懷詩。甫竟。而司獄者呼之入獄。西爾雷登樓。旁鬚已見。黑恩方欲發聲。問之。而黑恩已隱。西爾雷卽以所見語司獄者。將往追黑恩。司獄不可以。西爾雷爲狂病。明日西爾雷頗憫。

憫不寧。而司獄仍許其出遊乾河之上。西爾雷往來於河上。至因樹爲屋之處少息。忽見有素紙一方。上書紫羅今日至堡。而西爾雷勳爵果欲與美人相見。今夕卽把晤。於是間。西爾雷讀之。又讀心神俱暢。旣而思之。又防爲鬼揶揄。及歸時。心仍躍躍不已。然實無術。可以半夜出獄而行。迨中夜。焦悚異常。忽失聲曰。果黑恩能引我與紫羅相見。吾決隨之。行語未卒。卽聞有聲。出於隅陬。曰。吾已宿備。引勳爵同行。西爾雷向隅陬言曰。汝之姓名。吾似可勿問。而知。鬼曰。吾卽示幻形於爾。竊爾十字架行者。西爾雷曰。爾今日尙欲誘我乎。黑恩曰。汝不嘗呼我乎。我決不行。必引爾與紫羅相見。西爾雷曰。汝何所圖。黑恩曰。吾果有條約者。汝始可詰問。今但爲義而來。一無所求。汝亦允我乎。西爾雷曰。善。黑恩卽出一燈啓。

一。暗。門。謂。西。爾。雷。曰。汝。從。此。出。西。爾。雷。心。疑。欲。細。觀。出。路。而。鬼。已。
息。其。燈。引。西。爾。雷。出。鬼。納。機。槧。鐵。門。立。開。遂。行。至。河。身。黑。恩。曰。今。
不。須。吾。助。汝。可。自。行。幸。勿。爲。崗。兵。所。見。此。時。月。光。已。上。行。至。亭。下。
見。紫。羅。果。在。其。上。紫。羅。曰。汝。何。以。能。來。方。吾。來。時。堡。中。人。甚。祕。必。
勿。令。汝。知。汝。終。何。由。知。吾。之。在。此。於。是。二。人。堅。把。其。手。互。相。親。吻。
紫。羅。曰。爾。使。者。以。十。字。架。爲。憑。請。我。至。此。西。爾。雷。曰。汝。由。何。路。至。
此。女。曰。使。者。以。繩。梯。渡。我。而。下。西。爾。雷。木。然。如。癡。女。曰。吾。言。爾。似。
疑。訝。卽。吾。亦。然。吾。情。不。自。禁。故。來。相。見。此。後。正。不。可。知。皇。帝。命。寶。似。
梨。瑩。語。我。已。告。若。翁。腦。佛。克。公。爵。不。許。爾。再。與。我。相。見。後。此。二。人。
婚。約。非。得。皇。帝。許。可。萬。無。成。事。西。爾。雷。曰。皇。帝。專。制。如。是。竟。干。預。
人。之。私。暱。謂。能。使。人。効。忠。耶。女。亦。嗚。咽。曰。吾。決。爾。我。二。人。決。不。能。

聯爲眷屬。唯愛爾之情。初無少減。西爾雷曰。吾自有術。能使寶梨。鑿向皇帝。緩頰。蓋吾固有恩於彼。紫羅曰。寶梨鑿。梟險異常。受恩豈能圖報。爾前此與我有定婚之約。今聽爾自由矣。西爾雷曰。不唯吾不自由。爾之自由亦不汝允。吾堅守此約。如在上帝之前。女曰。吾爲爾設想。胡能拘拘如是。吾亦知爾我之心緒。糾纏不能稍釋。後此皆然。吾信之不疑。然爾尙年少。未及成婚之日。安知此數年中。不得佳人勝於我者。吾固望爾自由。且期以三年。三年之中果無改者。則吾終身屬爾矣。西爾雷曰。吾不能宏量。如爾果爾。不以我爲然。吾之命如屬絲矣。且爾當靜觀吾心。默試吾之行爲。有無異心。汝一鏡卽得。且天下尚有美人。如爾平紫羅聽之。此間雅各皇帝。曾與美人定約。吾何妨踵彼所爲。再伸盟誓。西爾雷且言。

且與親吻曰此卽吾定婚之鐵券忽聞暗陬中有人大笑女驚曰是爲何人西雷爾曰爾不有十字架在耶女曰否爾竇信之人但以十字架示我未曾授我也西雷爾曰此卽黑恩之笑聲爾可勿驚是不爲害恨吾未挾兵刃而來女曰以人禦鬼卽兵何用汝當趣引吾行不然且死西雷遂扶女而出忽有一人適當其前則雷止蠻公爵也公爵見此二人卽曰適有人告我語乃不謬爾二人果相見於此西爾雷曰雷止蠻料汝必不害我二人公爵曰汝深知吾心吾果啓之陛下則爾永永不能爲吾之敵西爾雷曰君子哉雷止蠻紫羅曰吾敢進一言爲爾二人和平之調人謂公爵曰吾已悉心向西爾雷公爵當知吾意之所屬今乞殿下以宏量待人勿致我二人後來之絕望公爵曰汝志遂矣吾甚恨吾當時

之孟浪西爾雷吾今以紫羅付汝矣西爾雷曰雷止蠻眞吾之知已紫羅曰前此使爾快快吾之過也須知我尙有替人其愛汝乃勝我百倍公爵曰馬利亞固不弱若非汝珠玉在前吾亦傾心於馬利亞紫羅曰吾本不宜洩此秘密今事急矣不能不言馬利亞之意吾已洞悉其微其愛汝之心切也雷止蠻謂西爾雷曰果如紫羅之言爾我不但爲良友且爲兄弟西爾雷曰吾女兒之性情匪不洞悉爾固無第二人也今請爾引紫羅歸吾仍自入獄雷止蠻曰汝何能輕身出獄寧非司獄之賄縱西爾雷曰引我及紫羅至此均黑恩之所爲公爵曰固有一高碩之人語我謂爾二人在此相見想亦黑恩耳西爾雷曰然忽見黑恩自林間出笑曰吾意爾二人相見必爭顧乃不爾殊出我意料之外西爾雷汝當知

終身不能近紫羅也。西爾雷曰：鬼語太妄。黑恩曰：後當知之。吾必更娶一人爲英國無上品非紫羅也。西爾雷曰：吾殊未見多情美貌如紫羅者，舍此均非吾心所屬。鬼語多詐，吾不更與爾接談矣。黑恩曰：汝非隨我萬無入獄之理。此鐵門扃鑰在內非在外也。汝今夕果爲人知，則汝越獄之罪當倍罰矣。語後向右而行，雷止蠻曰：西爾雷汝隨之行。西爾雷與紫羅抱持後授之雷止蠻竟從鬼行。黑恩卽引西爾雷入內，言曰：西爾雷吾有情於爾，爾幸勿忘。

第二節

更一星期，西爾雷出獄，聞紫羅赴愛爾蘭矣，心殊怏怏。幸自是夕以後，雷止蠻與馬利亞日見親稔，腦霍克公爵許其定婚。因是西爾雷與雷止蠻交誼日篤。一日約騎馬山行，初不挾侍從之人。西

爾雷道中語雷止蠻曰。吾欲同爾往覓黑恩公爵曰。吾父以全國之力。不能治鬼。則鬼燄之熾可知。西爾雷曰。鬼燄雖熾。果吾二人能撲取之。則可垂名於後。雷止蠻曰。吾當與馬利亞熟商。再行答汝。西爾雷曰。果與馬利亞熟商。斷無成事。吾意於明日晚中。同爾到此。雷止蠻曰。吾不欲行。卽汝亦無須冒險。西爾雷曰。吾決計取之。今既至此。可信馬向湖而行。過林屋得團焦。其中空無一人。二人卽下馬入視。忽聞湖上有打槳聲。少須船至。一人登岸。則倭爾忒也。二人卽欣然出迎。西爾雷曰。不圖爾自法國歸朝。如是之速。倭爾忒曰。前一月歸。皇帝以我常在愛林登。今果無旨宣召。吾亦不敢趨朝。西爾雷曰。爾不面君。吾亦不以爲怪。然爾居此寂寞之鄉。又何爲者。倭爾忒曰。吾有奇險之行爲。不能不告良友。吾於未

行之前。已同黑恩相處。今茲變調。欲蕩平鬼窟。不令害人。西爾雷曰。此言確耶。果如是者。吾得同調之人。足以與鬼爲敵。倭爾忒曰。今且勿言。但問此團焦中美人。何以不見。雷止蠻曰。美伯漪之蹤跡奇絕。卽一一述示倭爾忒。倭爾忒曰。吾當探其祕密。必獨往。不挾多人。明日夜半。汝二人可更至此。則吾謀或可遂也。西爾雷曰。汝將用何術祛鬼。倭爾忒曰。今茲可不能洩。惟有一事。足以奉白。此事絕險。然爾於我有舊恩者。故不欲以此相累。果明日半夜至。此尙不見我。則我決死於鬼手矣。西爾雷曰。勿論危險如何。吾必同行。與爾共命。倭爾忒曰。甚感盛心。果明日肯助我者。可多挾人衆。或且足爲吾助。西爾雷曰。吾明日必挾善射者五六人同來。果爾愚我者。則我決不恕爾罪。二人遂歸。而倭爾忒亦盪舟而去。方

二人將行。有二人自屋中閣上跳擲而下。第一頭上加鹿角。笑曰。
此二三人乃欲謀我。寧非異事。其第二人爲毛更答曰。彼人尙不知吾之魄力。鬼曰。吾意彼亦當了了於心。須知倭爾忒之仇。我非仇我也。蓋欲得美伯濤。蓋倭爾忒曾醉美伯濤之美。戀戀不忘。乃有今日之詭謀。毛更曰。果有其事耶。鬼曰。彼云冒險。乃欲探吾山洞。毛更曰。即使倭爾忒得見美伯濤。亦不能劫之。使行黑恩。曰能。出與否。則不敢知。然吾意欲曲恕其人。仍留爲黨中之用。毛更曰。倭爾忒終不易伏。黑恩曰。吾以美伯濤與之。或不吾抗。毛更曰。美伯濤之身屬我。奈何與人黑恩笑曰。此爲吾寶。焉能予汝質。言之。卽予倭爾忒亦屬戲言。吾安肯棄此尤物。毛更曰。然則爾欲美伯濤爲妻矣。黑恩握拳向之曰。汝當留意此拳。卽以奉餉汝。烏能抗。

我毛更卽出獵刀向黑恩力研言曰吾此刀卽以證明汝屬人或屬鬼也然刀至時竟不能入但見黑恩身體高倍其常目光耿耿作藍色射人兇獰極矣咤曰汝敢以刀研我耶卽以手扼毛更之吭且死幸林屋得突至不然毛更盡矣黑恩曰林屋得汝至耶吾責罰此狗幸汝至而狗得生矣林屋得曰幸恕其命鬼曰聽爾之言姑活此狗且爾何爲遽至於此林屋得曰有人以舟直趣吾祕密之山洞而來黑恩曰決爲倭爾忒爾今且居此守毛更俟其少醒可同至山洞惟至山洞時遇見倭爾忒萬勿傷其性命果倭爾忒死者爾亦無幸吾適有事且他去俄頃卽歸於是徐入林間而去此時倭爾忒以舟傍岸近山洞之口卽伏身入洞初極狹才通人已而豁然開朗矣已而復入陰沈之境迎面見水光則小沼也

隱隱見一女子執燈而來。倭爾忒知爲美伯漪，欲趣步而前，而女子遂滅其燈。倭爾忒捄索不復見路，則大呼美伯漪。美伯漪果答曰：何人呼我？倭爾忒曰：吾爲爾友。女曰：何名？曰：倭爾忒也。女曰：此名吾知之。曾匆匆一面，然何以至此？且此爲何地？亦知其險乎？倭爾忒曰：此爲黑恩之山洞。此來適欲救汝。汝可乘機而逃。女曰：吾足已關械矣。黑恩言曰：吾若潛逃，則大父必就死。黑恩之言卽吾之鐵案，卽行且不達，卽達亦死。汝今以手授我，我引爾至別室，對石室燈光熒熒，倭爾忒果把美伯漪之手，行可數武，中有小門，推入有小處。地宮幾時矣。女曰：約三閱月。然洞黑中，不辨天日，但覺爲日甚長。又甚欲見太陽之光，得新鮮之空氣。倭爾忒曰：果從吾行者，則

得。生。路。女。曰。我。決。不。能。舍。我。太。父。聽。之。死。於。鬼。手。倭。爾。忒。曰。爾。大。父。與。鬼。爲。徒。則。死。爲。應。得。之。罪。與。之。俱。死。無。庸。也。女。曰。吾。思。之。久。矣。且。黑。恩。竟。欲。妻。我。人。鬼。爲。偶。此。何。理。也。倭。爾。忒。曰。以。生。人。偶。鬼。則。靈。魂。永。永。淪。入。地。獄。女。曰。吾。尙。有。餘。望。倭。爾。忒。曰。吾。卽。爾。屬。望。之。人。後。來。足。以。偶。汝。女。大。慚。曰。汝。不。已。有。人。在。耶。倭。爾。忒。曰。已。斷。絕。矣。可。以。遷。愛。及。爾。唯。皇。帝。亦。頗。留。意。於。爾。女。曰。吾。之。於。皇。帝。亦。同。汝。之。於。寶。梨。瑩。果。能。脫。去。鬼。手。則。與。生。人。鍾。情。較。前。當。尤。篤。厚。倭。爾。忒。堅。持。其。手。曰。果。吾。愛。爾。爾。亦。從。我。乎。女。曰。固。已。愛。矣。果。能。釋。我。則。愛。情。當。矢。以。終。身。忽。顫。聲。言。曰。吾。辨。足。音。毛。更。至。矣。爾。且。潛。伏。勿。動。倭。爾。忒。如。言。蟠。伏。於。隱。處。而。毛。更。與。林。屋。得。已。同。至。毛。更。入。時。四。望。視。林。屋。得。林。屋。得。無。言。女。曰。爾。何。事。匆。匆。至。此。毛。更。

曰。我欲爾至彼間地洞之中。女曰可。少須卽至。毛更曰必趣來。黑恩不及待矣。女遂起。女行後。毛更立鑰其扉。曰。倭爾忒爵士安穩居此。吾不患爾逃。卽美伯漪亦不能從汝而他逝。

第三節

毛更力引美伯漪至別洞。林屋得如不之見。卽美伯漪痛哭亦如不聞。但聚薪生火。美伯漪詈毛更曰。黑恩安在。寧非愚我。毛更曰。不久。立至。美伯漪曰。幸勿以倭爾忒授之。黑恩斬殺我自當。之聽倭爾忒他逸可也。毛更曰。吾亦欲釋其人。且不畏黑恩之暴。但爾能嫁我足矣。女聽言示以不屑之貌。毛更曰。旣不屑我。汝往就倭爾忒可也。此時火熾。毛更以風乾之肉燻之。強美。伯漪同食。美伯漪不可乘毛更。他顧時林屋得以目示意。將釋倭爾忒出洞。女心。

爲釋。俄聞吹角之聲。毛更曰。黑恩歸矣。已而黑恩果入。入時示意林屋。得使之來前。且謂女曰。汝見倭爾忒爵士乎。女未答。亦不敢仰首正視。黑恩曰。倭爾忒愛汝。且引汝行。確乎女慚。不可。仰黑恩曰。倭爾忒公然至此。則當知其應得之罪。女曰。爾或不至。殺害其身。黑恩笑曰。餓死之刑。等於死刑。唯能從我者。彼尚可生。女曰。何也。黑恩曰。無他。但能洗心格面。爲我部曲足矣。今且勿言。倭爾忒事。當先言吾事。吾意蓋欲得爾爲妻。而汝怖慄不已。究之誤也。須知吾王此樹林之中權埒皇帝。汝爲吾妻。亦極榮顯。尙何躊躇之有。且爾爲吾妻。半夜中可以隨吾行獵。寧非奇趣。凡吾部下之人。將尊爾若皇后之貴。尤能操生死之權。不幾爲專制之皇后乎。語次。卽進引女。女卻退。黑恩曰。汝貌類我亡妻。殆其後身。須知爾。

我。固。有。緣。法。女。曰。爾。妻。死。乎。黑。恩。曰。死。已。一。百。五。十。年。生。前。所。種。
之。樹。今。已。成。爲。大。樹。參。天。矣。須。知。此。堡。中。人。事。代。謝。不。知。易。幾。代。
之。皇。帝。而。余。以。罪。重。不。能。逃。生。故。長。此。林。間。爲。鬼。仙。一。百。餘。年。矣。
女。曰。汝。果。能。釋。我。及。倭。爾。忒。吾。則。哀。懇。皇。帝。赦。汝。黑。恩。怒。曰。汝。安。
出。此。言。吾。罪。罟。爲。天。所。定。皇。帝。何。力。而。能。赦。我。方。吾。欲。得。一。美。妻。
時。已。以。吾。之。靈。魂。鬻。之。於。雄。鬼。永。不。託。生。且。並。與。雄。鬼。立。約。爲。厲。
於。是。間。以。張。鬼。威。女。曰。果。有。此。事。乎。黑。恩。曰。雄。鬼。既。與。吾。有。約。則。
吾。分。可。以。得。汝。爲。妻。須。知。悼。亡。之。心。念。念。不。忘。今。何。幸。得。汝。爲。我。
慰。情。之。人。吾。在。此。林。間。或。獨。身。爲。厲。或。擁。衆。害。人。自。由。已。極。况。爾。
酷。肖。吾。妻。則。非。得。汝。不。可。女。戰。慄。言。曰。吾。惟。願。速。死。鬼。曰。此。爾。命。
運。所。定。然。吾。亦。不。欲。以。武。力。相。加。但。以。婉。言。奉。勸。汝。一。首。肯。吾。卽。

釋去倭爾忒。女曰。此吾所萬不能允。鬼曰。吾尙能以無數金錢與爾。女曰。在此黑暗中得金何用。黑恩曰。吾亦不欲長閉爾。於是間聽爾所居。唯吾號令至時。汝卽立時趣而近我。女曰。吾大父如何。鬼曰。林屋得非爾大父。汝之墜地時。其事甚祕。爾父在國中權力絕巨。今則淪謫矣。爾父身爲神甫。故不能以爾爲私生之女。女曰。汝曾見其人乎。鬼曰。見之。卽汝亦見彼。彼初不知爾。卽爲彼所生之嬌女。顧卽知之。亦將僞爲無見防。自墜其令名。女曰。吾知爾所指之人矣。是人齷齪卑汚足稱爲吾父耶。黑恩曰。此事滋確。吾於明日午。卽在此間行吾婚禮。亦不患汝之退卻。汝當仔細思之。恩附耳。與毛更作數語。後遂行黑恩去。後毛更怒絕。女問毛更。黑

恩。何。言。毛。更。不。答。林。屋。得。亦。出。洞。而。去。毛。更。謂。女。曰。吾。曾。聞。爾。與。
黑。恩。之。言。似。爾。無。意。於。黑。恩。然。能。嫁。我。者。我。足。以。拔。汝。出。此。鬼。窟。
女。曰。我。若。嫁。汝。直。去。一。惡。鬼。親。一。惡。人。耳。唯。果。有。心。於。我。者。可。先。
救。倭。爾。忒。毛。更。曰。倭。爾。忒。固。可。生。然。汝。之。諾。責。亦。必。踐。此。時。林。屋。
得。已。歸。毛。更。復。以。薪。熾。火。令。林。屋。得。取。乾。肉。炙。之。食。後。毛。更。送。女。
至。另。一。小。屋。中。仍。鑰。其。扉。藏。匙。而。去。

第四節

倭。爾。忒。閉。藏。石。室。見。女。爲。毛。更。引。去。時。欲。起。奪。之。顧。已。不。及。門。外。
尙。聞。美。伯。漪。哀。呼。之。聲。然。亦。就。門。隙。呼。毛。更。毛。更。不。答。倭。爾。忒。冀。
得。屋。隙。以。逃。乃。以。燈。四。照。室。爲。巨。石。挖。成。四。無。孔。覈。几。案。及。榻。皆。
石。製。然。飢。罷。已。甚。不。期。渴。睡。中。噩。夢。輒。出。迨。醒。時。見。有。置。麪。包。

乾。肉。及。酒。於。几。上。而。去。倭。爾。忒。知。羣。鬼。尙。未。置。之。死。地。則。取。而。食。
之。食。後。復。臥。而。噩。夢。復。來。忽。覺。有。人。拊。其。背。呼。其。名。模。糊。中。見。雙。
扉。尙。閉。而。立。其。前。者。黑。恩。也。黑。恩。曰。爵。士。幸。惠。臨。然。當。爾。救。駕。時。
吾。不。言。乎。爾。能。得。皇。帝。赦。旨。而。不。能。脫。我。掌。中。今。不。其。然。乎。倭。爾。
忒。曰。狂。鬼。吾。之。從。爾。本。以。求。遂。所。欲。今。爾。食。言。吾。何。能。尙。隨。爾。後。
黑。恩。曰。此。事。或。待。之。將。來。倭。爾。忒。曰。無。須。也。已。往。豔。情。吾。已。冷。如。
冰。雪。無。待。爾。之。助。余。黑。恩。曰。爾。心。緒。全。非。我。仍。求。踐。前。諾。倭。爾。忒。
曰。汝。但。殺。我。足。矣。而。我。之。靈。魂。更。不。能。爲。爾。蹊。蹊。黑。恩。曰。吾。雖。厲。
鬼。然。爲。厲。處。尙。不。如。爾。疑。我。之。甚。吾。雖。有。神。通。亦。斷。不。忍。戕。爾。靈。
魂。今。所。求。於。爾。者。尙。有。數。事。第。一。節。凡。我。所。行。之。事。所。居。之。處。爲。
爾。所。知。切。勿。語。人。一。語。則。立。墜。地。獄。汝。亦。允。我。否。次。則。凡。我。有。命。

汝必奉行。果能立此二誓。則聽爾自由。否則立死於此。倭爾忒曰。
我卽萬死。不能從也。且不懼死。此黑恩笑曰。爵士勇哉。顧非吾敵。
幸勿倔強。以自困黑恩。見倭爾忒。拊劍卽曰。爵士勿孟浪。吾不畏。
刀劍拔刀。何爲且汝。萬勿使我出其辣手。須知吾意至善。非欲噬。
爾今非允我爲同志者。斷不能出此洞門。苟一許諾。即可往面西。
爾雷雷止蠻矣。倭爾忒曰。然則爾知我二人。約相見於團焦矣。鬼
笑曰。吾何事。弗知果爾。不從我亦必往。擒此二人。果二人成擒。則
情狀亦類汝耳。汝果欲救此二人。亦當首允吾言。倭爾忒曰。今先
問美伯漪如何。黑恩曰。美伯漪萬不屬汝。倭爾忒曰。吾願爲美伯。
漪死。果吾允爾者。爾能聽美伯漪隨我同行乎。黑恩曰。幸勿妄想。
自茲以往。不復更見玉人矣。吾今許爾凝思。吾半夜仍來。果仍不

可教訓者立殮爾於此語後欲行倭爾忒立時撲之斗見火光四射而黑恩叱石而入

第五章

明日之夕美伯漪將行婚禮宜得自由而毛更仍閉之石室顧扉舊局鬆毛更則以榻坐守門外一句鐘後毛更少倦林屋得來紹其役毛更不然已渴睡於坐榻之上林屋得欲潛刃其喉竟爲毛更所覺則扼其吭言曰敢殺我耶林屋得曰非也室中有哀號聲吾故欲得爾醒聽此哀號之聲毛更遂釋手曰汝今同我見倭爾忒卽取燈與老人同行女聞二人行後卽潛開其扉藏於隱處而毛更已歸口中言曰吾自門隙見倭爾忒尙對燈而坐何事妄疑其遁且鑰匙在我唯美伯漪屋中似有異林屋得曰無之毛更

卽聽老人之言歸座不再入房檢閱林屋得僞睡而毛更則沈酣矣十分鐘後女起就其大父老人曰吾故壞局故汝得出今且從我出洞而去女曰倭爾忒不行吾終不出此林屋得曰汝救其人不唯無功直亦自斃倭爾忒所居之鑰匙已在毛更囊中爾果欲救其人則爾自與倭爾忒同遁吾力不能助汝女止老人勿聲則蛇行及於毛更睡處巧竊其匙毛更似覺而女則伏匿案下毛更醒見林屋得尙臥則又渴睡女知毛更睡熟卽行及倭爾忒宿處門開相見倭爾忒匆匆隨女而出至黑恩馬圈地倭爾忒擇一壯馬乘之女則與之同乘馳出洞外毛更聞馬啼聲則大驚起而追之顧已無及

第六節

毛更大恨。遂以刀殺林屋得。林屋得亦拔刀格鬪。彼此不敢交鋒。毛更納刀於室。言曰汝縱之行。咎有應。得殺爾。無須我也。林屋得曰我已甘死。如飴不再爲鬼。執役毛更曰汝自忘其誓耶。收局恐未易言。林屋得曰爾我均鬼之仇。想爾亦未必以鬼爲善。毛更曰吾仇之積久矣。務在必報。唯此鬼斷不易滅。非刀劍所能爲力。果能擒取其人。貢諸皇帝。則彌天之罪。均原洗矣。林屋得曰此不能至。但覆其巢。毛更曰從何著手。林屋得遂執燈引毛更至一鐵門之室。門啓中儲炸藥無數。毛更曰吾知之矣。滅黑恩決在此物。雖然。爾我亦不能自全。林屋得曰冒險之事。吾獨任。但得爾助力而已。吾尤知藥力之烈。不唯能炸此洞。卽洞外草木亦將焦枯。吾布藥於四週。以藥線引之。洞炸而黑恩亦滅。毛更曰其事絕險。恐無。

成。功。然。吾。亦。弗。怯。林。屋。得。曰。趣。爲。之。須。部。署。於。黑。恩。未。歸。之。前。於。
是。二。人。各。負。二。藥。囊。出。洞。分。布。林。間。處。處。皆。連。藥。線。林。屋。得。負。藥。
而。毛。更。撒。之。四。隅。上。下。皆。滿。所。謂。藥。線。者。枯。蘆。以。枯。蘆。啣。接。於。炸。
藥。牽。聯。環。及。四。週。林。屋。得。曰。此。網。設。黑。恩。萬。不。能。逃。然。未。入。洞。時。
黑。恩。忽。至。言。曰。爾。二。人。在。此。何。作。吾。不。令。汝。二。人。守。美。伯。漪。耶。今。
美。伯。漪。又。安。在。毛。更。曰。二。人。潛。逃。吾。與。林。屋。得。均。出。而。追。之。乃。不。
之。及。黑。恩。曰。二。人。潛。逃。則。兩。狗。之。性。命。決。無。幸。處。毛。更。曰。吾。未。賣。
放。美。伯。漪。乘。吾。倦。睡。自。出。挾。倭。爾。忒。同。遁。且。向。馬。圈。盜。馬。絕。湖。而。
去。黑。恩。曰。汝。二。人。終。有。罪。且。逃。在。何。時。二。人。同。聲。曰。近。兩。旬。鐘。矣。
黑。恩。曰。汝。先。歸。山。洞。候。我。果。我。不。得。美。伯。漪。者。汝。當。留。意。鬼。行。後。
毛。更。曰。想。汝。歸。時。有。意。料。不。到。事。也。林。屋。得。吾。意。不。如。先。炸。此。洞。

卽死無懃。林屋得曰。待其歸時爲計。非晚。今但有一句鐘。消停耳。爾我當分守一處。吾在此間。毛更曰。吾藏大樹腔中。孰見黑恩者。卽發火。林屋得曰。善。今先至洞中。詳審藥線。以待黑恩之歸。

第七節

十旬鐘時。西爾雷雷止蠻保羅。及五六善射之人。自堡中出行。未及遠。有二騎追及。第一騎謂西爾雷曰。諸君聽之。吾院中連日見鬼。甚欲覓取鬼之蹤跡。故願隨諸君騎隊而行。西爾雷曰。吾友吾輩及湖而止。不復前進。何從探鬼之窟宅。第二騎曰。吾所行之路。正與君同。果能見許。不妨從隊前趣。且問諸君。是否往覓黑恩。西爾雷怒曰。吾友何爲問此。第二騎曰。果諸君覓取黑恩者。甚願同行。以吾友魁習朋。正爲此而來。蓋吾輩與鬼有仇。須借諸君一助。

第一騎曰。代甲勿與此班少年同行。爾我連騎自行可也。代甲曰。但諸少年勿怒我可也。果不見容。吾卽自行。西爾雷曰。先生聽之。吾輩此行。果覓黑恩。卽思乘間擒之。今二君旣允從我。幸甚。然須聽我指揮。不能反客爲主。代甲曰。魁習朋。少年所言。或可許乎。魁習朋曰。可。代甲曰。議已定矣。敢問將於何處覓鬼。西爾雷曰。湖上有團焦。先有一人守候於彼。代甲曰。爾趣林屋得草舍中耶。西爾雷曰。吾輩欲從鬼窟中奪出美伯漪。代甲曰。吾意此事大不易了。此時兩騎先行。彼此耳語。雷止蠻。則甚疑。此二人亦與西爾雷附耳。令離此二人。然此二騎聞爲救護。美伯漪則留戀不去。堅請同行。及行至林間。聞有呼救之聲。羣騎卽立止。隱隱見林間有兩人。一爲倭爾忒。一爲美伯漪。而美伯漪已暈於倭爾忒臂上。西爾雷

見倭爾忒。卽下馬問狀。倭爾忒曰。此事太長。不能備述。但總括其言。曰。吾從鬼中奪出美伯濶。且二人同騎。絕湖而渡。此女竟不省人事。今在此林間。鬼力不及。思欲以法救醒其人。正於此時。馬忽奔越。不知所向。少須美伯濶。少醒。然憊極。吾思以林葉厚疊。令其偃息。然受驚過甚。累暈不醒。瀕危候矣。果能以昇牀引之。或可冀其得生。此時代甲亦下馬。推去西爾雷。執美伯濶之手。言曰。傷哉。此女。吾不料在此與爾相見。西爾雷曰。然則足下識此女矣。代甲曰。然。倭爾忒曰。此爲何人。西爾雷曰。吾不之識。道中相逢者。代甲曰。倭爾忒。爵士必能識我。唯此非閒話之時。宜先救此女。再覓黑恩。此時四弓丁編樹枝爲昇牀。昇之入堡。倭爾忒借得一馬。隨昇牀而行。而西爾雷諸人。仍同代甲二騎。前趣林間。覓鬼。倭爾忒行。

至山坡有人跨黑馬衝冒而來則黑恩也衆大呼噪爭起撲之而
倭爾忒則奪取美伯漪之尸同坐馬上四弓丁走及奔馬力追黑
恩轉入捷徑忽見火光四射地震如霹靂林間火燄燭天此鬼不
敢冒進立馬觀火見四弓丁追至則繞火所而行然西爾雷諸騎
亦旋繞而至迸力拉鬼鬼乃躍入火中而諸人之騎近火而卻倭
爾忒力鞭其馬馬騰起倭爾忒仍堅抱美伯漪同墮於地鬼入火
圈中迴頭顧諸騎而笑忽聞有異聲呼救自山洞中出則毛更也
鬼顧毛更不之救直趣火中久之不見而毛更尙大呼欲自樹底
登樹大聲呼援衆不能前毛更爲火所燻墜於火中而死衆聚火
光中相視代甲乃爲皇帝其一騎則色佛克也皇帝曰黑恩果爲
生人則決焚死果爲厲鬼火且不爇尙有何物足以取之此時天

已遲明。皇帝歸堡。西爾雷諸人仍至林屋得團焦之內。行經湖邊。見一老人健步趨倭爾忒馬前。向美伯漪之尸長跪而哭。倭爾忒置尸於地。言曰。彼死久矣。復三親額曰。吾失此玉人矣。林屋得曰。傷哉美伯漪也。爵士幸葬此尸。吾百事皆已。一無所望。卽瞑身入水而沈。

第五章

第一節

七年以後爲一千五百三十六年。爲聖喬治生日。皇帝復大宴於堡中。此七年中。倭爾忒落魄不堪。於一千五百三十年十一日二十六日。死於賴爾司教堂之中。至於凱得琳。則薨於一千五百三十六年。此時寶梨瑩正位中宮。凱得琳則移宮於領葆登堡中。

屏迹不出。此一年中知大命已近。卽以書上皇帝。欲與公主晤面爲別。皇帝不許。薨之一日。復以書上皇帝。皇帝得書。思其平日之賢。卽獨至臥室中。啜泣不止。凱得琳逝日。皇帝令行大喪之禮。皇帝亦持服。而寶梨瑩已生女。名伊里沙白。然仍恨凱得琳不已。一聞死耗。則大悅。令其侍者人人盛服。以示復仇之意。然寶梨瑩之蹇運。亦卽肇於是。此時西爾雷已遊歷各國。與人比武咸勝。因大有名於時。歸時衆爭目爲勇士。衆爭悅其爲人。卽皇帝與寶梨瑩。亦加獎譽。然仍不以紫羅予西爾雷。且不聽其入宮。已而紫羅致書於西爾雷。言舊日誓言。仍不忘懷。且矢終身不嫁。西爾雷悲極。興致全消。竟不如前之英偉。寶梨瑩哀之。則以阿司保得伯爵之女妻之。於一千五百三十五年成禮。而雷止蠻。則於前數年娶馬。

利亞矣。然寶梨瑩於凱得琳垂死之前一年見皇帝恩眷日薄一日。幾於落落不相聯絡。後此知皇帝與侍兒西摩有苟合之事。西摩者卽西摩爵士之女。碩而且美。寶梨瑩防皇帝嗔怒。不敢逐之出宮。一日寶梨瑩挾諸宮眷。觀畫於畫室中。於鏡中見西摩竊觀一照片。寶梨瑩駭問。西摩大驚曰。此吾父之影也。寶梨瑩奪而視之。曰。此若父耶。此爲皇帝御容。汝可質言。是否爲陛下所賜。西摩曰。此語臣妾不能奉答。寶梨瑩大怒曰。吾安能使一宮人無禮於吾前。西摩曰。臣妾初無此心。必窮詰不已。此影果爲陛下所賜。然皇后亦嘗以照片賜腦勒司爵士。后面如死灰。久乃言曰。吾以照片賜爵士。以爵士爲我。曾効死力。西摩曰。臣妾見爵士得相片。立與親吻爲禮。近裹皇帝之所以賜此。亦以臣妾曾出死力耳。后曰。

汝立何功。西摩曰。臣妾苟一宣言。卽洩陛下之祕密。請恕抗旨之罪。果東朝必欲尋究者。可面陳之。陛下后强笑曰。汝守祕密忠也。果皇帝之賜爾。照片及我之賜爵士均光明磊落。亦復何害。今且勿問此事。願爾在陛下前少爲留意。果有人言。則吾亦不能不執法逐汝。西摩曰。謹遵懿旨。然貌至不屑。后無如何也。后私語曰。豈凱得琳之鬼託此女復仇耶。然吾心頗以爲慄。且西摩旣已疑我。吾不能不令腦勒司少加檢攝。正恐腦勒司愛我情重。不能忍俊。則吾事敗矣。后此時雖極恐懼。然尙望皇帝之迴心。乃不知與腦勒司私幸之迹。已爲宮中所覺。一無可掩之處。且腦勒司之爲人。火色藍睛。體極健碩。武藝復精。堂堂一武健之人。情既有鍾。竟百無所懼。至於皇帝能否知覺。則不可知。且寵禮腦勒司。若一無所。

覺者此敍聖喬治生日日。皇帝至堡前之七年中情形也。

第二節

於聖喬治生日之明日。皇帝卽堡中大置酒。皇后臨窗而坐。宮中人爭奇服過窗下。隱約中似皇帝亦雜稠人之中而行。及黃昏時有人加面具前而爲禮稱曰東朝萬歲。皇后曰腦勒司汝耶。對曰然。臣於日中長望玉顏至黃昏中始敢至此。后曰腦勒司不宜冒昧來前。防多口者洩之。皇帝從今以後不宜在人叢中吐此情話。腦勒司曰果東朝不許者吾將發狂病。東朝昔扶我升至九霄。今若不許吾言直無異擠墜地獄。后曰吾初未引爾升高亦未擠爾下墜爾忠事寡人了了知之此外無贅語矣。至於吾之愛情全寄陛下。於汝但許爾忠誠耳。腦勒司曰東朝固有愛情而陛下初不

之覺。正於此時。而皇帝方與西摩。絮絮作情語耳。后曰。果有是事耶。爾爲我探之後。將加恩於爾。腦勒司爲禮而行。且曰。行卽以鐵證奉白。行後遂入跳舞場中。忽見有人拊其背。迴視見一高大之牧師。以物蒙口。張其兇獰。二目相視。言曰。爵士此來。殆欲覓得皇帝無情之證據耶。此亦易辦。且隨吾行。腦勒司曰。爾爲何人。牧師曰。汝可勿問。吾亦會中之一人。宮廷祕事。吾一一知之。吾旣不能得爾真際。爾亦不能叩我來踪。腦勒司曰。欲探皇帝鍾情之人。與我無涉。然皇后必欲知之。牧師曰。汝但能引皇后至此。即可得皇帝別眷一人之確據。腦勒司曰。吾今聽爾之言。隨爾一行。牧師曰。吾在此奉候。腦勒司卽如言往。憇皇后。皇后應聲而來。牧師爲導。指一祕室。皇后如其所指。至祕室中。見皇帝方擁西摩同坐一榻。

皇帝方親去西摩之面。冕而皇。后怒不可遏。西摩此時謂皇帝曰。
陛下何必露我朝霞之頰。皇帝曰。情人吾欲辨爾果否之爲西摩。
然爾之不肯容吾揭冕而觀。或防人言之議。我腦勒司拊耳曰。聽
之乎。皇后無言。痛掣腦勒司之手。又聞西摩曰。陛下幸勿調詆。皇
帝曰。否。吾眼中初未見美麗如爾者。亦並無他人足以搖動余心。
恨不能立時得汝耳。西摩曰。臣妾聞言滋痛然非身主中宮則萬
萬不能爲。陛下所得皇帝曰。情人汝之口吻似寶梨瑩同事一
師同畢業於一校者。西摩曰。何也。帝曰。汝之所言一似寶梨瑩之
所言。言入吾耳。吾卽與凱得琳離婚矣。西摩曰。皇后既有此言。胡
不卽以凱得琳之故事待之。皇后聞言不期微語曰。公道也。又聞
西摩曰。吾果有膽者。尙有一言。帝曰。情人汝恣言之。西摩曰。皇后。

近來不愛陛下。且別愛一人。此時皇后排門入曰。賤婢汝敢欺嫚。聖躬謀篡吾位。行其興訛造謠之謀。幸吾運命佳。斗然至此。止汝奸謀。即謂皇帝曰。陛下忍聽此賤婢之言。陷我乎。皇帝曰。吾二人在此演一雅劇。均非誠語。何復介介。后曰。幸吾適當其時。至此能自救。其死如此。讒人吾立。卽逐之出宮。西摩曰。此語宜出。凱得琳之口。吻方爲光明正大。且故后忠貞初無外遇。后曰。吾安有不貞之事。若以大不敬論汝。立時卽斧鑽之下。果陛下尙有憐我之心。當立時遂去。西摩皇帝曰。西摩無罪。罪實在我。后曰。陛下忍西摩誣我。恕不加刑耶。皇帝正色曰。汝且少定其心。此事吾不追究可也。汝若不悅吾二人。在此習劇。汝卽自歸。勿視可也。至於我者。卽將引西摩至於舞場之中。西摩行近皇后。微語曰。東朝果無聊。

賴可覓。取腦勒司破其岑寂。皇后如被雷劈。幾欲暈仆於地耳中。尙隱隱聞皇帝及西摩笑聲。同赴舞場矣。正於此時。忽有人近耳。言曰。凱得琳之復仇爲期近矣。皇后引首視之。則一高碩之牧師。言已。自去。

第三節

皇后罷極。卽坐於西摩所坐之處。移時精神少定。而腦勒司已來。言曰。以東朝之美麗。皇帝初不屬目。均著意於西摩矣。后切齒曰。吾恨未能逐去西摩。腦勒司曰。西摩卽逐。尙有替人。皇帝自喜。新厭。故恆以新寵爲傾城。后曰。此原畔臣之語。然亦誠語。腦勒司曰。陛下旣不屬心東朝。何爲仍癡戀不已。今尙有人願百死以博東朝之愛。后曰。天下男子匪不如皇帝之心。視女子爲玩物。厭卽棄。

擲。腦勒司曰。東朝視男子過輕。吾能爲皇帝。當終始如一。永永不變。其心。后曰。皇帝前此亦曾爲此言。此特男子求歡普通之語。吾聞之稔矣。腦勒司曰。東朝誤矣。吾心如鐵。吾情如海。后曰。汝敢爲是言。恐將不保。首領腦勒司曰。寧失頭顱。不變情懷。后曰。爾浪子行爲。不惟爾身自危。卽我亦凜凜。果爲西摩所見。則彼此均無幸。腦勒司曰。果有其事。願棄官而行。后曰。吾本不欲逐汝。皇帝果不吾愛。吾又安忍逐爾。腦勒司大悅。曰。皇后固與我有情矣。后泫然曰。汝狂蕩無檢。不唯自害。亦將波及於我。我固愛爾。幸爾勿過於張皇。腦勒司曰。此言一出。似天下之至樂。無如我且欲陵駕乘輿。以上。后曰。腦勒司汝當趣赴舞場。遲則疑謗起矣。腦勒司跪而親皇后之手。皇后驚曰。有人至矣。腦勒司起視。則牧師也。力追之轉。

出舞場之後爲腦勒司所及牧師曰僕士何事腦勒司拔劍曰吾祕事爲汝所知當矢誓不言否則吾將索爾之命牧師笑曰汝旣自知則命在吾手今爾旣欲吾命聽爾所爲語時牧師亦出劍相抵一觸而腦勒司之劍已落於地牧師曰爾命已落吾手吾今呼崗兵告以所見則吾事了爾命亦了腦勒司曰願爾以劍立洞吾心牧師曰爾但有一法則吾始不洩爾祕腦勒司曰爾恣言之吾果遂所欲卽鬻我靈魂無惜也牧師曰今先問爾識我爲何人腦勒司曰汝果爲生人者萬無如此神力牧師笑曰然吾歷敵諸人恒無一足爲吾匹汝今隨我入林間再定約章腦勒司曰吾不能舍此堡門而去或且汝隨我入吾祕室一言此時遂引牧師入室作數語後復入舞場而顏色頓異卽往面皇后后曰汝殺此牧師

乎。腦勒司曰。吾欲其嚴守祕密所喪失者。乃非言所詳。后曰。此何語也。腦勒司曰。今吾舍其靈魂爲皇后耳。牧師非他。卽黑恩也。

第四節

皇帝旣傾心西摩而宮中之人亦匪不承迎然亦未念其後來之能正位中宮也。然皇帝自是日起恆與腦霍克及色佛克如有密商之事。皇后亦於是日起怏怏不平。如凱得琳當日之情況知以婉言動皇帝一無所濟。一日羅資保德子爵臨視其女后曰阿翁似挾愁容。子爵曰。然吾甚欲出示其款曲以告汝。后曰。想陛下不久。即不悅新人而仍暱我。子爵曰。新人未冊恐舊人不留矣。吾觀西摩貌似溫柔而心極險詐且其志不小必奪爾中宮之位始止。后曰。皇帝安能與我離婚。冊此賤婢。子爵曰。前此凱得琳亦復如

是設想後卒如何。吾策皇帝之意已別有屬爾之位分。危哉。后曰。阿翁謂吾性命如何。子爵曰。彼人之力執爾短亦不爲無據。果罪狀昭著。下此正未可知。后曰。吾有何過。子爵曰。此言吾所樂聞。然已有人啓皇帝爲第二次廢后之謀。皇帝曰。否。前此有誓。一與此。人離婚。非殺決不可也。后曰。前此皇帝許凱得琳。果有是言。子爵曰。斬首之約。吾不之知。然離婚之謀。固有人力主之。汝果無罪。亦復無懼。后曰。吾亦知之。然皇帝之心如鐵。卽無罪亦正難必其不廢。子爵曰。無罪卽自衛之符。可以高枕無憂。後此當加以戒慎。則上帝佑爾。得無事矣。子爵旣行。皇后大哭。哭後腦勒司至。后曰。腦勒司汝至此欲陷我於死耶。腦勒司曰。臣之至此。初無人知來時。有人引入。人無見者。后曰。其黑恩乎。曰。然后曰。吾望爾勿與鬼親。

親鬼不惟害我亦以自害。腦勒司曰。欲自懺悔爲勢已晚。吾惟愛爾。故自舍其靈魂與鬼交易。后曰。爾卽自鬻於鬼。能以力衛我耶。以理言之。萬無其事。適有人告我。皇帝將與我離婚。冊立西摩爲后。腦勒司曰。不寧。唯是皇帝。且決計殺爾。后曰。陛下謀無不遂。吾心慄動極矣。腦勒司曰。胡不與我同逃。后曰。吾安肯甘心讓中宮之貴與西摩也。雖知其危。然無法救止。但不能自甘退讓耳。腦勒司曰。然則后之愛我不如我之愛后。果吾易地以觀。直視天位。同諸敵屣。后曰。爾身非皇帝。故輕出是言。若我者。正位宮中久矣。非萬不得已。萬不舍之而去。腦勒司曰。戀此中宮首領。卽不自保。皇帝縱慾而無情。殺人非所計也。后曰。知之。吾願以皇帝之名。枉死不願舍皇后之位。潛逃當時嫁此暴君。亦未嘗不思及今日。腦勒

司未及答。而黑恩已入。曰皇帝至矣。腦勒司曰。吾尙有一言。即永訣之言。但問今日能與我同逃乎。后曰否。黑恩曰。趣行。遲且無及。遂掣腦勒司之手。而出。出後。皇帝入。曰。吾此來告汝。五月一號。爲在堡中比武。爾弟及我。力抵衆人。爾爲我頒賞可也。后曰。胡不令西摩而命我。皇帝曰。西摩亦臨觀。后曰。請陛下少坐以久。不親天顏。矣。帝曰。吾方在百忙之中。究之汝有何言。后曰。陛下於我過於寡情。不記前此曾有誓言乎。皇帝曰。憶之。但不能自筭其心。卽汝亦然。后曰。臣心如鐵。唯見陛下留戀西摩。心甚難憇。然仍屬陛下。未敢少變其節。帝曰。汝言良然。唯細察爾心。又似不爾。后曰。冤哉。帝曰。吾初不信。乃有人告我。汝已別屬一人。后曰。讒者可殺。須知吾之引嫌。較常女爲慎。帝曰。吾亦未見尋常之女。能如汝貌爲貞。

潔者。后曰。然則陛下不信我矣。帝曰。汝當憶及當日與凱得琳所定之約。吾不意拔汝於微賤之中。廢我故后恩重而酬輕。此滋令人寒心。幾不能信有其事。后曰。此語誠不足信。帝曰。吾留此久矣。汝必逼我吐其衷曲。故不憚爲爾言之。唯尚無實迹可據。漸置勿議。語後自出。后且疑且慄。不知所爲。

第五節

五月五日爲絕大之關係。幸天氣尙佳。侵晨宮中宮外咸起而備比武之事。皇帝御座之外立一彩棚。備皇后與宮眷頒賞。比武之場既拓。色佛克公爵爲監場之人。先以馬四週巡閱。遂登臺而觀。時至場外人滿。保羅潘林登及廚中司賬之克庇爾咸在。克庇爾曰。今日皇帝必奮其神威。與人較力。得美人之歡心。保羅曰。所謂

美人皇后乎。克比爾曰。否。吾言未來之皇后。西摩也。保羅曰。然則復有離婚之事矣。克比爾曰。以吾度之。此次比武爲寶梨瑩皇后最末次之經眼。保羅曰。汝何據而言。克比爾曰。但觀此武場未畢時。吾言驗否。保羅曰。汝幸勿言。彼間有高大之牧師。張眼視我。或我言爲彼所聞。一發覺時爲禍匪小。克比爾曰。縱其竊聽。吾言決非謬誤。方司賬言時。其音甚低。然此牧師黑鬚怒張。黑睛中時露凶光。凜凜可畏。司賬方視牧師時。牧師亦就微語曰。汝勿妄言。幸自保其首領語後。入人叢而去。潘林登曰。此牧師爲誰。克比爾曰。吾未之見。然至可疑駭已。而角聲動。皇后協宮眷出。乃其美過西摩。遠甚。西摩則衣豔服立后之旁。如有所思。后旣歸座。羅資保德小子爵。腦勒司西爾雷厄西司。先出爲禮於皇后之前。腦勒司垂。

首。及。其。馬。鬚。之。上。爲。狀。至。恭。行。禮。後。四。騎。復。出。第。一。騎。爲。皇。帝。一。
爲。多。西。侯。爵。一。爲。倭。爾。忒。爵。士。一。爲。克。刺。佛。子。爵。四。騎。亦。與。皇。后。
爲。禮。然。帝。之。面。則。嚮。西。摩。而。不。嚮。皇。后。行。禮。後。退。入。場。中。皇。帝。先。
與。羅。資。保。德。小。子。爵。較。藝。色。佛。克。公。爵。發。令。二。騎。遂。合。皇。帝。勝。已。
而。腦。勒。司。與。多。西。較。腦。勒。司。大。勝。四。圍。鼓。掌。皇。后。亦。喜。動。顏。色。皇。
帝。謂。腦。勒。司。曰。汝。藝。良。可。與。寡。人。一。試。於。是。二。騎。各。退。而。高。大。之。
牧。師。謂。腦。勒。司。曰。汝。臨。敵。時。以。槊。向。皇。帝。冠。上。直。刺。可。以。得。勝。腦。
勒。司。如。言。以。鎗。刺。皇。帝。之。冠。馬。驚。而。立。退。皇。帝。幾。隕。於。馬。下。腦。勒。
司。遂。勝。然。衆。不。敢。鼓。掌。以。重。皇。帝。之。羞。腦。勒。司。至。皇。后。看。臺。之。下。
爲。禮。皇。后。驟。笑。以。繡。花。之。羅。巾。賜。之。腦。勒。司。下。騎。拾。巾。以。目。視。皇。
后。作。狎。暱。狀。正。於。此。時。皇。帝。正。立。西。摩。之。次。忽。見。一。高。大。之。牧。師。

謂皇帝曰。陛下試觀腦勒司作何狀也。皇帝下視腦勒司受羅巾時。以口親之。此羅巾卽皇帝當日賜寶梨瑩爲定情之物。又見腦勒司仰謂皇后曰。臣所遇敵無加臣之上者。今此繡巾。卽爲臣之獎品乎。后笑而點首。腦勒司曰。此繡巾爲一生榮寵之物。語後納巾於懷。牧師復謂帝曰。陛下曾親見此狀乎。皇帝大怒曰。此巾爲吾當日定情之物。今乃以予人。吾怒不可復遏矣。卽以馬近色佛克曰。立罷舞場。色佛克曰。何也。彼西爾雷方與倭爾忒將勁接矣。帝大呼曰。止。卽迴馬謂諸人曰。舞場已罷。衆且散歸。衆大驚。色佛克下臺。近皇帝問狀。皇帝附耳與作數言。卽呼西爾雷諸人出舞場。馬經皇后臺下。皇后曰。此舉詎我有罪干陛下之怒乎。皇帝不答。趣馬出堡。衆皆大驚。皇后亦暈於臺上。腦勒司自人羣中直至

臺下皇后張目已見腦勒司其初尙表愛情已而變色此時色佛
克及保企阿至請皇后入室曰此時皇后已成罪人矣后曰吾有
何罪色佛克曰后於陛下有離心離德之罪后曰無之色佛克曰
待面帝時請后自行辯護因謂腦勒司曰汝亦有罪后曰吾事敗
矣腦勒司曰請東朝勿訝色佛克讐言也吾願以死明東朝之無
罪色佛克曰爵士唯不自慎所以至此悲哉腦勒司曰吾罪應誅
然皇后無罪后曰色佛克汝不聞腦勒司之言乎請記此言向陛
下明我之無辜色佛克曰必以此言陳奏陛下決以大公之心理
此獄后微笑曰於亨利第八手中希望公道耶腦勒司長跪曰此
事均臣無狀致有此失請東朝諒我之心后曰此焉能怪爾均吾
之自取其掊擊我者實墳墓中已死之皇后色佛克謂保企阿曰

汝引腦勒司至守衛所。再由守衛所轉入詔獄。后曰。腦勒司此爲永訣。想地上再無相見之期。刻報仇之手已伸。於吾前吾不能復活矣。然吾所受之罰。想西摩後此之所遭者亦必如我。西摩旣奪吾位。後此亦將爲人所掩。色佛克曰。署人之言。可以止矣。腦勒司曰。幸東朝勿自悲慨。使仇家見而意得。臣意不如寧靜自辯。或有昭雪之日。后曰。吾尙宣布西摩之罪。及皇帝之無道。果事此無情之人。後此流血之禍。將與吾等。后悲不自勝。色佛克卽麾左右。扶皇后入室。同時保企阿亦擒取腦勒司入守衛所。

第六節

皇后在室。厥狀如狂。言語無次。侍者均怖。黃昏時。后神志略定。欲獨居不留侍者。衆如言盡出。后長跪於地懺悔。願於生時受諸苦。

況。俾靈魂得以上升。且云平日罪重。今茲之罰。適如其分。匪敢怨也。嗟夫。凱得林爾。當恕我。我實爲英國中一無告之女子。爾前此負咎良深。乃不知吾今日心中之杌陧。乃甚。爾生時。百倍吾甚。願不經前日皇帝之甘言。致我生心與爾爲難。顧爲悔已晚。今但願以我今日之罪淚。及死時之頸血。洗我一切罪惡。得上帝之赦書。禱告可一句鐘。而色佛克至。曰。明日遲明。吾奉東朝至倫敦堡中。待皇帝恩旨。后曰。帝旨焉敢抗。然吾終不承其罪。且陛下恩重。吾雖未報。然愛情忠悃。一無所減。雖有嫉妬之心。亦屬愚誠所發。非有他也。色佛克曰。吾請以東朝之言轉奏。帝言。此次不唯有疑。而亦有據。東朝之罪。無可逃也。后曰。何人告發。告發者又屬何言色。佛克曰。有言將謀害陛下。且與人私通。待對簿時。自有人證。吾言

已盡。請辭而行。后曰。吾於未至堡以前。能否一面陛下。對曰。乘輿已行。不能於今夕朝覲。后曰。汝得勿愚我。在理吾應面帝自辯。色佛克曰。皇帝已入漢登之宮。后曰。請爾以兵護我。至宮果不克。面帝。仍歸此間不可耶。色佛克曰。卽如后言。陛下亦斥不之見。后跽曰。色佛克當吾在位時。恆稱道爾美於御前。今茲乞念我。爲我轉奏。得一面皇帝。死亦甘心。吾敢謂一面皇帝足以挽回皇帝之心。不至處我以極刑。色佛克不可。曰。吾若如后言。則首領亦不自保。后起曰。汝較陛下尤屬寡恩。今爾如是。陛下可知天下安有公道。吾明日決隨爾赴倫敦。色佛克曰。明日一句鐘時。已纓船以待。后曰。水行耶。色佛克曰。此爲聖旨。后曰。吾敬謹待命。色佛克退。后徘徊室中。引頸待戮矣。忽爾仰首。見一高碩之人。突至其前。后一見。

識爲黑恩。不期大呼。黑恩曰。勿爾。吾此來救爾。來也。后不期作歡。悅之聲。鬼曰。勿聲。唯我尙有約。后曰。此約果有礙。吾靈魂者似不克。從黑恩曰。不如約悔亦無及。蓋一至倫敦。吾卽不能爲力。以吾之力。僅能行之堡中也。后曰。汝能引我至漢登宮中面皇帝乎。黑恩曰。此何用。之有。今但有遁之一法。卽腦勒司。吾亦能拔而出之。同居吾窟宅之中。后曰。吾苟從爾。不更卽於危地耶。今只有保我。靈魂爲上。著果從爾約。則並靈魂亦不吾屬。黑恩曰。此不必計。后曰。吾安能信爾。且吾前此受人之誘。所以至此。黑恩曰。汝今尙望自保。並望以愛情上迴帝怒乎。如此虛望。何益於爾。且爾一去此間。至倫敦時。上斷頭臺矣。后曰。此屬吾命。萬難如爾之言。黑恩曰。腦勒司曾語我。汝初不甚愛其人。后曰。然則腦勒司誤矣。吾心實

屬其人。今果從爾言。嫁腦勒司。不過數年之歡娛。已永墜地獄。而不可救。黑恩引其臂曰。汝卽不欲。吾亦必救爾。爾胡不從吾來。后曰。吾決不行。卽長跪曰。慈悲之天父。幸從鬼手中脫我之靈魂。黒恩怒曰。聽汝所爲。此時后之侍者。聞聲奔入。見后已僵臥於地。不省人矣。

第七節

是晚有人騎黑馬自東來。而來止於林際。及夜午時。復有人馳馬。亦至林際而止。後騎曰。色佛克。汝如言斡旋吾事。平色佛克曰。陛下聽之。寶梨瑩於明日一句鐘。入倫敦堡中矣。帝曰。更一句鐘。汝卽行事。水路少行。吾深防半道有人劫取皇后。色佛克曰。如旨。臣視寶梨瑩。神思昏亂。哀臣欲面陛下。臣力拒之。謂皇帝已不在此。

卽在亦不願見。帝曰。然吾恨其人深矣。初非恐其吐哀音以動我。但其爲人。狙詐極矣。卻不與面聽其呼籲。不應可也。汝謂宮中人。謂此舉如何。色佛克啓曰。衆謂陛下此舉過於谿刻。衆謂皇帝之督過寶梨瑩者。娶西摩耳。帝曰。彼輩敢吐是言。吾必以法止之。後此果有人言此者。汝但告以寶梨瑩與腦勒司有染。即足以發其私。吾今且斂其疑。取得確據。再行宣布罪狀。且吾之疑寶梨瑩。前數禮拜已得其端兆。今日乃爲吾得其確證。乃爲此無恥之事。汝告其人。吾必斬其首。並視其女不爲己出。始足洩吾之忿。掩吾之羞。色佛克曰。陛下尙有何命。臣亦曾見腦勒司於獄中。皇帝曰。汝卽移腦勒司於倫敦獄。卽羅資保德亦與同移。色佛克曰。羅資保德已行矣。臣今尙隨陛下行乎。皇帝曰。吾侍衛人已候於橋次。吾

弟須留意諸囚。唯寶梨瑩下獄後。吾心始釋。語後皇帝勒馬向橋而去。而色佛克仍入堡。皇帝行未數武。見黑恩驟馬而至。皇帝曰。厲鬼見我何事。黑恩曰。皇帝今又犯大罪矣。吾不宿言乎。皇帝每犯一罪。吾必至皇帝之前。皇帝曰。吾行公道。非犯罪也。寶梨瑩之死。誠當於律。於我何尤。黑恩曰。皇帝欺我不易。我非色佛克也。吾早深洞皇帝之心。曲皇帝不得寶梨瑩之鐵證。心亦知其無罪。顧以西摩之故。力陷之死。此暴君閹無天日之所爲。當寶梨瑩就刑之時。即汝犯天譴之日。吾尙來相見。言已長笑而去。

第八節

五月十六號在懷爾忒堡。審判寶梨瑩。承審之官爲腦霍克。其餘陪審者二十六員。均勳爵大臣。寶梨瑩極力自辯。承審官不之聽。

去其皇后之冕。定死罪二。一爲燒殺。一爲斷頭。請皇帝自定。讞定後。明日引寶梨瑩至蘭白司總主教處。宣布寶梨瑩與皇帝離婚事。皇帝遂定寶梨瑩以斷頭之法。正法之期。爲五月十九日午正。以色列佛克監斬。寶梨瑩臨刑時。各堡皆縱巨礮。必令其聲響。達於武英佐之堡中。皇帝卽於是日幸武英佐堡。方寶梨瑩下獄時。皇帝卽與西摩定婚。西摩卽歸其父家。備二十日大婚成禮。皇帝於十八號蒞堡。發令明晨大獵。卽歸寢。至晚。中皇帝矯裝爲騎士。至邦登司處微行。旣至。見保羅潘林登及御廚司賬之人聚飲。邦登司曰。天下繁華之局。直同一夢。前聖喬治生日。得如花似玉之皇后。同皇帝蒞堡。見者幾不知。後此之豔福如何。迨至今日。臨斷頭臺上矣。保羅曰。彼敢面嫚皇帝。厥罪宜死。卽如吾妻者。果亦如是。

吾亦必斷其頭。潘林登曰。汝言良然。唯殺妻事。皇帝方有此權。平民又焉能有。司賬曰。吾不解皇帝何以心悅西摩。西摩之貌固不如寶梨瑩也。保羅曰。西摩有似水之眼波而軀幹之直如矢。忽見皇帝在側。已改裝初不相識。卽問曰。酒客之意以爲如何。皇帝曰。西摩雖未甚美。然尙可人。保羅曰。以比之可憐之皇后又何如。皇帝曰。吾意謂西摩較寶梨瑩爲佳。然特一偏之論不必中肯。司賬曰。酒客非偏。其吐屬甚似皇帝。西摩固美。卽寶梨瑩亦美。不知後此尙有幾許美人。踵登中宮者。然皇帝甚有模楷。能使人間不賢之婦不能久據中饋。吾亦曾娶一妻。行將學習休妻之行爲。從何入手。保羅曰。吾輩當爲皇帝伸賀。後此欲得多少美人。一一當隨其願。亦謂皇帝曰。酒客亦肯同我爲皇帝祝乎。皇帝曰。可。唯此次

得西摩。皇帝之意遂矣。或不更娶他美。司賬曰。然吾思不久。西摩亦將失寵如寶梨瑩。皇帝怒曰。汝敢爲無君之言。司賤失色曰。吾未嘗吐大不敬之言。心願皇帝遂意而已。皇帝旣欲易后。吾祝其處處遂意。此亦吾愛君之誠。皇帝笑曰。此言尙近乎理。忽見有高碩之人。冒入曰。請諸君飲此巨觥。爲明日殺人之人。祝福刀快而功成。皇帝曰。汝輩趣取此賊。此人卽黑恩之鬼。黑恩曰。我笑陛下好爲冒失之舉。動明日再見未晚。卽從窗間越出。俄頃不見。此時衆始知爲皇帝。皇帝卽以手摩保羅之頰。立起外出。明日侵晨。皇帝怏怏騎馬行獵而去。而從騎亦懊喪無歡意。旣至林間。見鹿。皇帝麾從騎追之。皇帝策馬登山。令從騎於一句鐘後登山面我。從騎知狀。然仍逐鹿而去。垂及十二句鐘時。皇帝登山之高處。立於

樹下。心中頗忐忑。引目視倫敦諸堡。然無所見。時太陽之上。有黑雲如席。蔽日無光。皇帝眼中。鬚髮如見寶梨瑩。受刑之狀。卽自言曰。吾果見寶梨瑩。自禮拜堂出。以美人受戮。衆見而皆憐之。想彼必痛哭。與侍者辭別。徐徐行及斷頭臺上矣。吾敢決其與我祝福去其外衣。引頸受戮矣。且跪而禱。告禱後起立。想其態度。必尙寧靜。引首於機上。刀鋒下矣。忽聞礮聲四起。想寶梨瑩頭斷矣。正於此時。黑恩已騎黑馬而至。御馬立卻。黑恩大叫曰。此礮聲卽寶梨瑩畢。命之時汝殺人之願已遂。可以更娶美人。汝胡不歸挈西摩。與之同蒞武英佐堡。如寶梨瑩當日也。

共學社文學叢書▲

▼海上夫人

商務印書館發行
楊熙初◎譯

Date Due

文豪易卜生君所

父子嫁一老醫

婚姻之意味

病之由來凡婚姻是

何種生活結婚須憑何種意
志由何人擔負責任皆於各

幕中暗示其正當之見解凡
新舊式結婚之流弊讀此可

悟補救之法

中華民國十年五月初版

(厲鬼犯蹕記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英國安司倭司

同譯者

吳閩縣

毛林

文

鍾紓

發行者

吳閩縣

毛林

文

鍾紓

印刷所

上海

棋盤街

中市

總發行所

上海

棋盤街

中市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長沙

杭州

開封

吉林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洋裝一冊

羅刹因果錄

定價三角

林琴南譯筆記小說

洋裝一冊

痕冰錄

定價二角

凡短篇小說八則。每則四五千言。
類皆含有哲理。著者托爾斯泰。俄
國偉人也。前此俄國風。皆托氏
造成之。故書名羅刹因果。華俄接
壤。托氏之世。去今未遠。洵吾人不
可不讀之書。

本書合短篇小說四則爲一本。原
本爲法國名著。譯文則林琴南先
生手筆也。凡名著敍一事。恆令讀
者如身入其境。所以可貴。多讀此
等小說。可以變化氣象。僅於字句
間求之。猶未盡文學之量也。